

新紅樓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6301B



丁炳生



序

吾友孽緣君。籍隸滇西。文學家。亦政治家。且具有哲學家之眼光者也。其生平僑寓京華。及遨遊羊城滬上。與夫大江南北。並兩湖安南西蜀諸處。足跡幾歷亞洲之半。凡耳聞目見。大都筆之於書。或發爲吟詠。或抒爲歌嘯。類皆音韻鏘鏘。形容盡致。洵足爲關懷時事者之所同鑒。茲著有新紅樓夢小說一部。綜其大概。原以留東男學生又蘆爲經。以本國畢業之女士萍姐。湘若爲緯。而又以京都中之名妓曼仙。與黃歇浦所之女伶賽文君。錯雜其中。舉凡世俗酌酢之棋。牌。詩。酒。醫。道。命理。諸端。無不應有盡有。情景畢真。惟其事實之燒點。大抵個人。家庭。社會之幻劇。竟至相與俯仰一世。放浪形骸。及其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故又蘆與萍姐。湘若。曼仙。輩。均以人才女。一世鳳鳴。鳳和。鳳舞。鳳從。都成眷屬。繼而中途危險。遭逢坎壈。興盡悲來。相率學避穀術以終。獨賽文君。則淫蕩性成。才不稱德。竟與小使走卒。攜手同行。飄然逸去。似覺享盡人間幸福。是



何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一至於此。是不特可爲近今炎涼世態之所龜鑑。而實可爲一般逸情風月者之箴銘也。書旣成。請付諸剞劂。以公同好。良以與個人社會國家有密切之關係云爾。是爲序。

洞庭小隱望月子譔於星沙旅次

序

近世閱小說者。多豔稱石頭記。蓋以其事實文章。粗細合宜。雅俗共賞。富有一種流麗雜端莊。婀娜含剛健之特質也。今吾友滇西孽緣君。著有新紅樓夢小說一部。其人物之風騷。情辭之俊逸。直堪與石頭記並駕齊驅。故名新紅樓夢。且又以留東畢業之男學生。與本國畢業之女學士。以及京都之名妓。歇浦之女伶。並社會上酬酢往來之詩酒棋牌。醫道命理諸項。嘈嘈切切。錯雜其間。其足以饜閱者之心胸。而擴張吾人之眼簾者。似覺超石頭記而上之。獨惜其由苦而甘。由甘而苦。輾轉變遷。曇花泡影。光怪陸離。奇異非常。竟至於雲散風流。天然淘汰。同歸於無何有之鄉。真有令人不可思議。黯然魂銷之處。君子於此。亦深嘆才子佳人之難以美滿完全也。其亦盈虛消長之理。有以使之然歟。名之曰新紅樓夢。其然乎。其不然乎。爰誌之。以待閱者之研究焉。

洞庭小隱望月子撰



新紅樓夢序



小言情

新紅樓夢全書目錄

上卷

- | | | |
|-----|----------|----------|
| 第一回 | 遊金山寺觸景傷懷 | 講楞嚴經徹頑迷性 |
| 第二回 | 異想天開隻身探險 | 途窮日暮冷眼觀棋 |
| 第三回 | 指迷津法海惡作劇 | 歸故里又蘆條銷魂 |
| 第四回 | 淚眼人淒向孤燈伴 | 傷心語驚教夜月寒 |
| 第五回 | 闖靈樞何公子多情 | 返魂香苦佳人薄命 |
| 第六回 | 女學生推情慰薄命 | 登徒子窺豔送寒衣 |
| 第七回 | 戒輕浮萍姐重結義 | 述履歷又蘆增汗顏 |
| 第八回 | 老學究演桑梓風雲 | 舊門生悲家庭塗炭 |
| 第九回 | 者番喪事真個艱難 | 偌大款貲虧他秘密 |
| 第十回 | 勤大事女學士哭靈 | 動悲哀老翰林出殯 |



- 第十一回 多愁多病留妹情殷 傾國傾城惹君沒趣
- 第十二回 憨萍姐試問蜂蝶罪 妙又蘆計得平生願
- 第十三回 透真情效明皇故事 處困境覓封侯前程
- 第十四回 鄭家橋紅顏拜慈母 元宵夜淚眼餞郎君
- 第十五回 三唱陽關驛亭分手 重征遠道逆旅留題
- 第十六回 噫堂堂政府出狐羣 吁赫赫偉人鑽狗洞
- 第十七回 狐臭氣醜氣脂粉氣 燕語聲嬌聲醋罈聲
- 第十八回 唱謔歌乍然逢知己 鬧花壽初次結美緣
- 第十九回 真好興頭升官發財 奈何晦氣接電失火
- 第二十回 白摺扇雅題風月句 雪濤箋勉和豔情詩
- 第二十一回 呈怪兆泣斷琵琶絃 赴鵲橋歡聯琴瑟韻
- 第二十二回 獻美計賺得優差事 遺翠花引迷羨豔心

第二十三回 惜騷財兒落花流水 恨沙叱利攬軟困紅

第二十四回 色大人趣談效煬帝 猷公子割愛贈文君

下卷

第二十五回 嫁妾嫁妹親上加親 疑妖疑奸暗中又暗

第二十六回 金函玉寫斷總長腸 烟花女毒遭軍人手

第二十七回 頤和園大鬧花燭會 重陽節欣開跳舞臺

第二十八回 好良宵步賞風月景 真彩輿乍入溫柔鄉

第二十九回 李戴張冠夫人海量 家雞野雉統領灰心

第三十回 病奄奄晦氣遇活劇 意揚揚狠心施妙計

第三十一回 又乖又巧曼仙受愚 糊裏糊塗萍姐言禍

第三十二回 通黨人萍姐指密信 談革命曼仙抱奇冤

第三十三回 開會審太太問夜堂 受嫌疑媽媽訴病狀

第三十四回 是鳥胡爲鳴此哀乎 亦天之將喪斯人也

第三十五回 咄咄怪事大抄花園 哀哀亡人焉得證據

第三十六回 午天清夢靈鬼伸病 窄路相逢蠢婢說報

第三十七回 闌牆聲也竹竿聲也 報館怪哉繩子怪哉

第三十八回 雖事未行言猶在耳 其人可畏忠豈忘心

第三十九回 女包公層層辯疑案 昏總長處處遭怨言

第四十回 除障礙輪流等樂意 聽纔言激將如嗾犬

第四十一回 憑空仇讎誓不戴天 偌大恩愛付之流水

第四十二回 雨打風摧湘若問病 香銷玉殞萍姐歸天

第四十三回 狗彘奴味良盜家主 虎狼賊枉法劫夫人

第四十四回 影翠亭冤鬼泄仇恨 黃昏夜禪師發慈悲

第四十五回 說破病根和尚知己 償完淚債阿儂悟空

第四十六回

釋布種湘若了塵緣

見削髮又蘆歸陰府

第四十七回

野鶴閒雲飄然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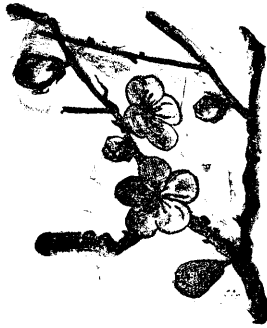
曇花泡影怪哉夢乎

第四十八回

混沌乾坤旁人掃興

蹉跎歲月作者終篇

新紅樓夢目錄



言情
小說

新紅樓夢 上卷

滇西斜陽峯下孽緣手著



第一回

游金山寺觸景傷懷

講楞嚴經警頑迷性

蛟山之陽。水波瑩碧。樹影葱鬱。對峙一峯。危崖懸壁。煙霧迷雜。中隱約有寶塔。現焉。塔上多古今名人題蹟。下建有寺。極宏敞。由左徑迤邐而上。約百餘級。達一石洞。深邃不可入。洞內豎有法海像。祁之最靈。土著婦女多往供之。噫。斯何地也。卽相傳法海和尚所建之大功德。俗言水漫之金山寺是也。時當暮秋天氣。景物慘淡。遊人稀少。惟一士人。披襤褸之青絨外套。內罩半新舊之灰布夾衫。足着法蘭西製之時式猪皮響底鞋。頭上留有一頂花旗裝之維新髮。狀態極其狼狽。形容亦憔悴不堪。大概亦係窮途落魄者。流獨自一人。踽踽涼涼的游覽其中。自朝至于日中。昃尙無興盡而返之意。俄而曉月啣山。夕陽臨水。前面市廛的汽笛烏鳥聲。車馬嘈雜聲。相繼而作。與佛殿的鐘鼓聲。塔上的金鈴聲。風弄竹聲。簷前鐵馬聲。遙遙相應。恍如四面楚歌。一齊逼來。令人聞之不可

耐。士人這時早已心亂如麻。莫知所之。正在躊躇之際。忽見方丈室內。衆僧魚貫而出。約二百餘人。由藏經閣之迴廊繞過。向食堂外之月弓門穿出。迂迂曲曲的。一直往大雄殿而進。各依序班次。排列數行。那噹噹噹的鐘聲一鳴。衆人齊向大佛頂禮。三次畢。然後各就蒲團兀坐。合着掌。閉着目的。入定起來。接着內一年万半百的和尙。手執楞嚴經一卷。走至中間佛座前。向那酸枝木椅上坐下。聽鐘鳴一下。就將那經翻開。向衆僧循循善誘的宣講。時士人亦跟至窗外聽之。惟所講盡係佛家語。大半多不能解。聽至約半點鐘時辰。纔隱隱聽得有甚麼人生如幻夢。如電復如露。又如泡影幾句。霎時如有所悟。神思也就一陣的忽亂。那方寸中。就覺得有數千百萬不可解決的事。相繼湧來似的。跟着就垂着頭。背着兩手。在階前踱來踱去的。想了一會。復又一步一歇的。循着階級而上。上了半時。不覺就上到了法海洞口。才抬頭一望。忽然就一股陰風。撲簌簌的。直向毛孔中穿來。那身上。接連就打了幾個寒戰。趕緊停住了。足不敢

向前方冥想間。彷彿聞得有咳嗽的聲音。越發疑惑起來。再往內一望。又隱隱有燈光一點。大概係從壁隙中射出。他就想道。此間乃人跡不到的地方。此光此聲。何得而來。或者是格致家所說的燐火。那內中就必定有鬼怪了。這樣一想。不禁又毛骨悚然起來。連腳兒也站立不穩。飄飄浮浮的。就如得痺子症一般。不知身之將何以自主也。此時此際。作者亦爲他設有一絕大之問題。諸君試將書擱下。請猜一猜。他是如何解決。必謂仍轉回原路。是維一無二之最善方法。不知窮途潦倒之人。腦筋與尋常人大不相同。他所想的。真是別具有一副令人不可揣測的心腸。說來却也奇怪。請看下回敘出。

第二回 異想天開隻身探險 途窮日暮冷眼觀棋

方士人正在莫可奈何之際。忽然轉念一想。就像有援兵到了一般似的。不惟不怕。反覺歡喜起來。你道爲何。原來他想到。這宇宙間。奇奇怪怪的事。無古無今。無時無地。不知出了若干。且無論稗書小說中。甚麼牛鬼蛇神的變幻。演了

幾千百萬。就是如今茶樓酒肆中所談某人遇魔。某家狐祟的事。也不下恆河沙數。我輩生長斯世。年已而立。游歷過的名勝地方。賞覽過的新奇事件。雖不敢許爲窮極一概。然較之鄉居學究。農夫僭子之輩。也算是中等眼光。只是未嘗經過此等怪誕。論理正當。抱恨不暇。尙何懼之有哉。況且我突然到了此間。或者是一個前人所說的甚麼桃源地方。內中還別有天地。今日天假我緣。要使我進去。看一看新奇世界。遇一遇甚麼嫦娥仙子。也未可知。想到此處。心裏就發癢起來。恨不能一個筋斗。就滾了進去。趕着定一定神。將額上的汗。拭了一拭。又假咳了兩聲嗽。就拿出那探險家的姿勢來。一步一步的。踱了進去。轉了兩個灣。纔到了一個石重門首。往內一看。乃係一間黑灑灑的石屋。別的不甚詳細。惟見佛坎上。點着一盞半明半滅的神燈。上面供着一位三四尺高的菩薩。彷彿似有半新舊的紅洋布神帳。罩着香烟也馥馥郁郁的繞繚。很覺清淨寂然。看着就大踏一步。似欲急急進去參拜之勢。不料下面還有一門坎。

兒攔住。不曾提防。將他拌了一交。與地下接了一個吻兒。當下又驚嚇一纔跳。漫漫站將起來。抖一抖身上的灰。探着路。摸着壁的走進。尙未到得佛座前。忽然身子一軟。幾乎又將他撲了一個馬陷潭溪。你道甚麼緣故。原來這裏面還有一間小屋。乃係寺僧。每日當值休息之處。內中定有桌椅茶具等類。壁上還鑿了一個窗兒。可透日光。室內極其明亮。不似外間供佛室的黑暗。可比門上懸着一個黑布簾子。這時士人是扶着壁兒走去。走到此處。不料裏面還有一個頑意。還把那門簾當作是牆壁。手微一緊。那簾子就往迤面一晃。所以身子隨着就軟了一下。不曾躓跌。也是萬幸。趕忙望了一望。乘間就走了進去。只見有兩個十四五歲的沙彌。對坐在窗前的桌案上下棋。正在出神布局。大有楚漢相持不下之勢。也不暇顧及不速之客一人來。士人亦不出聲。獨自站在背後。無精打彩的觀戰。看了一回。只見對面那個沙彌。將要用炮打了過來。這裏老王是早已坐在圈心中的。花士又花不動。其餘阻住炮路的棋子又沒了。這

沙彌就僅在作難。總想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來。他在旁邊就看了。一着說道。你還有這個卒子。何不拱了過去。阻他來路。這沙彌亦不睬他。還是獸獸的用神。他一面替這沙彌着急。一面又看了一着出來。說道。這你既不用卒子。何不將象飛了下去。他要打象。你那邊橫豎還有馬保着。就是老王也可以坐他這一提。纔把這個沙彌點破。趕忙就依他把象飛了。於是又看了一會。見他兩個還在爭持不下。他就懶得再看。獨自悶奄奄的走了出來。來到佛座前。參觀一番。又癡癡的出了一會神。那神力就覺得有些疲倦起來。忙向地下一摸。恰好有三四個蒲團放着。而且綿軟可愛。接着將他搬攏一塊。如鋪榻似的。整理一番。幾個呵欠。就將身子倒下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指迷津法海惡作劇 歸故里又蘆條銷魂

他這一睡下。不知不覺的。恍惚就像有一老僧走到面前。似訝其胡爲來此之狀。將他身子一扯。說道。若英雄偉人。正當享受富貴。此間乃茫茫之所。空空之

處。無上福地。不二法門。藐藐之身。無影無形。六根脫盡。居之是宜。無緣無果。急去勿息。揭諦揭諦。南無阿彌陀佛。波若波羅密訶。速隨吾來。引爾歸提。說畢。那身子就如飛鴻一般。飄飄蕩蕩的隨他走去。到了一處。只見煙雲遍野。一望無際。連樹葉草根都沒有一點。好像到了極北沙漠地方似的。方在懸想。霎時狂風四起。飛沙走石的向前面撲來。將兩眼眯了一個黑暈。連脚兒都有些站立不穩。定了一會。纔覺得有點平靜。睜眼一望。那裏是站在原處。明明塵市樓臺。燈光閃爍。純然就是初更時候的光景。再向站處一望。却是一個住家門前。到也奇怪。連老僧都不知往那裏去了。把他弄的糊裏糊塗起來。一個人默默的。儘管站在那裏發顛。弄了幾個時辰。又纔細細緻緻的看來。只見這門首尙立着有兩個石夾馬門面。一切俱是雕花油漆過的。門坊上鐫有一副金底墨書的對聯。彷彿是甚麼。

木天帝澤。

翰苑家聲。

八個大字。上面懸着一二尺多長。紅漆金字的直匾。是題着

太史第。

三個字。再看那對聯上。隱約似有一尺長。三寸寬的白紙帖。攔腰粘着。如住家戶。亡了人封喪似的。又向左右一看。那鄰居街市。宛然是腦筋裏最熟悉的地方。究竟不知是幾時到過。却一時想之不起。正在出神。忽聞裏面隱隱有人哭聲。非常酸楚。當下就放着膽兒。也不管是甚麼人家。一直踱了進去。到了裏面。乃是一所三層兩院。最闊達的高大樓房。兩廂走廊。花木石池之類。俱重重疊疊的擁護着。惟上下房舍。都關閉着門。靜悄悄的。連雞犬都沒有。一點聲息。隨又踱進二層一看。只見左側廂房內。尚有一點燈光。將窗兒射得紅亮亮的。停住一想。大概剛纔聽得的哭聲。就是此窗中人也。到了此時。方寸已亂。就也講不得夜深無故入人戶。非姦即盜的話。忙着走到窗前。聽了一會。又無甚麼聲息。然後想了一個主意。纔用舌尖兒。去把那窗紙舐濕一塊。又用手去將他挖

了一個酒鐘大的洞兒。隨着就把眼睛閉在上面。往裏一望。也不曉得他是望着甚麼。登時就發了一個黑暈。栽倒在地。口中接連叫了一聲壞了。這一叫。馬上就把窗內人嚇了一跳。趕忙站了起來一聽。不見動靜。又定了一定神。纔舉起那雙如藕似玉的手來。戰兢兢的捧了一盞燈。將門打開。向外面一照。這一照。就照出偌大的原委來了。急急將燈擱下。氣噓噓的出來。將他扶了進去。不等坐下。二人早已哭的出不得聲了。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原來這士人已經到了自己家中。窗中的人就是他平日間最崇拜最親愛的姑表姊萍姐女。當日在某學堂同學時。自由結配的未婚妻也。待作者由下回將他後事叙出。

第四回 淚眼人淒向孤燈伴 傷心語驚教夜月寒

當此分別日久。慘遭大故。音信杳然。二人突然相見。自有一番最傷慘的悲恫出現。於時孤燈一盞。風透紗窗。又無老嫗在旁相慰。惟天井中的落葉棘棘聲。稍點綴此一對淚人兒之淒涼景像。少選。萍姐乃強力將他扶坐榻上。又由懷

中抽了一塊帕子出來。連涕帶淚的替他拭淚。一面就將身子坐在他懷中。一面纔嗚咽哽哽的向他哭道。又蘆。又蘆。你是幾時回來的了。我只說此生此世。再不能與你有相見的日子了。我之所以忍苦耐勞。不即輕意就死之故。因不得你的確實消息。恐你尙生存於世。且負有重大責任在。今你既歸來。我心安了。我之責任也可卸了。然我之苦。我亦不忍再使你知。恐傷你心。言至此。不禁又撲簌簌的吊下淚來。將他滴了一個滿懷。他到此時。早已心膽俱裂。並不會聽得說些甚麼。只是一變眼珠兒。淚瑩瑩的望着他發歎。萍姐見他如此光景。知道是物急痰迷。也就不便再往下說。只得將他叫了幾聲。纔見他微微有點明白的樣子轉來。於是又收了淚。對他說道。又蘆。你如今歸來。究竟是怎麼樣了。我說了大半天的話。你總不見回答一句。儘管一個人發歎。想途中辛苦。這回你也乏了。看天色不早。不如早點安息罷。又蘆聽到此處。方纔回了幾句道。罷了罷了。甚麼責任。我只是把你委屈够了。我之心。說到此處。那聲音又哽住。

了。萍姐也不睬他。獨自去整理臥榻。一會兒纔來催他安息。再三把他強逼着睡下。自己纔往後房去了。你看。又蘆這時。怎麼就會安安逸逸的睡下。連一句話都不交代萍姐。真令人可疑。不知他心中。就如萬箭穿來一般。早已腐濫成甚麼似的。正有許多的話。說不出口。又兼萍姐強逼着他。倘再嘮嘮叨叨的一說。那萍姐也必定爲他乏了。只好勉強依從睡下。這也是他平日間多情的地步。處處體惜他表姊的一番心事。誰又料及他此番睡下。竟至不能安眠。一個人在那枕上。只是由不得的千思萬想。翻來覆去。實在過去不得。他想到我這萍姐。平日間如嬌花嫩葉似的。連一點風兒雨兒。都浸他不得。如今也不曉得他是受了甚麼委屈。把一個玉人兒。摧殘到如此地步。況且他性子又烈。自小時同別人稍有一點半點。不是他就急的翻天倒地。往往肝火上伸。不是暈去半天。就是病到一月兩月。一個人常常如此。我恐怕就是銅打鐵鑄的羅漢。也要將身子。一日一日的損壞下來。到想此處。越發的在榻上鬱燥得不了。接着

搥了幾搥胸。又叫了一聲蒼天。說道。萍姐。如今你成這個樣兒。也是我作的罪孽了。就對我拿來粉身碎骨。生生世世變牛變馬。也不能謝你於萬一。說着。忽又扒下床來。自言自語的說道。糊塗糊塗。我真糊塗。我今晚纔一歸來。就被他哭哭涕涕的鬧了這一大半天。把我許多的事。都弄的一點兒不明白。可不是我來的時候。他原是一個人兒。蓬着頭。披着一件舊棉袄。紐子還是打散着。靠在那短榻上。悲泣。看那光景。大概是將要睡的意思。因為觸起甚麼心事來。不曾睡下。被我這一來。又將他鬧了一會。如今這一間房。明明就是他的臥室。我也不問一聲。竟自睡了下來。也不曉得他又到那裏去睡。說着。又四處一看。只見房中陳設物品。各項不是朽壞。就是狼籍不堪。全不像個做家人樣。連那床上鋪的。墊的。掛的。都是些破棉敗絮。烟燼塵積的濫蚊帳。宛然就是乞丐所住的破窰一般。不看則已。看着就忍不住的心酸起來。接連又吊了幾點淚。說道。萍姐。萍姐。我再料不到你過這樣的日子。一面說。一面又漫漫的走將出去。裝

出那種做賊怕人聽得的樣兒來。却也好笑。你道他爲何要這般舉動。原來他是因爲掛着萍姐。要去打聽打聽。如果萍姐已經安睡。那就是最好的事。倘此去脚步走重。未免又驚擾了他的清夢。況且夜靜更深。不便孟浪。這也是他事留心。處處用情的一番好意。不知一個人情愛愈深。磨蝎愈多。此天下古今有情人。多半如此。是亦造物者有以忌之使然也。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叙來。

第五回 闖靈樞何公子多情 返魂香苦佳人薄命

這一個人說來。却也奇怪。他的那個腦筋。也不曉得是個甚麼形像。在別的人當初進來的時。見了這番光景。也就知道家中是遭了甚麼奇禍了。悲痛過後。應該就要問一問萍姐。急急的得個了然。纔是他則不然。鬧了這一大半天。連家中上下人口的影兒。都不見一點。他也不想起來問。僅管在他萍姐一人身上用心。到了此刻。還在放心不下。要去打聽。連作者都要贈他一個情魔的別

號了。這時他走了出來。到了一間空屋裏。却是冷清清的。連器具都沒有一點。那裏還有人在睡。四面一望。形影毫無。越發令人疑惑起來。接着就出了一回神。少時又將那兩手背着。漫漫的探着屏門進去。到了後層中堂。那門却是虛掩着的。用手一扯。隨便就推開了。腳纔走了進去。就見正面黑懨懨的停着兩副靈柩。還有半殘的香燈點着。這一見。登時就把他嚇了一個倒栽葱。躓在地下。連人事都不認得了。比當初見窗中人的時候。還要利害幾倍。恰好有個叔星在旁。你道誰人就是他最親愛。特意來打聽的心上人。也原來萍姐出房之後。并未曾到那裏去睡。因爲悲痛之餘。就想起靈柩的事。一直就向靈前走來。添了一番香燈。暗自又哭了一回。方纔往地下草荐上坐下。神尙未定。就飯這個活冤家。與他吃了一個大驚。好像半天中打下一個霹靂似的。趕忙氣喘喘的上前。將他扶起。只見他兩眼白凸凸的往上瞪着。口中流有一些白沫出來。面色已如灰土一般。當下也就顧不得什麼。急急的替他擦抹。一面哭涕涕的

叫他。你道又蘆。此時究竟死了不成。連他自己亦不知道。只恍恍惚惚的又到了一個所在。前面是一條白滑滑的大路。好像是大理石嵌成的。兩旁是一條小溪。尚有潺潺的水聲流着。溪岸上栽有一些桑榆楊柳之類。綠陰飛舞。曙色光天。純然就是一幅曉景圖。空氣又新鮮可愛。大有令人流連忘返之勢。看了一會。正擬向前走去。突然後面來了一人。將他肩膀一拍。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就是先時引他回家的那個老僧。連忙與他鞠躬問道。禪師父。此處是甚麼地方。老僧答道。此乃了緣鄉。無慾河。汝有重大責任。不能來此。速速轉去。否則當有大禍來也。說着。天色就變了下來。霎時烏雲密布。颶風大作。前面瀑布湧來。如長江發潮似的。將他嚇得掉頭就跑。跑約有一箭多路。彷彿鬚又有人叫他一般。停了一看。原來一個身子。還是在地下握着。萍姐坐在身旁。一隻雪白的玉手扶住他的兩膀。一副淚汪汪嬌白的臉兒。對着他哭叫。見他微微轉過氣來。纔把一個心兒放下。接着就收了淚。徐徐的向他說道。又蘆。此時你是怎麼樣。

了。又蘆聽說也就知道是暈過去的事。不禁吊下淚來。答道。萍姐。我也無甚麼樣。只是把你太苦了。我如今也無別的法兒。只求快快的死了好些。說到此處。就把萍姐急得甚麼似的。連着跺了幾下脚。哭道。天呀。天呀。事到如今。還是這樣糊裏糊塗的。真真是要逼我的命了。復又叫道。又蘆。你何苦如此。你也該體憐着我一點。一面說。一面又嗚嗚咽咽的哭過不止。把又蘆也弄的心軟起來。忙着又來安慰他道。姐姐。這是我的不是。因爲一時急湧了。就連累着你煩惱。你自家也要想開一點。你個人身體又弱。一旦磨出個三病兩通。也不是件好事。橫豎你的心。我是早已就知道的。這場事兒。也是一時急不來的。我總陸續的聽你商酌辦理便了。現在天已要明。還是各坐一坐。養養神兒罷。這一說。把萍姐說得又好氣。幾乎又好笑。由不住的瞞了他一個眼角。又嘆了一聲。氣纔各自走開。這夜無言。下回再說。

第六回 女學生推情慰薄命 登徒子窺豔送寒衣

到了次日。恰好正是禮拜。二人正在早餐。忽聽外面叫了一聲。萍姐姐在家麼。二人趕着往窗隙外一看。乃是一個素粧淡服的女子。年約十七八歲。生得一副瓜子臉兒。兩隻圓而且亮的杏眼。如電光射來似的。腮上還有兩個酒窩兒。紅滴滴的一張櫻口。隱約像有個金牙露着。惟顏色嫩白。大有清瘦可憐之態。頭上挽了一個學生髻。嫩笋似的一隻手。提着一個四方皮包。長短停勻的一雙天然足。革履橐橐的響了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年約三十許的幫媽。手中抱着一個白布包袱。看此情形。不問也就知是一個女學生。登時急得萍姐。七手八脚的。把桌上殘羹檢了。一面又向又蘆往後啾啾嘴兒。又蘆也就會意。連忙退進後房去了。這裏萍姐。纔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叫道。妹妹。你今兒爲何這樣的早。一面說。一面就手牽手的。全進了房。讓他坐了。另外又抬了一個四方木橛。與那個幫媽坐。然後自己纔坐下。說道。妹妹。這些日。你也太用功了。我多早就要望你過來談談。你看這家中。也太弄的不成事。連個使喚人都沒得。又

日日爲着這兩口靈樞掛懷。也就不暇過去接你。這女子答道。姐姐。你再沒提起用功的話了。說來。真真能氣死人的。可不是。我多早就想着來看你的。你想爲上到這個學。不去的。又不得。去去的。偏偏又弄出多少事兒來。今天又是開甚麼展覽會了。甚麼烈士的追悼會了。明天又是那個家中做壽了。那個學友又出閣了。把一個身子。弄的連溫習功課的時間都沒得。真真怪討厭的。這些事。我從前也就料到。早已就同媽媽講過。還是多花幾個錢。去進那英國人所設的開敏學校。似乎要減少好些應酬。無如媽媽的意思。又以爲進也進了。不如耐煩幾個月。到明年夏天。就要畢業的。所以忙了來看姐姐的日子。都是十分中勻出一分來。一面說。一面又去將那包袱打開。檢出一件灰鼠出風半新舊青布面子的襖子來。并一封什錦點心。兩罐鷹牌牛奶。遞與萍姐。說道。姐姐。這是我穿過的一件舊皮襖。媽媽說與姐姐的身子還合式。眼前就是冬寒了。姊妹家。也不論甚麼新的舊的。教我代來把你會會。這個冬天。這兩件食品是

學堂裏的音樂教習。前日由海上回來。送我的媽媽說家中還剩着的多。一時也吃不完。合着代把姐姐食罷了。話猶未了。只見萍姐。一雙眼睛已經淚瑩瑩的。早就滴子好些淚下來。看着自己。也由不住的心酸。只得勉強忍住。又安慰他道。姐姐你再不要如此多心。我艱艱難難的來看你一場。原是想我們姊妹家。尋一天的樂。開一開心兒。你一如此。到反把我弄的難過起來。萍姐聽說。纔收了淚。答道。妹妹。我到如今。還有甚麼多心不多心。我不是媽媽合着你。這樣照應我的骨兒。也早已化爲灰燼了。你還不曉得的。那個昨晚已經回來了。這女子聽說。一時摸不着頭腦。連忙急急的問道。那個。那個。萍姐答道。又蘆一面說。一面把手往裏一指。一面又把椅子拉攏兩個人。撲在桌子上。頭挨頭的。低聲啞氣的私語。不知說些甚麼。這時又蘆正在後房內壁隙中偷看。已有半個鐘頭的時辰。只見這個女子與萍姐。感情甚好。好像嫡親姊妹一般。而且舉動閒雅。口齒清潤。留情之處。楚楚動人。比較萍姐。又另是一幅天然絕妙的美人。

圖畫令人越看越有一片可敬可愛可憐的心腸。早已忍不住的神飛色舞起來。那身上也覺得麻淥淥的發癢。心坎兒也由不得勃勃的亂跳。連他萍姐方纔的悲痛。他也不曾看見。至於家裏的這些慘劇。更是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到了此時。甚是按捺不住。恨不得三步兩步。就跳了出去。與他行上一個接吻禮。無如界限限人。咫尺天涯。只好誦一誦但願化作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之句。聊以自解耳。未幾日色當午。他二人的話已說完了。只見那女子又將皮包打開。拿出一包白帕子裏着的甚麼東西來。遞與萍姐手中。又向着附着耳的說了幾句話。萍姐只是滴着淚的點頭。復又聽他說道。明天禮拜一。又要上課的。這回大概要到下個禮拜纔空了。你耐心些。說罷。就告辭出去。萍姐亦跟着送出。不知轉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戒輕浮萍姐重結義 述履歷又蘆增汗顏

又蘆見他二人出去。當下就如開籠放猿一般。歡喜成甚麼似的。趕着就兩三

步跳出。到了案前。把送來的那幾件東西。看了又看。連萍姐暫轉進來。他也不曾看見。還在那裏癡頭癡腦的。口中還說些甚麼。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話。把萍姐聽着。就忍不住了。哼的一笑。纔把他驚着。扭轉頭來一看。只見萍姐一語不發。一個人獨自走到椅上坐下。嘆了一口氣。復又冷笑着。半眼半眼的瞟他。將他也弄的不好意思。一副臉都弄成紅一塊。白一塊的起來。過了一會。萍姐纔慢慢的開口說道。一個人都要厚重些纔好。甚麼有情。甚麼眷屬。那些口頭禪。說他又當不得飯吃。自家的大事。還在未了。就如此輕薄起來。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一說。越發把他說的難過不了。臉上的汗珠子。也爲雨點一般的滴了下來。萍姐見着。又未免替他可憐。只好又轉下臉來。笑嘻嘻的說道。你且坐下。我老實告訴你。方纔來的這個姑娘。不是別人。就是當年舉人夏用中的女兒。名瑞。諱別字湘若。現在本城鄭家橋居住。他父親自那年大挑分發贛省後。隨亡在任。好在就了幾次優差。家下還可以過活。

他有兩個哥哥。長兄名瑞芳。是前清廩生。現在留寓京師。從前也會在高等學堂裏畢業。聽聞如今已有了差事了。是甚麼廳裏的秘書。次兄名瑞華。是前清附生。現在美國學習礦學。已經五年多了。還未有回國的信。如今家裏只有他的母親。仝他兩個。他從前本係庭訓。中文也很精通。隨後家下無人。他母親纔將他送入學堂裏。也算畢了一個業。如今係提升在女子師範學堂內。已有三年多了。大概來年就要畢業的。他這個人。不惟學優可敬。就是品行操守。也爲一班人所欽仰的。我是那年。與他在德育學校同學。兩下相契最厚。於是就結了同盟姊妹。他母親也很賢德。自從我到這邊來。全是仗着他母女兩個照應。不然。我已不有今日的生存了。說至此。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又蘆聽着。連忙又解說道。姐姐。你何必這樣煩惱。好好的。又傷起心來。你也該自家保重些纔是。說來。我還要報怨你的。你看湘若妹妹。既是這樣情重。也算是我的一個恩人。他既來到。你也應該介紹介紹。使我相見。謝謝他纔是。萍姐聽到此句。當下

就瞅他一眼。說道：你這個人真真的太不自量了。他是甚麼人。你怕比得那些學生家。動不動講男女平權。講開通自由的。一說就肯與人輕意接洽嗎。這算是與我最親密的了。不得纔肯過來一走。不然平日間除了上學外。連自家的堂門外。都不肯亂走一步的。以後他曉得你在家。恐怕連這裏他都不來了。又蘆聽說。那心中就以爲大失所本的。登時又發起癡來。萍姐也不睬他。各自走往外間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老學究演桑梓風雲 舊門生悲家庭塗炭

過了幾日。萍姐纔想了一個主意。對又蘆說道：你成日家一個人悶庵庵的住着。也不是事。我想親戚朋友中。盡都是些炎涼眼光的人。自從我家遭難下來。連影兒都不見一個。如今去找他們。也不過討得一個眼白轉來。到反增些煩惱。到是族裏三伯父。合着你那業師卞崇仁先生。尙有點子仁厚。時不時也還記掛着我家。你也應該去拜望拜望他們。以好大家商酌辦法。纔是正事。說罷。

又蘆就忽然歡喜起來。好像如夢初醒一般。接着就答應道。姐姐。我真個糊塗的甚麼似的。連一樣事兒也想不到。還虧你細心想到。但是這些親戚朋友中。難道除了他兩個外。就沒有一個有良心的嗎。況且從前辰光。我們也不曉得。周濟過他們。千千萬萬人。得我家的助力。也不曉得有若干。到如今纔轉眼之間。據你說來。真是一班狗彘不如的人。我萬萬料不到風世人情。就如此的澆薄下來。真令人可嘆。說着。又想到我家這件事兒。到底是甚麼原委。到如今。我還在葫蘆中過日子。日日與他鬼混一陣。又插開忘記開他。他也就置之不問。我講一講。今天還虧他提醒着。看天色還好。不如先到卞先生處一坐。與他清清淨淨的一談。到還知個詳細。免得同萍姐盤問。又勾起他的心事來。於是同萍姐說過。一直就往下家來了。恰好卞某在家。二人相見之下。就將他引到一間小書房內去坐。寒暄一番。卞某就說道。又蘆。你是幾時回來的。我前次也託人寄過你好多信。總不見你答復。又打聽不出你的下落。好好你既回來。我

也放心了。這回你家中的事，也要商酌商酌了。又蘆答道：學生此來，一則與先生請安，一則也就爲着此事。要請先生領教領教的。卞某說道：此事想來，你還沒有清楚，說起來覺也話長。然又不能不對你說個底細。原來自你那年出門之後，如今已幾年了。世局也變過幾次。你想你父親平素爲人何等忠厚，鄉黨鄰里中，誰人不敬仰他。不料家遭不造，人情冷暖。辛亥首次革命，桑梓變亂，一日風鶴數次。有幾個人出來維持，就要捐甚麼餉來辦團，抽甚麼人丁保衛。內中就有幾個虎而冠的劣紳，乘機就想漁中取利。見得你家中是個本城的殷實，你父親膝下又只你一人，尙未在家，正好施他伎倆。於是就將良心昧下來。對衆說道：現在地方籌款，不過是挖肉補瘡一計。然又不得不行。鄙人等的主見，須要按上中下三等分配。庶於貧富兩無損害。你一言我一語的，大家就齊聲贊成。未幾就由團保局下一知單過來，要教你父親捐銀五萬兩。尅日送局。當時你父親就想道：我這家中，雖然從前任上，找了幾個錢，不知閒了下來，開

支也就不小。又蘆在外，又花費過幾萬。如今却是一個空架子。莫說五萬兩的現款。就是將家中產業物品。一概變賣。也湊不上萬金。我只是僅力認捐五千矣。足矣。你想。你父親如此應承。也算是他平日間熱心桑梓。輸財仗義的地方。誰知這些人。狼心未鑿。還以他爲吝財。馬上就動了一個公憤。又到陸軍某營中去倡言。說他是個滿清的翰林。做了若干好缺。賺了數十萬家貲。盡都是些民脂民膏。冤杜來的。如今提到捐款。他就極力反對。無非是存着保護滿清的宗旨。這樣一說。那個營長。又是一個無意識的人。仗着他是講武堂學生。以爲有他門纔能革命似的。接連就做出那種鴟張氣息。把你父親拿去拘留。又派着一班兵士。到家中來查抄。霎時之間。就將一個堂堂皇皇的門面。弄成一個瓦礫場似的。當時家中的人。也不知嚇成甚麼樣兒。那幾日。我因南山一帶土匪回來攻城。全着他們前去防堵。也就未曾回來。過了幾日。地方漸漸平靜。我纔回來。你父親也放了出來了。可是家中也就弄的不成形了。連從前用的一

般僕役。也不知往那裏去。連影兒都不有一點。至於動用傢什。越發的遺失一空。隨後細細調查。纔知你的母親。係合着你那表姊。當圍抄的時。就逃往甚麼夏家居住去了。那些僕役。有幾個年青的。是被那班軍人擄了去。有幾個年力稍壯的。是混着搶掠一番後逃走了。後來你父親。無處安身。也是全到夏家去住。到了幾日後。還是我同你那三伯父商議。由司令部遞了一張邀恩稟詞。纔將住屋發還。其餘田產各項。均未批准。這原你父親。纔把你母親。合你表姊。搬了回來。你想福不雙降。禍不單行。不上數日。你母親就得了一個怔忡症。還虧你那表姊。在旁奉侍。你的父親。就急成甚麼似的。連日同着我來商議診治。不料到了春間。就救不過來了。隨後你父親。跟着就咳血不止。你想年近六旬的人。已是瓦霜風燭。還驚得起幾多磨蝎。不上一月。也就相繼而亡。可憐一家三個人。一連弄出兩口靈柩來。當時你那表姊。苦苦就要殉難自縊。好在夏家的人在旁招呼。不曾弄出事來。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你說你那表姊。又是甚麼原

委會同在你家嗎。就是當初許了你家之後。他家本來不甚大好。又無兄弟叔伯。只他母親一人撫養着。那年他母親過了世。你母親就將他接了過來。本擬待你回來完婚。誰知一去數年。杳無音信。幸你那表姊。也算是個賢淑的女子。孝敬公婆。操持家政。真是有條不紊。如今他一個人。還要弄着這兩口靈柩。你看可憐不可憐。這兩口靈柩。是已經停着好多月了。本來早已就要安葬。因為族裏一個不管家中又無錢辦理。只好等你回來。大家商議罷了。說着。又嘆了兩口氣道。又蘆。又蘆。我萬不料。你父親一世爲人忠厚。得了這樣的結果。好好你既回來。暫且安忍一步。改天我再過來。與你料理。又蘆聽着。早已就哭的哽。不出聲來。也就不有甚麼言語回答。只得上前行了一禮。告辭回家。後事如何。下回叙出。

第九回 者番喪事真個艱難 偌大款貲虧他秘密

原來又蘆見過卞先生之後。還想要去見他三伯父的。因爲聽了卞某這篇說

辭心中很是不快。所以就懶得去了。回到家中。連萍姐處也不去。一直走到靈前。放聲大哭。萍姐聽着。也跟着走來。哭過不了。二人連飯都不會食。到了晚上。還是萍姐先收了淚。把他強逼睡了。那知他這一睡下。再也不能合眼。一個人在榻上。就將日裏的話。一層一層的想了起來。想了一會。又自家抱怨起來道。我又蘆家中。從前是甚麼樣兒。如今弄出這些慘劇。也怪得我自家無見識。當初不該出外游學。把一個家貲。也被我弄盡。逐日的合着那般甚麼熱心家啦。同盟黨啦。運動那樣。組織這樣的。也不知受了幾多危險。奔走了若干地方。到如今。滿清也推翻了。祖國也恢復回來了。那般人有勢力的。就做了甚麼廳長。師長的。甚麼議長。總長的。甚麼顧問。參謀。秘書的。也不管這些人苦的。死的。專制儼然專制。共和不見。共和。真真可殺……這一想。一直就鬧到半夜。纔慢慢合眼睡去。次日起來。正想要去見他三伯父。恰好他三伯父。也就同着卞先生。一路過來了。當下引到堂內。見了禮。不免又寒暄一番。然後纔商量到安葬的。

事來。大概是隨便辦理。也不驚動來賓。擬定臘月中旬出殯。約計還有兩個多月。叫他陸續籌備等情。商量畢。二人就暫回去了。又蘆送出轉來。便向萍姐一說明。然後又說及用款無着的事。萍姐就答道。這事不用你焦心。我已經籌備妥當的了。只是不可太爲闊綽。又蘆聽到此處。好生莫測起來。連忙問道。你這話却也奇怪。我家中早已就連飯都沒有吃的。你還有那裏來路。萍姐答道。你總不要管我的事。久後自然使你知道。又蘆聽說。又是喜歡。又是疑惑。想道。萍姐乃一個女兒家。有甚麼地方籌款。莫非他會點金術不成。欲要再問。又想。到萍姐素性是個細心爽利的人。他要不說的事。其中想必有個用意。多問也是無益。只好憑他料理罷了。當下二人就分別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勸大事女學士哭靈 動悲哀老翰林出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倏忽又是臘月初旬。恰好湘若已放過年假了。這日忽然

帶着兩個老媽。并提着些什物過來。見了面後。湘若就開口說道。姐姐。這個老媽媽。他是姓張。他是姓何。都是我家的佃戶。住在鄉裏。距城還有十多里路。因爲他們農忙已過。媽媽說這邊事正多着呢。叫我帶他們過來。留在這裏使用。等到開年。再打發他們回去。說看。又將那些什物拿了出來。向兩個老媽說道。這些吃食物件。你們拿去攔在後面。并將各處地方。收拾收拾。這邊的事。就如我們那邊是一個樣的。大家多餘勤苦一點。總不要使孃孃操心。將來事畢。總會把你們有好處的。說畢。那兩個老媽答了一個唯唯。就退出外面去了。這裏萍姐。就向湘若說道。這家裏用人的事。前次我就同你商議過。虧得媽媽也就想到。替我找了過來。我還有一件事。要同你商議的。不曉得媽媽。能不能應允。這事須要你回去。替我說一說纔好。湘若問道。是甚麼事。萍姐道。就是要你過來幫忙的事。你看日子也不遠了。我一個人。有點事兒。也沒處商議。那個又是。一天氣的甚麼似的。也拿不出甚麼主張來。這回子。你橫豎是不上學的。姊妹。

家就委屈了你一點也講之不起。湘若答道：「姐姐，你還是愛說這些客套話。橫豎姐姐的事也是我的事，有甚麼講的就是媽媽也早已講過的了。所以今天過來，姐姐不說，我也要說出來了。」媽媽的意思是教我今兒就要搬了來的。我說預先過來看了，再搬不遲。萍姐聽着，馬上就歡喜起來，說道：「媽媽真是體貼我到萬分，我預先也料想不到，那就打發張媽回去搬了來算了。」房間是我前幾天就打掃過的，你還有甚麼看場，湘若聽說就微微的笑了一笑，跟着就叫進張媽來，說明此事，吩咐了他回去。不一時，那行李也就搬過來了。二人就同住了一個房間。陸陸續續的商酌料理喪事，又蘆也就不便多餘進房。每日的起居茶飯，橫豎是有兩個老媽服侍，一個人只是靜坐在喪堂內看書，間或與萍姐有所商量，也不過是三言兩句罷了。却絕不像從前的那番嘮嘮叨叨了。有時悶倦不過，乘着空兒，又偷看湘若一番，心中雖然發癢，却也莫可如何。你想這樣寂寞的日子，虧他如何過將出來。我亦未免替他可憐。未幾發引在即。

諸事就緒。不免預先請着一般和尚過來。放了兩晝夜的齋口。又唸了一天的度人救苦經。卜崇仁先生。合他三伯父。也過來招呼。那邊湘若的媽媽。合着一般女學友。也跟着過來幫忙。家中雖不十分熱鬧。到也不似先前的冷落。這日已是出殯日期。各項人役。已經到齊。紙紮花亭。執事。引魂幡。等類。均分配停妥。到了已刻二十分。又蘆就預先家祭一番。萍姐獨自另祭。接着湘若也搭上陪祭。這一場祭的哭聲。就比尋常的悲痛。還要傷慘得幾倍。連旁人聽着。也由不住的替他酸楚起來。哭了一會。然後來賓。纔挨次展奠。唁畢。就將兩口靈柩。鼓樂喧天的。送往祖塋山次去了。接速擇日安葬已畢。又往各處謝孝一番。耿耿忙了幾日。方纔終了這場大事。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叙來。

第十一回 多愁多病留妹情殷 傾國傾城惹君沒趣

又蘆這回也忙的够了。萍姐則更是疲乏成甚麼似的。到了晚上。就覺得有些發燒。胸上也有點痰結。稍稍用點飲食。禁不住的就要嘔吐。將一般人急的越

發忙亂起來。那邊湘若的媽媽是早來晚去的照應。當初之意原擬俟事完後。就要接湘若回去的。不料萍姐又病了下來。就也不忍提及。只好仍然叫他陪着。再混幾日罷了。一面又請了一個大夫過來。替他診視。說他是甚麼氣鬱傷寒。不大緊要。只須靜養幾日。認真調理就好了。說罷。又開了一個甚麼甘草瀉心湯的方兒。方上寫的是。

黃芩三分 乾薑三片 半夏二分 黃連分半 大棗二枚

甘草一分

幾劑。是晚照方煎過。使他服了。不上幾日。也就漸漸的好了過來。這日湘若見他有點精神。就要回家去。萍姐那裏肯應。苦苦將他強逼。把湘若爲難到萬分。無奈只好又勉強住了。你道湘若回家意切。又爲甚麼原故。原來就是又蘆弄出的事了。當初湘若過來的時候。雖然與又蘆不大接洽。然住在一處。難免不間或間見面。見面的時。又蘆雖然流涎。但只見他態度十分穩重。極豔處又帶

着幾分冷若冰雪的樣子。每在有情似無情之間。令人見之神迷。親之不敢。又兼有萍姐在旁妨礙着。也就不便盪浪。惟是心癢難熬。日裏都還容易撐持。一到晚上。一個人冷清清的關在一室。就像那鐵檻內的猴兒一般。翻來覆去。倒夢顛魂的。實在難過得很。一連多日。總想要與他親洽親洽。那心兒纔可以落得下去。無如百思不得一策。好容易到了這日早晨。合該天假其緣。偏偏萍姐到內天井漿洗去了。他就瞅着空兒。打了一個主意。把那天大的膽兒放。一直就往房中踱來。纔一趺門。就見湘若正在那窗台上對鏡理裝。兩隻嫩笋似的玉手。高高的捲着袖頭。往上挽着那烏雲似的一頂青絲。恰好那窗外的旭日。又微微的射了進來。映着那葱白似的一副嬌容。就如那出水的芙蓉。映日的桃花一般。越看越鮮妍可愛。這一看。就把他看的按捺不住起來。這時也不知他心中是怎樣的跳法。魂靈兒也不曉得是還在軀壳沒有。連作者也不能揣測盡致。替他一一描寫出來。只見他定了一定神。徐徐的走到面前。睜着斜

密密的兩隻餓眼陪着笑嘻嘻的一副纔臉。溫溫柔柔的開口說道。妹妹。這回子把你也苦的够了。這樣寒冷的天氣。還該多睡一睡。打早就起來做甚。說着就把湘若急的一付臉都通紅起來。額上的汗珠子。都滴個不住。趕着將頭髮亂挽幾挽。接連就把頭低了下去。含含糊糊的答應了一句無礙事。三個字。那氣就喘成甚麼似的。以後就一字都說不出來了。又蘆還在那裏猷猷的看着。他把他越發臊的如火上炎一般。恨不能兩步就跳了出去。又不好意思。心中只管勃勃的亂跳。幾乎哭將出來。正在不能解圍之際。忽然就有援軍到了。你道何人。原來就是萍姐進來。馬上見着這番情形。心中也有些疑惑。當下就把一對柳眉。雄糾糾的豎起。向着又蘆瞅了一眼。把他嚇的臉都青了一塊。連忙倒退幾步。假意陪着笑容。向萍姐說道。姐姐。這房中也太悶了。這回子天氣晴朗。可以陪着妹妹。到裏面花園內走動走動。放不着這樣吃苦。話猶未完。萍姐就氣兇兇的說道。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你走開些罷。這一說。就把他掃

得無言無語的。白白討了一場沒趣走了。萍姐見他出去。又纔向湘若安慰一番。這湘若到底是個女孩家心性。對萍姐都是一味羞答答的樣兒。也就不好把他初進房的光景說出。到了饑後。纔想了一個回家的主意。還虧萍姐將他留了下來。這也是爲着姊妹的情面上。不能不如此爲難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愁萍姐試問蜂蝶罪

妙又蘆計得平生願

又蘆被萍姐搶白之後。一直就往自己房中走來。氣烘烘的向床上一倒。這一場胡思亂想。比前幾次。更是不得一個開交。他想到是。我又蘆不知那一世的冤孽。弄出我這一個表姐來。一回家。就把我拘束成甚麼似的。連一句話也不能同別人說。真真是個障礙物。復又想到。這也怪我自家無見識。湘妹初來的時。就該要與他接洽接洽。到了如今。也就漸漸的混熟了。何苦又弄出這場亂子來。況且這一場事。湘若難免不細細備備的告訴他。他那性兒。纔一見。就

那樣的紅眉綠眼起來。還經得再添上一篇說辭。不知他又將我炮製到甚麼地步了。這一想。接着就叫了兩聲湘妹。湘妹道。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你的姐姐那個脾氣。你是曉得的。你縱不爲我設想。也應該替他體惜體惜。放不着使他生氣纔好。說着。又想到。算了。如果他就搬了甚麼是非。也不緊要。橫豎我表姐是自家的人。他也是可憐我的。只等到他對提動之時。我自有一番溫柔手段。就將他那火性壓下來了。只是一件。這回生了芥蒂。以後湘妹見我。越發的不能睬我了。我又如何挽回呢。想到此地。忽又悶倦起來。到了晚上。一個人正在出神之際。萍姐忽然走將進來。瞪了他一眼。慢慢纔到椅上坐下。冷冷的笑了一笑。他一見着。吃了一驚。後也就曉得他是來興師問罪的。還好日裏就準備下了一個對待的方法。見他坐了後。趕忙就笑嘻嘻的上前問道。姐姐。此刻天色已晚。你還不早點安息麼。萍姐聽着。也不發言。僅管一雙眼。白翻白翻的瞅他。把他弄得戰兢兢的。不敢出點聲息。歇了一會。萍姐纔說道。不害臊。

的一個人也不管是甚麼事。一味的弄出些禍來。叫別人替你陪小心。你到是安安逸逸的無事了。又蘆聽說。連忙就上前殷殷勤勤的。作了一個揖。說道。我的好姐姐呀。我的好姐姐呀。真個是可憐我的了不得。我就早早的料到了一面說。一面就往萍姐身上一坐。兩隻手就去將他的身子。緊緊的箍住。接着又向他腮上親了一個嘴兒。把萍姐越發急的暴跳起來。忙着將身子一掙。就把他推開一邊。罵道。這是甚麼事。這是甚麼事。你在着了魔了嗎。一個人要放重些纔好。還好無人看見。若是白天。還成甚麼樣了。你試自家想想。年紀也有了這樣大。還是邪皮濫臉的。就如得了神經病一般。難怪別人看不起。又蘆聽他說完。就接口答道。姐姐。你這個人。動不動就是這樣正經。你想。我纔回家。你就將我管的服服在地。把我一個人。冷清清的困在這裏。你既知道。我年紀不小了。就該體惜體惜我。纔是說着。又往萍姐身上一鑽。拿出那小孩子戀着乳母的脾性來。把他胸上。奶上。緊力的搓揉了一番。你想。一個年己及笄的女孩子。

已是水性楊花的時候。身體又是一個當陽發旺的。就如電氣着不得熱力一般。那能經得住男子的幾番磨擦。當下萍姐就按捺不住。霎時火氣上沖。把一副臉兒都弄得紅通通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只管半睜半閉的鎖他。又蘆見他這番光景。也就有點會意。須臾兩下方纔罷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透真情效英皇故事 處困境覓封侯前程

收拾一番。各自另行坐下。萍姐纔徐徐向又蘆說道。又蘆。我是不已經的已經了。只是未曾行過婚禮。當着人前。大家總要留點面子。我還有一件事。要全你說。一說你想。湘若妹妹。他的年紀也不小了。他也曾有許多人來提過的。因是他媽媽把他當作寶貝一般。不肯輕意應允。他的程度。是不待言的了。他家母女二人。在我們這裏。如此恩厚。你也是知道的了。就是這回辦喪的費用。也是他家籌過來的。前次你回來的次日。他過來。就拿了一封五十塊的光洋來了。

隨後又陸陸續續的送來。約計已有三百餘元之多。以後費用還正仰靠着他們的。你想他們這樣用情也並不是爲着我一人身上。不說你也是不知的。我所以遲遲不發表出來。也是爲着你太過輕浮。恐怕弄出事來。到了今兒也不能不對你說明了。就是那年他合我結拜的時。二人就立了一個效英皇的誓願。無論終要如何。都不能各事一夫的。這種事兒。從前舅母在的時候。我也曾隱隱的提過幾次。因爲舅母的意思。定要等你回家後。纔能發表的。不料以後接連就弄出這些事來。這回事已辦完。但孝服在身。一時也不便舉行。我不過預先告訴你一聲。使你也知道個感激人家的心事。又蘆聽到此處。登時就歡喜成甚麼似的。連忙向萍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說道。姐姐此舉。越發令我感激不盡了。我萬料不到。我又蘆死而復生的人。還有這天的豔福。消受。眞眞是夢想不到。……說着。把萍姐聽的都好笑起來。說道。你怕是瘋了。人家同你正正經經的說話。一陣子你又顛狂起來。做出那些邪僻樣子。怪討人厭的。

這一說。又纔把他說得規規矩矩的坐了下來。歇了一會。萍姐復又向他說道。這件事的。都是將來的事。如今還不是忙的時候。這回子事已辦畢。我想這個家中。弄的如懸磬一般。雖有他家照應。也不是件長事。陸續也要打個主意。做一點事兒纔好。一則湘若。明天也要回家去了。住在這裏。本來也是不便。你既知道了此事。以後也要放厚重些。他雖心裏明白。到底是個女孩家。面子上。却是過不去的。又蘆答道。姐姐。這事你儘管放寬心。就是至於做事一層。我心目中。已早就有點成竹了。那日我見報章。學反中。已有好幾個任命的命令。盡都是部長廳長等類的。我想。明春天氣。將這裏布置一二。還是北上一轉。諒來也不致無事。等我去了後。你還是合着湘若。再用一用功夫。或是尋個相當的學堂。再進去混一混。也免得一個人。寂寂寞寞的。萍姐道。此事是自然的了。先是湘若。也就全着我商量過的。橫豎家中的事。用不着你操心。你只管做你的事。時常通一通信罷了。說罷。二人又商量了一番。方纔分別。各自去安眠不提。到了

次日。湘若的媽媽也就打發人過來接着回去。接着收拾已畢。少不了又安慰萍姐一番。臨行又吊了幾點分別淚。那番姊妹依依不捨的情狀。却也實在可憐。這回又蘆見着就也大大方方的。不似從前的輕浮了。不知湘若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鄭家橋紅顏拜慈母 元宵夜淚眼餞郎君

臘鼓頻催。除夕易逝。轉瞬已是新年。滿街燈火。燐燐爆竹連聲。人間樂歲。自是一番熱鬧。惟又蘆則素門寂寂。觸景傷懷。一個未婚妻。淚眼相對。大有春色惱人之慨。尚幸食物一切。數日前湘若家也就料理過來。景像雖然淒涼。却也不至斷炊。寥寥煙火。尚可將年事應酬。過了三日。湘若的媽媽就遣人來接萍姐去。吃年飯。恰好萍姐也要過去拜年。於是就向又蘆說了。收拾一番。隨同來人。一直就往夏家來了。見了面。拜過了夏老太太。然後又與湘若萬福。湘若亦照式答禮畢。姊姊妹妹。少不了要寒暄幾句。這一回的親熱。又不曉得要叮嚀到

甚麼時候。叙了一會。接着萍姐就將又蘆進京的事。叙了出來。並說要接湘若過去。全他料理幾時。說畢。夏老太太也非常歡喜。湘若亦極力贊成。當下當過午膳。二人料理一番。辭了夏老太太。全着就回轉來了。說說講講。不覺又是元宵。又蘆的川資行李。已由萍湘姊妹兩個籌備妥當了。於是就擬定十六日起行。不免又到各處辭行一番。跟着卞崇仁先生。合他三伯父也送了程儀過來。還有萍姐二人的一般學友。也親自送了一些途中應用的食品。藥丹之類。過來。這日就把萍姐二人忙的應接不暇。留餐的留餐。待茶的待茶。耿耿亂了一日。到了黃昏月上。纔覺得漸漸的清淨。一刻歇了一會。簾捲夜影。窗透風清。蟾圓照耀如白日。正是二鼓時辰。萬家燈火連綴。歌舞昇平。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真個別有不夜天的景象。這裏萍姐也跟着備了幾件菓食。乘着良宵。要引湘若與又蘆餞行。霎時燭點觴開。三人見面之後。又蘆首坐他姊妹二人。左右陪坐。坐畢。少不了又要把盞推讓一番。這一番香豔酒席。究與別人的

歡樂大宴。另有分別也。你道爲何。原來萍姐當初之意。本擬席間。還有一番分別的話頭。屬付又蘆。就便介紹湘若。與他接洽。接洽橫豎是一家的人。將來他們兩下。也好通往信件。不料坐了下來。各有心事。三對眼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究竟不知從何處說起。把湘若望了一會。也急的發臊起來。弄得滿臉的香汗淋漓。橫身如火燒一般。連忙將頭低了下去。又用脚尖兒。在桌下去踢萍姐。似乎催他開口的意思。又蘆則默無一言。傻傻的望着萍姐。吃也不吃。少時只見萍姐的眼圈兒一紅。那淚珠就一個一個的滴了下來。又蘆也跟着哽咽起來。湘若也在扭着一邊的拭淚不止。這一來。就將好好的。一桌饞行酒。霎時變作悲泣場。這也難怪他們。還好又蘆想到。連忙收了淚。對萍姐說道。姐姐你的心事。我是早已知道的。你也不必傷心。我終是不辜負你罷了。萍姐聽着。又大哭起來。多久纔抽聲抖氣的哭着說道。我到此時。我也無別的話說。橫豎還有湘妹的事。你也該立點志兒。如今人情險詐。一個人在外面。隨事總要慎重。

那些無意識的舉動。是斷斷不可輕意附和的。這回也算是吃盡若干的苦楚了。前車之鑑。可爲寒心。說罷。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這時湘若也很爲難受。好像就有許多話說不出口的樣子。無奈又不得個開交。只好耐着羞容。半含半吐的向萍姐說道。姐姐。橫豎就是這些話了。翻來復去。再說也是說不盡的。大家也乏了。我們散席罷。明日還要早起的。又蘆乘着也接口道。正是的。姐姐也該養息養息去。湘妹也乏了。明兒再講罷。一面說。一面就下了坐位。湘若也就攜了萍姐的手兒。進房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三唱陽關驛 亭分手 重征遠道 逆旅留題

到了次晨起來。三人同着用了早餐。就將行李着人預先運出。於是又蘆纔到家堂上去拜別。不免又泣哭一番。然後又向萍姐辭別。轉而又向湘若作揖。接着又安慰了一番。這時三人的悲狀。自是不必細說。交代已畢。又蘆方纔動身。萍湘姊妹也跟着送到碼頭。正是臨行一把相思淚。當作珍珠贈故人。三人之

謂也。無何。陽關三疊。汽笛一聲。就如那無情寶劍飛來似的。霎時之間。就將一羣鴛鴦鳥。斬得東一個。西一個的。却也無可奈何。萍姐二人。也只得眼睜睜的望他去了。這一望。一直就望到人影滅。夕陽息。方纔垂頭喪氣的。蹺轉回來不提。這裏又蘆分袂之後。是一路上露宿風餐。關山却不易越。淒涼旅況。作客未免難堪。只見他借酒澆愁。逢旅塗壁。陸陸續續的寫來。已成數首律絕。第一次是。

旅居偶感七言二律。

風風雨雨動鄉思。泉濁出山悔後遲。萬里關河惟有夢。一生心事只餘癡。淒涼旅況孤燈伴。寂寞生涯一卷隨。幸有女嬃逢遠道。閒來對坐說兒時。

不堪黍稷話衰周。覆滅誰貽宗社憂。歌舞昇平巢幕燕。聲名顯赫沐冠猴。空悲往事成陳迹。枉自新亭泣楚囚。大國泱泱風未艾。可憐千古帝

王州。

第二次是。

月下感懷五言四首。

明月圓時好。愁懷何日消。家貧妻復病。世亂志常搖。歸夢隨江水。豪情付玉簫。夜深誰時伴。窗外竹蕭蕭。

隱几臨窗坐。愁多夜少眠。鐘聲搖古寺。月色浸寒泉。雲靜星流野。波平水透天。如何游子意。對此百憂煎。

潦倒心中事。星斜夜已闌。車聲農力苦。壁影客身單。樹密能遮苦。更深反覺寒。誰家愁似我。猶把七絃彈。

長夜不知苦。雞鳴已五更。拔來三尺劍。砍破百愁城。西去月將暗。東升日於明。披襟吞紫氣。吐納學長生。

第三次是。

過雞火界留題。又名鷄鳴關。

路入雞火界。行途戒備過。水聲穿石洞。雲氣擁山河。十里村烟少。千年古樹多。懷疑詢土著。知是殺人窩。

第四次是。

過雪山關留題。

來到雪山關。方知買道難。馬蹄侵鳥道。微雨溼征衫。舉目茫無物。回頭盡是山。莫云臨絕頂。高處易生寒。

第五次是。

海防題壁。

日坐江頭待放船。異鄉風雨夜如年。南蠻駛舌無人語。何處消愁聽管絃。

又有感。

過海穿山水陸便。縱橫都是法人權。諒山戰勝成和議。深恨當時相國癩。

又蘆走了數日。雖然途中艱苦。幸而順水張舫。車如電掣。不久也就到了京師。隨便尋了個普通的酒店。暫且安息不提。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噫堂堂政府出狐羣 吁赫赫偉人鑽狗洞

養息了兩天。少不了預先要修飾一番。換了一套灰鼠出風的褂袍。又了一副十八開的金絲眼鏡。霎時之間。面孔也就光亮起來。儼然一個得時的大偉人。這時又蘆的行裏。雖不十分充起。到也不似先前的窘迫了。到三日後。就雇了一架馬車。找了一個跟役。一直就往各機關去通刺一番。也該他要行運的時。那日晚上。跟着就有幾多人來回拜。一時店門前的車馬如雲。擁擠不開。把幾個茶房。都忙的如獐鹿一般。所來的客。內中有兩個。是他同盟的故交。從前也是生死相顧的人。一人姓魏。名銘。字竹勳。蜀省人。是日本法政畢業生。現充京

師地方檢察廳廳長。一人姓廖，名丞基，字大猷，粵省人。是前清優貢出身。現充將軍府秘書。三人相見之下，久違乍逢，歡喜自不待言。寒暄一番後，竹勳即說道：「蘆兄此次來京，一切情形，不說也是知道的。我兄弟已早就備着歡迎了。可是性不要忙。俟三五日後，由廖君在內中運動妥當，然後謁一謁總統，方可大猷即答道：「此事包管在兄弟身上。惟是現在京城情形，與後前大不相同了。無論何事，都非勢力不可。蘆兄初來，尙未得知。你我不是外人。我纔有說。如今是共和派的勢力，非常澎漲。國民黨則消滅的蹤跡都沒有一點了。順水推舟，是惟一無二的要訣。我輩爲着位置計，也不得不把方針掉了過來。據兄弟愚見，俟見了總統之後，由兄弟再向內秘書處游揚一二，就將蘆兄的程度經驗，及現在竭力反對民黨的話，鼓吹鼓吹，使他們在內中也出一點力。況且他們又是總統的心腹，還有一個顧問，是共和派的鉅子，在政府中，是一強有力的人物。此人最好戴高帽，又喜歡夤緣。近月以來，就有許多人見機去拜了他的門。

霎時之間。就有幾多放知事的。任僉事的。大則保勳位的。賞文虎嘉禾章的。却也不少。幸而他與兄弟也還相得。鄙意欲得蘆兄介紹與他。就是把他拜門也無礙事。不稍花一二千的元的贄饌。倘這裏一時籌措不及。橫豎有這般人在。諸事僅管放心。說至此處。竹勳登時就拍起案來。答道。廖君見地。真是高出我輩。況且這番熱心。便令人欽佩之至。惟又蘆則別有心腸。面上雖是陪着笑。口中雖是僅管唯唯的答應。心中則很爲納悶。不過他想的是。好好一個民國。如何弄出這些現象來了。把一個堂堂皇皇的政府。當作了狗洞一般似的。我又蘆從前是甚麼宗旨。如今也叫我翻了過來。無論對海外一般人物不住。就是撫心自問。却也不忍。又想到魏廖二人。從前志愿何等堅固。愛國如何血心。屢屢要改革政治。掃除前清種種弊病。纔轉眼間。他們也變了宗旨。真是利祿薰心。這話不錯。又想到天地間。甚麼叫做公理。甚麼叫做良心。有勢力的。就是偉人。無勢力的。就連飯都沒有吃的。你想這個民國。都是一般民黨中。若干頭顱。

換了過來。不曉得犧牲了幾百萬生靈。如今苦的在那裏。就是那些白骨如山。妻孥乞丐的。那裏見有個人出來撫恤撫恤。間或有幾個後人有勢力的。還見有點子甚麼追悼會。恤賞費。大則鑄銅像。謚封贈。那都是他們費了若干運動手腕。纔有這點希望。不然。現在聲名嚇嚇。居高位置的人。都是些前清官僚。現享其福的。他僅管攢他的腰包。鏟他的地皮。他還有甚麼良心來顧及你。甚至見你這般人物。都把你當作暴烈分子看待。還贈你一個亂黨的徽號出來。逐日的不是安些字樣捉拿你。就是放些偵探調查你。把你弄的逃亡的逃亡。冤死的冤死。這種慘酷身段。暗無天日。你又把他其奈何哉。就是我又蘆個人。捨生赴死。弄的家敗人亡。誰又望你一望。這樣看來。還是他兩個有見識。不是知心。他們也萬萬不能如此對待。還算他們有點良心。不忘故交的事。到如今。我還有甚麼宗旨。不宗旨。不免也趨附着他們些。落得幾天的幸福享享。想罷。一時就歡喜起來。接着就向他們獻了若干殷勤。說了多少的奉承話。看看天色。

已晚。魏廖二人就告辭走了。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叙來。

第十七回 狐臭氣醜氣脂粉氣 燕語聲嬌聲錯繻聲

又蘆會過魏廖之後。接連就有好些人。與他接風的。洗塵的。也有邀他遊玩名勝的。內中也有好多闊達人物陪着。甚麼銀行總辦。甚麼報館主筆。甚麼機關的次長。甚麼總長的公子。真是花天酒地。熱鬧非常。不上幾日。交遊也就很寬。地方也就熟悉起來。於是他也就花了幾桌酒席。請着一般人酬答。酬答漸漸的。麻雀場中。茶圍地方。少不了也要應酬應酬。到了此步。莫說長安風景。得了一個飽餐。就是八大胡同。也就結識了好些名妓。只是一件。他這一個人的平生癖嗜。與別人大不相同。無論到甚麼地方。他心中所注意的事。只是美色。這一次到京師以來。雅然耍了好多堂子。賞鑑了幾多姑娘。但是內中如意的。似覺很少。不是一味脂粉氣習。就是一般青樓舉動。要想像他萍姐湘若。那樣天然姿態。處處留情的人。真是不可多得。往往一到晚上歸來。一個人就在房中。

踱來踱去的揣想。有時又自言自語的說起話來道。京師這個地方。在中國也算是極繁華的了。甚麼六朝金粉。北地胭脂。在前人也就把他推爲首窟書不勝書的。誇個不了。怎麼此次看來。却也不甚希罕。難道前輩人的眼光。不及後人呢。是天地山水精靈之氣。被前輩產吸盡了。不肯留一點兒。與後人飽一飽眼福不成。說着。忽又把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唸了又唸。總要弄到電燈熄。曉雞鳴。方纔隨便睡了下來。一日早晨修來。忽然接了一個電話。說是甚麼堂子裏的某姑娘做生日。要請他去碰和。他就想了一想。隨便用過了早膳。就在床上靠着。等了幾個時辰。然後又把那時計掏了出來一看。見那秒針。剛剛走到二點二十分上。連忙就把箱子打開。取了一套時新衣服出來換過。又對着鏡裏照了一照。拿了一支雪茄烟含在口內。坐了一架馬車。一直就由胡同裏來。到了一家門首。下了車。拿出那八股似的步。昂然大方的踱了進去。剛到二重門首。就有幾個娘役。客來客來的叫了幾聲。只聽裏面環珮

叮噹。燕語鶯聲的一陣亂將起來。馬上就跳出幾個姑娘來。笑嘻嘻的說道。好呀。這個時候纔來。人家都等得不耐煩了。一面說着。一面就你一推我一拉的。把他拖了進去。到了一間房內。只見上面坐着三四個人談笑。見他進來。衆人就轟亂起來。接着就有一人上前把他肩膀一拍。說道。該罰。該罰。你道何人。原來就是甚麼總長的公子。名薛範卿者。當下坐了下來。挨次招呼一番。大概都是認識的朋友。不必細說。於是衆人就齊聲說道。又蘆。今天是雅僊的生日。我們應該早到纔是。你違了命令。應要如何議罰。又蘆接口道。橫豎一抬酒原諒我罷了。說着。就有一個姑娘名月僊者。上前插口道。酒是逐日吃的。用不着罰。你愛吃酒。今天就罰你吃一打白蘭地。兩斤紹興。還要跪一柱香。等我們看完四圈麻雀。纔准起來。話猶未了。把一屋裏的人都笑得甚麼似的。隨後又有一人說道。這個議罰都不洽當。我想跪香也未免太苛。吃酒的又要多花鈔。橫豎我們這裏醋罈子。還多着的不若請他吃碗幾醋罷了。月僊就接口道。曼仙你

又在溜嘴了。你說你不是醋罈子。你只提防着些。馬上就要你吃個精光。旁邊又有一個愛仙說道。何必馬上。他今日苦苦的幫着史老爺。他就不是吃了醋麼。說着。曼仙就急的了不得。跟着就要過去撕他的嘴。還好一般人攔住。不會過去。你道這曼仙是個甚麼人物。待作者且由下回將他來歷一叙呵。

第十八回 唱謔譏乍然逢知己 鬧花壽初次結美緣

原來這裏堂主姓謝。是東城最著名的謝流氓。他家原有姑娘三個。一名月僮。一名愛仙。一名隆仙。雅仙卽這堂內的紅牌。與薛範卿是有一年多的交情。其次則月愛二人。後又在揚州買了曼仙。共成四人。這曼仙的先世姓金。是個書香世家。他也曾進個兩年學堂。惟文理不大精通。後因他長兄名耀如者。充當鎮署書記。與民黨反對。辛亥起義。一家人就死於革軍手中。只有曼仙逃脫。事後無從歸落。就被一個下家收留。這個下家。又是一個貪而無厭的人。見他姿容娟秀。就把他當作一顆錢樹子。苦苦逼他學習彈唱。不上幾月。他也就精工。

絲竹而且喉音清潤。每一侑觴闔座爲之傾倒。餘外他還有最特色之一件。是琵琶。同一齣李陵碑。是各名劇家所不及之處。每每聽他唱到我的兒。你緣何頭戴貂翎那句。他把那子絃高高調起。和着那嗓子。連串出幾個你你你的字樣來。就如那月宮裏的洞簫。遠遠由烟雲中穿了出來似的。不卽不離。異常哀豔。真有令人聞之。莫不神飛色舞。就是汪譚二派。亦不能描摹萬一。只是他那性格乖僻。差不多的客人。他總不願應酬。又不歡喜裝飾。每日蹙額蓬頭的悶着。那下家見他不善招攬生意。就把他八百塊錢。賣到這謝家來了。到了這裏。他也是抑抑鬱鬱的過日。屈指已有一年。他連一個相好都不曾搭上。所以京中一般登徒子。只曉得有雅仙諸人。並未曾注意到他身上。這日合該有點緣法。偏偏他要攏來插嘴。當時又蘆就把他細心一看。只見他慵鬟亂挽。眉眼橫黛。身材清瘦。而香澤可掬。着體純是布棉。形容極其黯淡。並無釵鈿脂粉。舉止處處留情。望着也就默了一會。周旋之間。又與他做了好幾個憐惜的手腕出。

來。曼仙也微微有點會意。却是不大露出形迹。少時。大家用過點心。說笑了一會。就高高興興的起來。要又麻雀。霎時之間。那邊月仙。愛仙。兩個。就同那幾個客看起來了。這裏一場。只有範卿。又蘆仙。三人。還少一人。這是曼仙。是到房內。渴睡去了。還是又蘆想起。就親自尋到他房中。把他苦苦的逼了出來。方纔够數。接連就摸了風位。雅仙上坐。範卿在他下手。曼仙對坐。又蘆是北風。登時四個人。就叉了起來。不上一個時辰。也就看了三圈多。但未有些麼大輸贏。這一副輪到曼仙的莊。纔一起牌。隨手就拿了八九張萬子。還有幾張筒子。風頭他心中也就懷了一個三翻的主意。接連就將幾張雜牌。打了出去。隨後又摸了一張九萬。他先就有一張九萬。於是就開一個暗幹。跟着雅仙打出一張七萬。他又碰了。這時。手中還有一搭四五六萬。一張二萬。三張一萬。是單吊二萬。同三萬的邊張。後又摸了一張一萬。他就想了一想。若再開一個暗幹。三翻下地。大家又不肯打了。不開暗幹。二三萬又未見面。又看一看。又蘆所打出的牌。

盡都是筒子索子等類。心中就有幾分疑惑。必定是他捏起的了。果然不出所料。又蘆手中是兩張二萬一坎三萬。曼仙就想了一個主意。用脚尖兒在桌下踢了他三下。眼角兒又鎖了他一眼。連忙就將一張一萬打了出去。又蘆也就會意。假意就吃起一個一二三萬的搭子來。乘着就撒了一張三萬。打與他。纔一打出。範卿就鼓燥起來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們兩個勾起來。打我們了。這樣我則不答應。又蘆道。我吃他的一萬。我手中還多着三萬。不打他。叫我打那一張。況且他纔放有兩放萬字下地。難道我就知道他是一色萬字不成。說着。雅仙就趕忙來清查。又蘆的牌。纔略一看。就開口說道。你看他手中是一對二萬。一坎三萬。如何這樣吃法。又撒了一張三萬打去。明明是護着他了。範卿又說道。又蘆。你到善會暗中拍馬屁。拿我們替你挑大刀。如此手腕。妨害社會不淺。這回是應要開正式談判的。曼仙就笑說道。我纔和一付。你們就心不甘起來。下一牌。也叫他打一張把你吃。就完事了。雅仙就答道。他還不有修來的。史

老爺肯打他吃嗎。又蘆又指着雅仙說道。你莫吵。少不了你上也要奉敬一張的。雅仙答道。打我吃一張。到是小事。你莫打錯了。把那醋罈子打破。那就會惹出禍來的。話猶未完。把曼仙就急的了不得。說道。雅仙。今天你以爲有了護符。我就不敢撕你的嘴嗎。一面說。一面就要撲了過去。還好被又蘆把他緊緊的抱住。暗中又把他胯上捏了一捏。曼仙也不做聲。只拿眼睛兒瞪了他一下。大家鬧了一會。已是擺檯時候。也就收了場了。須臾酒席已備。各人序了座位。這日本是雅仙的生日。範卿作東。原擬清談一日。只邀了幾個知己朋友。並未驚動外客。所以外局也就未叫。單是小姊妹幾人陪着團坐。大家就將首座讓了雅仙。雅仙苦苦不肯。還是範卿見逼不住。對他說了一番。方纔坐下。曼仙也就捱了又蘆連座。接連就把盞的把盞。猜拳的猜拳。鬧了一番。大家又要逼他姊妹唱曲。雅仙也就不甚推辭。自己先就唱了幾句二簧。接連愛仙唱了一齣賣馬。月仙唱了一個四季相思。這回輪到曼仙。他就推辭起來。說道。我纔冒了

寒。嗓子委實掙不出來。大家原諒我罷。明日我多唱幾句。就是衆人那裏肯答應。你一言。我一語的。強逼着他。把個曼仙就急得甚麼似的。又蘆也在替他告饒。饒。卿乘著。就存了一個報復的主意。說道。我看又蘆也太可憐了。這樣的替你下氣。姑念着他的面上。免了唱。只要你將這一桌的坐杯。喝個精光。就無事了。那愛仙乘著。也要報復。接連就說道。這樣吃酒。到是把他便宜了。今日裏。他把我們一般人都糟蹋過來。就將他罵的話。酬謝他。叫他做個實行吃醋。當面獻一獻醜兒。以後他纔不敢溜嘴的。說着。就把衆人聽的大笑起來。那裏雅仙。跟着篇去。將掉上的幾個醋碟。拚着一碗。要拿來灌他。曼仙見勢頭不好。連忙就告饒。說道。罷了罷了。我見你們怕了。我還是唱罷。這一說。衆人纔坐了下去。聽他唱曲。只見他慢慢將琵琶拿了過來。一面彈着。一面就唱了幾句打趣人的話兒道。

良家子。太多情。錯把青樓當美人。傾囊倒篋不吝惜。祇緣一笑值千金。

值千金。意欣欣。債臺築起高於城。夏葛冬裘都典盡。聲聲還要嫁郎君。嫁郎君。似可行。祇怕女兒難歸真。果然飽暖不知足。前門送客後門迎。後門迎。笑語頻。忽逢前客打轉身。三面相看惟有笑。房中打爛醋纒聲。醋纒聲。臭難聞。不得不已來調停。任他情誼深如海。露水姻緣總不親。總不親。遂離分。昔年眼淚化灰塵。流水落花春去也。幸負俺家一片心。唱罷。大家又鼓噪起來。說道。這還了得。他把我們人人都罵過來了。那月仙又跟着說道。這個溜嘴。不制服。他他總不依。一面說。一面就跳了出來。雅仙愛仙也接着七手八腳的去按他。他就趕忙鑽在又蘆懷中。幾個人花簇簇的亂作一團。把一個屋裏。都咆哮得轟天似的。終歸還是又蘆替他解圍。說道。好姑娘。好姑娘。他是病奄奄的人。也該可憐可憐。他待我將那碗醋替他吃了。與你們陪罪罷。一面說。一面就將那碗醋拿了過來。咕嚕嚕的一口。就灌下腹內去了。登是就把一些人。笑得彎作腰兒的。也有捧看肚子的。也有眼睛中流出淚來。

的也有。倒在坑上的也有。連曼仙也笑得氣喘喘的。話都說不出來。鬧了一陣。不覺已是一點多鐘。衆人就要告辭。範卿送出客後。仍舊在雅仙處住了。這裏又蘆。又向曼仙附着耳。唧唧噥噥的說了一會。不知說些甚麼。說畢。纔上了馬車。回寓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真好興頭升官發財 奈何晦氣接電失火

次日。雅仙還席。大家一樂了一天。到了此刻。又蘆與曼仙的感情。漸漸的也就結深了。不上數日。又蘆的差事。也運動的有點妥當。那邊廖大猷也替他介紹。拜了某顧問的門。又引他見過了總統。說他是日本甚麼銀行專門畢業。一切預算。決算。簿記之學。及經濟上的智識。頗有經驗。馬上也就放他一個財政部的科長。接連又兼了交通部的一個交際差事。陸續也就相熟了。幾國的洋人。暗中就與他們借了幾十萬佛郎。立了一個辦礦的公司。大概隱隱的。也許了他們幾處的礦產。只是未曾發表出來。一時之間。金融上。也就不現恐慌。手腕

也就敏捷起來。心思也就靈巧起來。真是時來運轉。愚頑也會伶俐。鬼鬼崇崇的鑽營。就將一個政府。弄出了若干虐民的政策出來。今日又是甚麼稅。驗契。附加稅。明日又是甚麼煙酒牌照。歸官辦。還有甚麼儲蓄。甚麼公債。甚麼印花稅。書不勝書的行了若干。也不管一般百姓怨恨他。幾多的報紙咒罵他。他只裝作不見不聞。一味的去籌畫事業。你看這樣一個人。是不是摧殘民國的蝥賊。應爲一般社會上所不齒。詎知還有幾多鮮廉寡恥之輩。去阿附着他的。不是求他買缺荐事。就是託他挪款設法。真是賓客如雲。人夫驕馬。絡繹不絕。把一個又蘆捧的如神怪一般。耿耿忙了許多日子。這日正在辦公室內披閱文牘。忽然那電鈴噹噹的響了起來。他就忙着上前拿了電機。湊在耳上。只聽機內。

說道。你是誰人。

又蘆答道。我史科長。你是那裏。

機內道。哦。你就是史老爺麼。我曼仙也。

又蘆道。哦。哦。你是曼仙。我還正要問你的。我聞得你病了。可好些麼。

曼仙道。可不是。我正病着呢。你這幾日。連影兒都不見一點。我苦苦把你望成甚麼似的。偏偏前兒受了暑。一連睡了好多天。這屋裏。又是些狼心狗肺的人。全然沒個人問你一聲。還好。今天又覺得撐持得住些。

又蘆道。該死該死。我的不是。我的不是。這幾日。我也不知爲着些甚麼事。把個身子。忙的分不過來。所以就沒有來看你。你今兒還在吃藥麼。

曼仙道。你再不要提吃藥的事罷。提起來怪傷心人的。你若不空則已。倘無事。午後過來一談。

又蘆道。是是。是我馬上就要過來的。說完。多久不見回答。蓋電話線已斷矣。

當下又蘆就將電機放好。氣悶悶的走到椅上坐了。說了兩聲異麼。紅顏薄命。的話。又嘆了幾口氣。接着就歎歎的想了半天。正在出神。忽然聞着一股糊臭。

味。直冲冲的往鼻內鑽了進來。那煙子他騰騰的薰到上面。纔把他驚了一跳。忙着往下一看。只見膝面上。上了袍子。已經燒了碗大的一個洞了。你道是甚麼緣故。原來又蘆接電話之時。手中先就拿了一支雪茄吃着。到了回轉。他仍將那支點燃的雪茄。拿在手內。一時胡思亂想起來。也就不提防那支雪茄。是撲在膝上的。他身上。又是穿着一件摹本緞面蓮花瓣的狐裘。所以最易燃火。這一看見。只好叫了幾聲晦氣。晦氣。忙着又將火兒揉熄。脫了下來。重新另取了一套。換上。看看壁上的掛鐘。已是二點多了。趕着就由曼仙處來了。不知兩下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白摺扇雅題風月句 雪濤箋勉和豔情詩

又蘆到了房內。只見曼仙正在睡鄉。接着就上前將他喚醒。只見他懶懶的坐了起來。額角上微微的現在了一點紅。色香汗亦淋淋漓滴。個不住。頭髮也蓬鬆。鬆的未梳。手中拿着一塊白絲帕子。蒙在眼上。亂揉。格外現出一種半含半吐

的嬌豔出來。較之前幾次見時。還覺可愛。又蘆一時就忘了形了。乘着就忍不住的叫起來道。阿呀。好一幅海棠春睡圖呀。說至此。曼仙就嗤的一笑。又瞟了他一眼。漫漫纔踱下床來。也不出聲。也不招呼他坐。坐獨自往外就走。剛剛到門。那娘役就抬了一盆水進來。他就走過去。親自擰了一把遞與又蘆。自己也擰了一把。拭了幾拭臉。又照了一番鏡子。又把頭髮整了一整。復又泡了兩碗龍井。放在桌上。方纔坐了下來。冷冷的說道。怎麼你就來了。又蘆道。我早早慌着就要來的。因爲些冤孽事件絆住。曼仙就說道。我也是這樣說。你這回也。不知是要往那裏去的。偏偏又礙着我那電話面上。所以不能不勉強過來。說着。又蹙着眉的望了他一眼。又蘆聽說。登時就急的站了起來。詛聲發咒的說道。真真冤死我也。我那一時不把你記罣着。這回子也不知放着若干事兒不做。熱心熱肝的跑來。你不說好。也還罷了。還到反拿些冰冷的話語來侵人。我若是稍有點不好的心腸。霎時我就不得。剛說到此。曼仙趕忙就將他扯了坐。

下。一隻手就去抿着他的嘴。不容他往下說出。一面又發下笑臉來。向他說道。你真真成了個書獃子了。人家纔說句頑話。你就認真起來。急的甚麼似的一面又在他胸上揉了幾揉。又向他腮上了親一個嘴。又說道。我的乖乖。你不要氣。我把一碗香茶與你喝。說着就往桌上拿了一碗茶。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後就送在他嘴邊。把又蘆忙的都好笑起來。連忙就在他手中。喝了一口。說道。這纔是話。也不枉我又蘆費了一片苦心。一面說。一面又去翻他的枕上。見裏面擱着一本甚麼隨園詩話。趕着就拿起一看。叫道。阿呀。我到不料你有這種學問。真真令人可敬。說着。曼仙就劈手一奪。搶了過來。往桌上一丟。說道。甚麼學問。你又在糟蹋人家了。又蘆接口道。這又何苦呢。作詩也是件讀書人的風流雅事。我從前都做過來的。況且你們女孩家。也是不易得的。曼仙就道。人家何曾會做詩。不過悶着無事。悄悄的借他開開心兒罷了。到是你會做詩。乘着今天清淨。我到要領教領教的。說完。就去打開抽屜。拿一付筆墨來。將墨磨

了一磨。又拿了一把象牙骨的白摺扇子。逼着要叫他做詩寫上。又蘆見逼不過。只得坐攏桌來。拿起筆。想了一想。就在扇面上寫了兩首絕句。寫完。就遞與曼仙說道。我多久不工此道了。這是在你面前。纔肯獻醜的。曼仙接着。一看。見上面寫着是行書趙字詩是。

淡若梨花瘦若梅。麝蘭細語笑微開。癡情只爲嬌無力。懶把清香透出來。
慵鬟亂挽翠鈿輕。乍擗腰兒手未盈。卸罷殘粧魂欲斷。卿須憐我我憐卿。
落處還寫了一個款兒是。

曼仙可人索粲。

味香生戲筆。

幾個字。曼仙看完。就急急的稱贊道。好筆墨。好筆墨。又恰當。又風雅。又爽脫。真是名士說着。又猷猷的看了一會。纔把他收貯起來。那時又蘆也就要想試他一試。再三逼他和韻。曼仙就道。你是在爲難人了。你見我幾時會做過詩。就是那幾本破書。雖然時時去看看。也不過是略懂得點意味。內中有些深奧的。

我連看都看不下去的。又蘆道。這也無甚礙事。縱然做來不好。橫豎是我兩個曉得。況且又不是將他拿去登報。何必怕臊如此。曼仙想了一會。就說道。那我就要你到床上去靠着。不許你在旁窺視。等我做好。再請你改政。我就答應了。又蘆聽說。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就讓他自往床上去靠了。只見他拿了筆。撲在案上。尋思了一陣。又徐徐的寫了一會。方纔說道。做完了。你過來看罷。又蘆就忙着過來。春是一幅雪濤箋。寫着一筆九成宮的工楷。也還秀健。上面幾行是。

勉步原韻二絕。

玉骨冰心一樹梅。風風雨雨不曾開。叮嚀花使須勤力。耐到春紅吐豔來。
如燕人兒何太輕。晚粧恆自淚盈盈。爲郎憔悴無顏色。午夢頻聞喚可卿。
右拙詠。聊以效顰。繕乞。

蘆君斧政。

病兒吮筆。

又蘆一看。登時就着驚起來。叫道。妙絕妙絕。意味含蓄又深。落筆又瀟灑不凡。我早也就有些疑惑。你總不肯露出形迹。幾乎使我當面錯過。話猶未完。曼仙就一把搶了過去。幾揉幾揉的。就將他扯爲粉碎。又蘆也把他沒法。只好隨他罷了。當下二人又用了一點點心。拭了面。曼仙就有點疲倦的樣子。要去略靠一靠。又蘆也不煩擾他。獨自走走往桌上。拿了一本名媛詩。靠在椅上翻看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呈怪兆泣斷琵琶絃 赴鵲橋歡聯琴瑟韻

又蘆看了一會。忽然又翻出一幅詩箋來。只見上面寫着是。

戲擬閨情四首。

何日鴛鴦交頸眠。郎情女意兩堪憐。天河咫尺橋誰搭。情似河流恨似天。思郎日日望郎來。郎若來時笑臉開。及見郎來羞滿面。低頭不語意徘徊。男女多情總是魔。春情暗暗奈愁何。老天不諒人心苦。倒倒顛顛反復多。

一諾千金信守堅。此身業已許高賢。任他風浪翻滄海。花燭光中不二天。看完心中就羨豔不絕。再細一看。墨漬猶新。知是作纔不久。又看看曼仙。是已經睡熟了。他就一時高興起來。隨筆又往下續了幾首是。

小姑十五正風流。買入青樓自不由。多少愁懷難盡白。兩行清淚夜悠悠。豔若桃花對曉妝。如何清冷似冰霜。祇因折柳攀花者。盡是人間薄倖郎。阿母逢迎祇愛鈔。者番心事有誰憐。客來不盡皆名士。低首聲聲暗叫天。落花流水逐春波。柳絮隨風可奈何。觸景傷情無限恨。笑容常少戚常多。寫罷。看了一看。仍舊將他放好。就站了起來。四處遊覽一番。方一抬頭。忽見壁上掛着一抱琵琶。隨手就將他取了下來。坐在一旁。僅弄。這時曼仙已經醒了。也不出聲。偷偷的僅在看着他。看了一會。還未見他彈出一句來。看看不過。又好笑。又好氣。就忍不住向他說道。我只疑你是精工此道的。不料弄了半天。還是一個門外漢。拿來我把你一調聽聽罷。原來又蘆是不工音樂的人。因為渴慕。

曼仙的彈唱。又見他屢屢不肯。到了這時。突然又覺心癢起來。只是不便開口。故意在旁邊亂弄。引誘他的高興。恰好計如人愿。曼仙果然也就歡喜。又蘆聽說。趕忙就送了過去。另自坐在一旁。靜悄悄的聽着。只見他接過來後。不慌不忙。把琵琶上的絃線吊起。和了工尺。喝了一口茶。纔徐徐的彈了起來。口中跟着唱了一曲十八摸。又唱了幾句打棍出箱。剛剛唱到棒打鴛鴦兩離分那句。那嗓子就覺得叫高了些。琵琶的聲音跟不過來。錚的一聲。就把絃線斷爲兩節。接着。曼仙就歎了一下。臉上的神色。也跟着慘綠起來。那口中的氣兒。也由不得的喘個不住。又蘆就忙着上前。將他琵琶接過來。照舊掛好。又拿了一杯茶。喂與他喝。又替他拭了一回汗。後纔向他說道。真好聲手。真好聲手。我又蘆過了半生。纔算是今天領略過的。可是把你辛苦了。曼仙道。這也不算甚麼。而且多久不有弄了。到底嗓子換不過來。又蘆道。像這樣。也就很在驚人了。方纔我想起一付對兒來。到是要寫贈你的。曼仙道。你這回又高興起來也好。我那

裏還剩着一點高麗紙。那你就隨便寫着罷。說着。一面就去拿了紙來。裁作兩半。又把墨重新磨了一磨。又檢了一支半大的提淨洋毫遞與他。又替他按着紙。只見他寫了一副碗大的米海嶽行書是。

此曲只應天上有。

斯人莫道世間無。

兩句成語。又落了一個款兒。上隻是

曼僊校書補壁。

下隻是

味香生書贈。

寫完。曼仙看了。說道。這兩句話。我那裏够得上。你也不管別人看着。要笑話我呢。又蘆道。據我說。這兩句話。是前人替你留下的了。除了你。世界間也真沒有一人够得上。說的把曼仙都笑起來。二人坐了一會。又蘆又想起來問道。曼仙。

我看你這個人。品格又不凡。氣宇又高出人上。我多早就想和你清談一日。問問你的來歷。還好。今天時候尚早。又無別人。你不妨同我講一講。話猶未完。只見曼仙眼圈兒一紅。嘆了一口氣。跟着就把身子往床上一倒。把個頭就往裏面一鑽。連聲息都沒有一點了。又蘆看着此番光景。當下就知道出言孟浪。勾起他的心事來了。趕緊上前去溫存他。只見他滿臉淚痕。把杭帕都滴濕了一大塊。接連就安慰他道。這是我失了口。你別多心。着一個人。也要保重保重身體。纔好。何苦動不動就尋起煩惱來。一面說一面又替他拭淚。正在忙得不了。外面忽然叫了一聲。史老爺接電話。又蘆就趕着出去。隔了一會。纔蹇進來。向他說道。你看。我原要全你多談點心的。偏偏部裏又有事了。曼仙就接口道。那你就去罷。又蘆聽說就想要走。忽又見他默默的望着。眼淚還是忍不住的吊了下來。好像要有幾多話。說不出口的神情。只得又勉強停了一刻。說道。你耐心點。橫豎明一早我就道來的。說畢。纔走了回來。這日晚上。本是要有若干事。

伴去應酬人。因爲想起日裏曼仙那番情狀來，就將應事的關念打斷。一夜的只是悶着尋思，苦苦要想把他救出火坑，隨後又想到萍姐湘若的身上來，不免又悲涕一番。贖身之事，就覺得有些礙手，只得漫漫再設法子罷了。過了幾日，他總沒有甚麼言詞對付曼仙。曼仙也就不便開口。雖然時不時又會面一次，彼此不過暗中留情，心心相印而已。後來還是雅仙看出，心中就起了一個替他撮合的關會。然又不好下手，於是就託了範卿設法，要他作個介紹。那範卿是個風流人物，慣熟此道的。當下就滿口應承，花了乃一桌酒席，假意請作又蘆來耍。酒席之間，他就當作蘆曼二人，將那做媒的話說了出來。又蘆見面，上不好推諉，也就假意道謝了他。惟曼仙則羞的滿臉通紅，趕忙將頭低下，不發一言。這裏愛仙諸人，是你贊成一句，我慫恿一語的，說說笑笑，霎時就把一個又蘆，趁着酒興，大加發起歡來。又兼曼仙暗地也做了幾個手式，把他似乎叫他應承的樣兒。那旁範卿，趕着就替他掬了四百元的兩張交通紙幣出來。

又替他開了一個什物單子。遞與男擲子。跟着去辦。不一點鐘的功夫。也就辦了許多的粧飾物品。及時新衣料。西式器具等類進來。這邊姊妹娘役。各項人等。也就趁着過來。與他賀喜的賀喜。帮着曼仙。粧飾的粧飾。重新又換過了一桌酒席。大家鬧了一番。也是十二點多鐘。範卿有事就辭了回去。又蘆也就住了下來。這一番楚王雲夢。雖不比張敞畫眉。然二八處女。名士風流。巫山乍會。飛霞落英。也算是青樓中從未經過第一次唯一無二之梳櫳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獻美計賺得優差事 遺翠花引迷羨豔心

正是枯腸難搜。看筆不易。這一回。又從那裏結題嗎。慢着。作者還有一段奇事。暫且將他寫出。擾一擾諸君之清聽呵。自我國光復以來。人浮於事。一般人的做官心理。却也發達。莫說現在的官僚派。及新進人物。有此觀念。就是那些留學海外。早已破除做官希望的學生。也陸陸續續的連袂歸來。幾乎把個京師

地方弄成了人滿之患。至於鑽營之方法。真是無奇不有。這時有個學生。姓名冠侯。係由美國歸來者。住京已有四五個月。腰囊亦頗充足。本擬弄點優差。做幾天榮耀。偉人。無如總不湊巧。那時他也打了一個主意。非常怪誕。并不
要甚麼介紹。鑽甚麼門路。只管在美色中行事。便可做一個大大的官兒。於是
逐日的就往花界裏去逛。選了若干名妓。都不稱職。恰好聞得一個女伶。是京
津滬漢一帶的翹楚人物。他就花了若干金錢。把他相與上了。後又用了幾萬
銀子。把他買了過來。過了幾月。他又聽得這女伶。是從前總統的某公子。會注
意過來的。也曾花過幾十萬銀子。只是未曾納了他。這一聽得。那心計就發現
出來。馬上就將這女伶送了過去。果然不出所料。不上一月。就得了一個師長
的優差。又保了一個甚麼勳位。偏偏事有湊巧。合該這女伶。命中是吃千家飯
的。他當初未從良以前。也就名震一時。每一演劇。真個是滿園爲之擁擠不開。
那時又蘆。還在未有差事。時常的也就去觀他演劇。往往到了曲終人不見的。

時候。究無一次不神癡夢想的。將他映入腦筋。作者還記得他題詩四絕是。

昨夜縱台小謫仙。霓裳舞罷黛螺偏。阿儂不信天孫巧。豔說人間巧奪天。
香風吹送紫雲來。檀板金箏樂府開。唱到玉簪聲咽處。鷓鴣笑語斷猿哀。
歌樓舞榭度芳年。生小嬌憨亦自憐。夜半歸途車影並。一彎涼月壓香肩。
不唱旗亭畫壁歌。相思一副淚痕多。韓生臥病張生惱。祇爲人間有絳河。
有一晚。值這女伶演遺翠花。又蘆就打早的去買好坐位。又邀了三四個同病的朋友。還未到六點鐘時辰。幾個人就慌慌忙忙的來到園中候着。默默的坐了大半天。好容易纔見開了戲。一時間就歡喜起來。以爲門簾一掀。那女伶就跳了出來似的。不料首一齣。是貴倖卿的瓊林宴。他就以爲大失所望。又僅僅的望着第二齣。不料二齣又是孫菊仙的浣沙計。他心中越發的暴躁起來。到了第三齣。又是朱素雲的白門樓。把他心中霎時就如冷水澆來一般。連忙把節低了下去。看也不耐看了。接連又演了幾齣。甚麼蓋叫天的四杰村。天娥旦。

的燒骨記。還有小叫天的鳳鳴關。都是些著名拿手好戲。他也是不望一眼。有時一般人在喝彩叫好。越發把他汗都急出來。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道。這種討厭的戲。還要叫好。假如看到遺翠花。我恐怕你那喉管都會叫破了的。你看他這迷法。真真令人好笑。還好。盼來盼去。那齣遺翠花。也就發現了。當下就把他喜歡得了不得。趕緊就把一個頭顱。直直的豎得多高。一對眼兒。就圓睜睜的望在戲臺上。只見那女伶剛一出門。就微微的笑了一笑。接着。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秋波。又在臺下一瞟。霎時之間。就把一間戲園。轟動起來。就如那半夜裏大海中的輪船。突然被碼頭上的瞭遠鏡。趁着電光。射了一下似的。把一般戲迷的心兒臉兒。都亮了過來。至於蘆則更說不出的發狂起來。那靈魂兒。也不知多早就被他吸到臺上去了。定了一會。又纔必恭必敬的看他唱演。剛剛看到下書那節。就見他做出許多妖豔的姿態出來。一時戲臺下喝彩的聲如雷轟一般。陸續聲歇。又蘆還在一個人好好好的叫不絕口。不惟一般人

望看他笑。連那女伶都引了笑的唱不出來。接着這曲戲也就要完工。那女伶也就鎖了他一眼。方纔走進房去。須臾戲畢人散。他就以爲這女伶有意於他。趕着到園門去等候着。果然不一刻鐘。這女伶也就卸了裝。隨着幾個跟役。走了出來。坐了一架東洋車。往前就走。他也連忙跳上了車。跟着趕來。把他送到住屋門口。見他進了去。關了門。纔快快的轉身回店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惜騷貨兒落花流水 恨沙叱利攬軟困紅

這晚歸來。又蘆的苦心。也就很爲不了。接連就七想方。入設法的。也不知花了許多錢。連給了若干朋友。方纔得與這女伶坐談過幾次。過了些日。跟着就有差事出來。公務忙迫。是不待言。後又因爲遇了曼仙。纔將這迷女伶的心思。漸漸的冷落一點。你道這個女伶是誰。就是當年丹桂茶園內。演第一齣拿手好戲。關王廟著名最優等的賽文君也。其先世是姑蘇人家。甚貧。父母爲傭度日。

生他之夕。有異徵。到六七歲上。父母相繼亡故。無所依靠。爲里中惡少收養。善自妝束。修容聽人歌唱。就能領悟一切。惡少亦憐惜他。不使他操苦作。却也奇怪。他自幼就嬌豔動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領微脣。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寸。蹀躞容與。近人有異香撲鼻。真尤物也。不上兩年。惡少又將他賣在海上梨園中。也該他生來要吃這碗飯。初纔登臺。也就名震一時。只是一件不好。他生來賦性太淫。與人交接。又善吐納之術。三五年內。一般紈褲子弟。爲他迷惑戕身的。也就不少。在他猶慾心未饜。私自還養着些跟隨美男。專用他輪流荐枕。大有一夕能御九牛之量。到了某公子手。後一時總統奶奶的身價。更是不必細說。可是俗語說的好。一個女兒家。甯肯做平家人婦。到還有點感情。快快活活的過一生。若到了大戶人家。吃的雖然珍饈。穿的雖是錦繡。初初的時。新鮮滋味。自有一番情濃。過了些兒。嬌妻美妾。是個多的。那有不各處點染點染的事。我恐怕輪到自

家身上。那時也要將你不是餓死。就會渴死的。果然文君此刻。也就應着我的話了。你想一個素性嬌濫慣極的人。那能受得這般寂寞。真有如阿房宮賦上所說。三十年而不得一見之苦情也。還好。他尚有一重姻緣。不久也就要發現出來。你道爲何。就是那又蘆。自從聽得他歸某公子後。一時就將心事打動起來。雖然在勢。上莫可如何。而羨豔之心。難免不忘餐廢寢。數日以來。公事也就懶得去辦。連曼仙處。也無興去走。只管悶奄奄的追尋前味。有時又在桌案上。畫了幾個美人。已歸沙叱利的字。真真令人好笑。偏偏他這回。是已經由科長。而次長。而總長的。升了上來了。局面之大。不惟一般人物捧奉着他。連甚麼王侯總統。都把他欽仰的了不得。還有那樣事不能如願嗎。只怕他不想了。欲知他想文君如何。待由下回叙來。

第二十四回 色大人趣談效煬帝 猷公子割愛贈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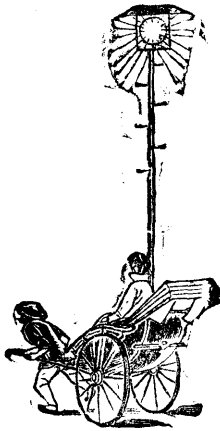
一日某公子見又蘆日來納悶。以爲他是爲着政策上的問題。就想要與他高

興高興。趁着府內蓮花盛開。就請了幾個人同他過來遊玩。這日宴會。就與往常不同。在座者。只廖大猷。同範卿二人。餘外的是浸會學堂女教習林夢秋。是個親王的姪女公子。也是纔由美國歸來不久的一個。是日本音樂學堂畢業的女學生名石補天。是府內教公子的五姨太讀書的。一個是大猷的三姨太。是個滬上名妓。也曾讀過書來的。一個是範卿的庶出妹子名阿瑛。是當年拜寄過慈禧太后後許某世續子成婚未久。卽賦折鸞。現在府內伴讀總統的女公子的。這幾個人。都是最風流。最詼諧。所以某公子。單單請了他們。以圖大家頑笑一日。席間就說了若干笑話出來。後又你打趣我。我打趣你的。鬧了一番。講到落底。又蘆纔想了一種笑話。對衆說道。假如我是做公子。今天這一賞花。我就不請外客。單單陪着府內自己的所有奶奶。在那池塘裏撐船。叫他們個個蕩起槳來。把我一個人圍在中間。如隋煬帝游運河一般。看那花兒映着人面。人面射入水內。是甚麼樣的光景。那纔好頑的。可惜我沒有這天豔福消受。

說着把大家都笑了起來。那幾個女公子。女學生。也就接口答道。你先生也太想的奇怪了。這件事兒。也要你家的令正夫人。纔做得出來的。某公子聽着。趕忙就說道。好好。這話我狠贊成。明天還是我作東。就請你的夫人過來。我也把他們一齊攆了出來。陪着我兩個。試一試何如。話猶未完。就將範卿大猷二人。忍不住的笑了又笑。又望着又蘆打了一個啞謎。某公子看着。心中就有點疑惑。連忙問道。你幾個鬼鬼崇崇的。是弄些甚麼。快快與我說出不然。我就要罰酒的。範卿纔答道。他的夫人。如今還在別人家中的。他還是個寡漢子。你要教他明日來。不是逼他去現造一個出來不成。這話一說。大家就笑個不住。某公子又說道。還虧你今天說出。不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也太拘執了。既暫時不能應成。也該納個臨時夫人纔好。何苦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說着把幾個女賓都羞臊起來。鬧了一會。酒席已畢。大家就告辭走了。這晚某公子閒着無事。就把日裏又蘆的事。想了起來。不免又替他寂寞一番。忽然又替他設法起來。

想來想去。就如有鬼使神差的一般。一頭子就想到文君身上去了。於是就有一個割愛救人的主意。發現次日。就寫了一封書送去。一面又將這個意思。知會範卿。範卿馬上也就替他找了一所公館。是個甚麼從前某國公使的住宅。內中也還寬闊。也有花園。山水亭臺樓閣之類。又有綠樹陰密。四時不謝的花卉。一切金魚。鳥獸古董。玩器等項。件件俱全。霎時之間。布置停當。過了兩日。公子就將文君送了過來。又打發他許多的箱子。并兩個絕色使女。所有金銀珠寶。粧飾物品之類。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了。又蘆到了此時。真是錦上添花。夢想不到的事。兼之文君。又是個癆極尤物。隴中久旱的苗。二人乍逢雲雨。其相愛之情狀。更是不必細言。諸君你道這段姻緣。怪也不怪。然作者還未曾將他的主動人物叙出。請待下面看來。

新紅樓夢上卷



言情小說 新紅樓夢 下卷

第二十五回 嫁妾嫁妹親上加親 疑妖疑奸暗中又暗

原來這個賽文君一連跳了三個窩兒。就是爲着那想做帥長夏冠侯。纔弄出來的。這夏冠侯並不是別人。就是夏湘若的二胞。夏瑞華了。因他在海外入了盟黨。纔把名改作夏冠侯。這次回了中國家中亦未知道。還是他在京城與他的長兄瑞芳相遇。一面又得了差事。方纔寄信回家。家中接信也就歡喜的了不得。本來就要打點跟到任上去的。因爲湘若還尙未曾畢業。親事也未曾辦。所以又耽延了幾月。接着又接了又蘆的信。纔知又蘆已做了官兒。並且在京與瑞芳是常相往來的。一家人越發的歡上加歡。喜上加喜了。這時冠侯與又蘆雖然遠隔山河。接着又弄出這些事來。兩下的感情也就不薄了。駒光易逝。喜報頻來。未幾。湘若也就畢過了業。又蘆已屆釋褐之期。幾面都在忙着迎眷。又蘆也就與瑞芳通商過多次。大概先由瑞芳將他家眷及萍湘姊妹。接了

到京。然後由又蘆擇吉完娶。彼此磋商妥當。一面料理的料理。發信的發信。耿耿忙了多日。把又蘆弄的。連文君處都無暇照應。這日晚上。剛剛由外間回來。纔想起到文君處休息休息。剛一到門。就見一個鴉頭。往內一鑽。房門跟着就閉得緊緊的。霎時就把他跌了一跳。心中好不疑惑起來。連忙就喚着開門。那鴉頭纔慌慌張張的把門開了。讓他進去。他一走進抬頭就往四處一看。並沒有甚麼影響。再往牀上一看。只見文君一個人。還在渴睡。當下就將他喚醒。方纔要往下說出。那文君就鬢蹙蹙的向他說道。老爺是幾時進來的。他就氣兇兇的答道。我曉得文君見此情形。霎時就吊下淚來道。老爺你何苦如此發氣。這幾晚上。也不曉得是到那裏去逛。並不告訴一聲。把人家一個人冷清清的擱着。你看這間房。也不知是甚麼冤枉。一到晚上。這裏不動那裏就響了起來。這些僕役又睡的如死人一般。連一個人也叫不起來。昨晚更響的怪了。教我一夜都不曾合眼。連這個鴉頭。都說他也見着甚麼黑霧霧的一團。在房門首

繞來繞去的。越發把人說的毛髮都寒戰起來。所以我今天疲倦。纔叫他看了門。偷點空兒安息一刻。不料睡纔不久。老爺也就回來。也不可憐可憐人家。一陣子就紅眉綠眼的發燥起來。我也不曉得是那裏得罪着。說到此處。又抿着眼睛的哭個不止。把又蘆也弄的摸不出頭腦。只好把心放軟。又上前去安慰了他一會。纔把他漸漸的回過笑臉。又被他搓揉了一番。也就將前事忘記不題。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金玉函寫斷總長腸 烟花女毒遭軍人手

次晨起來。又蘆剛要想另移房間。忽然來了一封家信。皮面一看。知道是萍姐手書。連忙將他袖了。走到書房內去。獨自慢慢的打開細看。只見上面寫着是蘆君安履。憶自驛亭話別。彈指三秋。遠地羈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維君公務馳驅。案牘勞形。問煖噓寒。誰適與語。踽踽涼涼。不知消受幾許。淒其。正是思君十二。迴腸九折。恨不得騰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俾

離魂斷夢。得稍安於左右。上月七奉手札。僅回三緘。雖撥冗妨政。罄竹難書。而片語隻字。未始不能慰雙撐盼眼也。萍邇來三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一絲半縲。恆作維艱之虞。以頻年己身之補綴。進學之膏火束脩。在在皆仰給湘妹。雖情逾骨肉。不計彼此。而推己及人。亦當自愛。六月初聞鄉人自京師歸來者。傳述君任命各事。並云一月之中。若肯稍自節省。當可餘二千餘金。可惜揮霍太鉅。是語也。而萍初猶不之信也。徐思君賦性疎狂。風流是嗜。患難之間。尙且不避。况身居高位。眼旁無親。月夕花晨。酒闌燈施。呼盧排悶。擁妓消愁。亦應酬中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音婺婦。彼美憐才。書生結習。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萍方欣幸不暇。焉敢效始婦口吻。涉筆規諷耶。君念君身非強健。情復愁癡。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爲情死。特恐口餒齒蜜。腹劍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殊爲君憂。語云。麴蘖迷心。兼能腹病。檇蒲遊戲。更喪文名。些小儻來之財。何

足爲計。以君高貴之身。甘自頽唐。反不若萍之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者。何哉。湘妹現已畢業。幸列前茅。瑞芳寄伊各函。欣慰一切。屈指蟾圓將至。首途在邇。把晤非遙。惟君珍重。

海萍檢衽上言。

看畢。不覺就傷感起來。少選。又歡喜起來。復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我這個萍姐。真個是奇怪性情。從前在家的時候。也就把我拘束的。了不得。到了如今。還是常常寫信來規勸。等你二天過了門後。看你又如何收拾我。正在說着。那跟役又遞進一函。接來一看。就着了一驚。想道。這纔湊巧。這個纔來一信。難道他也跟着弄起筆墨了。你道爲何。原來他見信面上。是一筆九成宮的字。心中就猜着是曼仙寫的。且曼仙與他。從未通過信函。素來都是用電話間接。如今忽然用起信件來。所以令他疑惑。接着就折開一看。內中大概寫着是。『某日晚上。有某司令部副官。隨同團長一人。連長二人。到那裏茶會。曼仙招待疎略。被他們打了重傷。並將門窗傢具一切。打爲粉粹。後經憲兵及普通警察。前來解散。

現該處已經歇業。曼仙亦病着要死。請他過去商量的話。』又蘆看了。登時就大怒起來。罵道。這些混賬忘八蛋的東西。連軍紀風紀都不有了。這個民國就以爲單是他們打戰苦了來似的。任隨他們橫行霸道。真真可惱。真真可惱。說罷。又想了一會。復又說道。罷罷。這個曼仙。也不知是與我那一世的冤孽。今天不病。明天就要惹禍的。我也放不着幾頭耽心。還是把他們弄了一塊算了。於是就寫了一封書。託着幾個知己。過去交涉。大概也花了三兩千塊錢。那晚就將曼仙贖了過來。二人一見。那曼仙已經弄的消瘦如柴。連臉上都打濫好幾處。說話的神力也沒有。當下就在花園內掃除一間房子。把他住着。又派了兩個老媽。向着照應。一面又請了一個西醫。替他診治。不上一個禮拜。那臉上的傷痕也就好了。惟身體太虧。據醫生所說。要服甚麼自來血。及固本片。三兩月方能痊愈的。這時又蘆也就不大着急。僅他調養罷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頤和園大鬧花燭會 重陽節欣開跳舞臺

過了幾日。已是九月天氣。夏府家眷。及萍湘二人。也就到了京師。那日又蘆越發忙的沒個空兒。和着瑞芳兩個。籌備的籌備。迎接的迎接。一面又派了幾架專車。同着好些軍隊。前去迎迓。少時。熙熙攘攘的。也就來了一大羣。到了夏家公館。他的三伯父。和卞先生。也跟着送來。大家相見之下。不免寒暄一番。歡喜情形。更不待言。到了膳後。又蘆方纔回來。次日又備了兩桌酒席。送過去接風。跟着又將他三伯父。卡先生。兩個請了過來。後就擇定八月九日。爲完婚之期。忙着料理幾日。不覺就是重陽。這日子假了頤和園。爲結婚地點。前數日內。就派了許多人。過去收拾。把一個頤和園。裝飾得如天宮一般。上面是用五彩綉縐的縵天過海。地下是用黃天鵝絨的毯子。鋪着。四面前後大門。是用珊瑚瑪瑙等類。紮成的透漏月宮門。又用着些絲絨花草。嵌在中間。又紮了三四十架松尖的牌坊。都是用珍珠穿成的繡球。七零八雜的鑲上。各處走廊扶手。是用

新鮮各種菊花絞成的。還有一個行婚禮的高台。底下是用機器嵌着。能够旋轉。上下共有三層。底一層是車盤形。盡用刻絲繡花紅緞子的幕兒圍着。幕簷周圍吊着幾千盞念四支光的電燈。上一層是螺絲形。是用金線絆成的。繫着一些紅綠綉縐的繡球。四面用五色電光燈。穿成四個花燭大會的大字。中間一層就是禮堂。是橢圓形。通通是用粉翠綠玉石堆成卍字形搭起來的。周圍孔道處。也是用着五彩電燈拴上。裏面單擺着一張一丈二尺長三尺寬海棉木鑲魚骨的大餐桌。上面用紅緞子繡花四簷吊珍珠總子的桌罩。罩着桌上點着一對三尺高的龍鳳花燭。中堂掛着一幅紅緞子繡麒麟的喜帳。周圍用鑽石繫上。是大總統送的。其餘各機關所送的希奇禮物。時新喜帳等類。也就數不清楚。到了這日。滿園裏的放起電燈。以及笙簫鼓樂。一齊奏起。格外又紮了兩架花車。用了一班軍樂。耑迎新入。霎時男女來賓到齊。兩個新人已至。大家依序到了禮堂。鼓樂一番後。就按着新訂文明婚禮款式。行讀祝辭來賓頌

辭新人新郎與男女賓互相答禮畢。後又舉行跳舞會。是日來賓到者約有三百人。都是些有名人物。惟女賓中最出色者。徐總統的女公子。及清庭的嬪妃外。是各國公使的夫人。最雅觀者。是某學堂的女教習殷若韻女士。及某師長的妹子常素梅女士的跳舞。二人身段極嫵娜。丰姿又絕俏。裝飾又不羣。一陣娉娉婷婷的跳舞起來。只見那柳腰兒的曲折迴環處。就如隨風旋轉。令人不可思議。一般人都爲他看花了。了。眼時拍掌之聲。轟動滿園。須臾舞畢。待宴宴畢散會。已是四點多鐘。來賓就陸續告辭。這一場喜事。真是開從來未有之風。中國人素未經過之熱鬧也。是晚合巹之歡。或湘或萍。諸君自有定論。作者亦無須分別後事如何。再往下回看來。

第二十八回 好良宵步賞月景 真彩輿乍入溫柔鄉

又蘆完了此事。接連又演了幾天髦兒劇。酬過了客。然後纔將兩個新人接回公館。慢慢纔來理料家事。將所有一切經濟出入。交付萍姐照管。一切來往文

賸分與湘若幫辦。上下僕役人等。責任文君支配。曼仙則尙在病中。未曾派事。卜先生同他三伯父。也曾委了釐差總辦去了。你看。一個人到了這步地位。官兒也大了。家貲也富了。四個佳人也到手了。又是溫柔內務。香豔主事。真是神仙中的人物。天地間的第一豔福了。那曉得月盈則蝕。水滿則溢。又蘆樂極之時。卽其他禍敗潛伏之日也。你道爲何。原來就是他兩個心腹跟役。一個名張存。是裁縫出身。一個名李全。是經紀掌櫃。二人都是流落下來。改行跟人的。後在京師投了又蘆。又蘆見他二人辦事勤慎。就將緊要事件。交付與他照管。隨後得了文君之後。又蘆不是有幾夜未曾回來嗎。那文君是個一夜不能離的人。那能够按捺得住。就是到了又蘆手中。嘗着又蘆是個文弱人物。他也未必滿意。所以有一晚上。已經人都睡了。一時火氣上冲。又蘆又未回來。一個人就在房中踱來踱去。生方尋法的弄了一會。後又悄悄的走到天井中來。纔抬頭一看。就見外層廂房中。燈光射出。知道內面還有人未睡。當下就輕輕的走到

窗外一看。只見張李二人正在內面洗澡。文君想出一個法子來。連忙趑回自己房中去。將電燈閉了。後又假意走了出來。叫道。你們還有人未睡嗎。張李聽着。就趕忙出來應聲。他就向他二人說道。你們進來一個。把我弄弄那個電機。怎麼我總將他扭不過來。說着。唐全就同他進來。他就跟在李全背後。纔一進門。隨手就把門一關。李全纔想要去摸那電機。文君就把李全一扯。二人正在緊連不斷之際。那曉得這個張存。不見李全出來。以爲他把電機弄壞了。就要去看他。不料剛到房門。就聽出許多淫濫不堪的聲音出來。接着就叫了一聲。纔把他二人驚散。忙中無計。李全就忙着把門開了。慌慌張張的一言不發。跑回房中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李戴張冠夫人海量 家雞野雉統領灰心

張存見他賊驚驚的趑了出去。心中越加疑惑。跟著也就趑了出來。還好文君想了一個主意。說道。一不做。二不羞。不若將他兩個都進了圈套。以免他們曉

舌又要惹出事來。於是就大着膽兒。一直跑到他們房中來了。纔一進門。只見李全一副臉紅通通的仰面睡着。張存則坐在旁邊冷笑。他就向張存說道。張存今晚的事。也是瞞你不住的了。我是經已做的做了。你若不與我方便。我橫豎拚着一死。也就無事。張存聽了這話。連忙答道。奶奶這話是從何說起。難道做小的。還敢弄甚麼是非不成。只求奶奶多賞點臉兒。也就感激不盡了。文君聽說。登時就鎖了他一眼。笑嘻嘻的起來說道。我就料到。大家都是年青人。好頑好耍的。心中也是漂亮的。凡事總瞞上不瞞下。些就罷了。就是我跟你們大人也還是命苟無法的事。你們兩個。既能體貼着我。我將來顧惜你們的日子。還多着呢。說着。就往張存身上坐了下來。又把他的腮上一扭。一面又去扭了李全一下。說道。你也太膽小了。他又不是吃人的東西。你就嚇成甚麼似的。我對你說。今晚你是已經占先了。這回子你獨自睡罷。一面說。一面就把張存手牽手的。拉往他房中來了。二人混賬一番。他就在枕上對張存說道。張存我

是已經被你兩個污了。還有甚麼話講。總之我待你待他。也是一樣心腸。只求你兩個在你們大人跟前。凡事多仔細些。就好。橫豎他不久也要完婚的。那時有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也未必忙得過來。你們能够替他留點面子。他縱有一點半點兒知道。諒來也不會弄出甚麼事來的。你看那個大戶人家的子女。不偷人。那處公館裏的太太。不養着野漢。何曾見鬧過花案出來。都不是爲顧着面子嗎。却也好笑。從前我還聽得一種事兒。說把你聽聽。某處有個甚麼統領。他的名聲也大。性情也不好。他部下的官兵。稍有一點兒不是。他就動不動把人鎗斃。就是地方中的百姓。也被他慘殺不少。所以人人見他。就如活閻王一般。把他怕得甚麼似的。那曉得他家裏四時個妹子。有兩個是在家學習針黹的。兩個是進學堂的。從前這統領不在家的時候。他的妻子。就跟上了一个廚子。後被在家的兩個妹子見着。火氣就發動起來。要去與他分潤。那廚子應酬不過。重另又替他們介紹了兩個無賴進來。於是三個人各有其主。嘴兒也就

封閉了。接連讀書那兩個妹子。又在外邊被人弄上釣臺去。已有十多天未曾回家。家中以爲是學堂內功課忙。也就不曾跟究。不料日子一久。外面的風聲越發大了。家中這兩個也弄出身孕來了。到了這統領回來。偏偏又碰着他妻子的醜事。登時就怒氣冲天。苦苦要將他妻子治死。他妻子就向他說道。你要叫我死也不難。你且將害我的人。也一同問罪。我就心甘了。這統領聽他話中有因。接着就將他妻子喚進房內。細細的盤問他。他妻子就把四個妹子的歷史。宣佈出來。並說他也是被幾個妹子坑害的。因爲他妹子弄出事來。怕他說破。就苦苦逼他同着一樣。這統領聽了此話。越發的急得不得了。就要連他幾個妹子也一齊治死。還是老太太聽着忙來攔住。並說了好些勸解的話。後又說出甚麼人死不緊要。統領的局面是要的。就是他幾個不做的也做了。臭肉濫薦。只是家中知道。大家把瓶口封住。不要傳出外間。就罷了。這一篇話。馬上就把一個轟轟烈烈的偉人。說得鐵硬的心。都軟了下來。後來不惟不跟究此事。

反把他幾個的相好。都找了來。恐怕他們在外嘴散。不替他留面子。就賞錢的賞錢。放差事的放差事。去安慰着他們。你看天地間。也會有這等便宜的事。真真令人想不到。說着把張存都聽了笑起來。後二人又如此如此的商議一番。所以兩下就一天比一天的親愛起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病奄奄晦氣遇活劇 意揚揚很心施妙計

文君勾上張李之後。不上幾日。幾乎就被又蘆撞見。所以那日晚上。鴉頭見又蘆進來。驚慌慌的。連忙把門閉了。那種事。就是李全在內。合文君偷嘴。使鴉頭在外堂睄的了。後經鴉頭見機。把門閉起。文君纔把李全藏在床後。然後纔開了門。使他進來。接連就說了一篇鬼話。又裝出種種離奇狀態來。迷惑了他。纔把又蘆忘記跟究。後來又蘆又接連辦事。他三人也就稱心順意的天天歡樂起來。那曉得不久又鑽出一個障碍物來了。你道誰人。原來就是曼仙。當曼仙未接來的時候。文君與張李本就在先勾上的。後來曼仙過來。又這病着也。

就未曾到過文君房中。文君雖時不時去應酬他一二。然曼仙也不大注意。到了又蘆喜期這日晚上。曼仙就覺得有點精神。因一個人納悶不過。就想起要去望望文君。那時已是九點多鐘了。於是就叫了一個老媽引着路。曲曲折折的由花園中走了出來。到了二重月宮門首。對面就是文君的臥房。偏偏這個老媽忘記拿帕子。就指了門叫曼仙先去。自己就蹺回花園拿帕子去了。這裏曼仙也就一個人順着路。徐徐的走了過來。不料這一晚上公館裏的人通通都過頤和園招呼去了。單單留着幾個看守門戶的人。和着張存在家。到了此刻。大家都關了門睡覺了。張存就放着膽兒去同文君睡。帳兒也不放了下來。曼仙一進了門口。中纔想要說話。把頭一抬。馬上就見着不好的事來。當下就唬了一大跳。連忙倒退幾步的跑了回來。途中也就碰着那老媽拿帕子來了。曼仙趕忙就把手一搖。大概是叫他莫出聲息。連忙回去的意思。那老媽也就會意。跟着他急急的走了回來。二人進了房中。氣喘喘的坐了一會。曼仙就想

問老媽。又不便問。隨後又打了一個主意。纔向老媽說道。你去把園門緊緊關好。夜已深了。早早睡罷。老媽聽說。就去將門關起。收拾一番。伺候他睡下不題。這裏文君二人是正在高興時候。忽然被曼仙這一冲。當下就嚇成甚麼似的。連忙翻扒起來。叫張存趕去打聽。究竟是甚麼人進來。張存纔到天井。遠遠的就見着是曼仙。急的蹙了進來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是花園裏的那個四姨太。文君聽說。登時就斃了。半天後纔抖聲抖氣的說道。這個病不死的濫婊子。不知我是與他有甚麼冤孽。早不來。遲不來。偏偏這個時候。他要死來做甚麼。說着。又悶奄奄的想了一會。又纔向張存說道。這事如何了得。大家要想個法子。封住他的嘴兒纔好的。張存聽說。也想了一會。纔答道。這個容易。只要如此如此。就無事了。文君聽着。就向他點點頭。二人復又睡下不題。諸君。你道他想的。是甚麼法子。連作者都莫名其妙。須慢慢的看他發現如何。

第三十一回 又乖又巧曼仙受愚 糊裏糊塗萍姐言禍

過了幾日。又蘆不是完了喜事。搬回公館來了。內務事也陸續分配妥當了嗎。又蘆這回。也就各自去幹他的公事去了。公館之中。只不過得空時各處略混一混。然也不過萍湘兩處居多。文君處則一月多未見過面。曼仙處則更不暇照應。有時想了起來。也不過問一問跟隨的老媽而已。這些日內。文君也不注意着他。只管裝作一樣不知似的。獨自專在一般人上用情討好。見了萍湘二人。越發拿出那種勤慎小心的樣子出來。就是那些僕役使女。他也加倍的寬厚憐惜。使公館內上中下三等人都贊美着他。至於曼仙這裏。他更逢迎的了不得。不是今兒送參茸去。就是明兒送安桂燕窩來。每天還要三四次的去看望他。那番殷勤和靄的地方。真個是比那問寢視膳的孝子。還誠心些。始初曼仙見着。還有些疑惑。後來見他這番真情。又替他想到。一個人做了婢妾。真是比雞犬不如。拿與人家來乾攔着。年紀又青。一時把持不住。就要失足。你看他被我衝見後。恐怕我張揚出去。就這樣的來應酬我。也是說不出的苦處。他

這一想。就越發的替他可憐起來。接着。又聽見人人都說文君的好處。他又更加欽仰他起來。這也是女孩兒家的心腸。最容易籠絡的。怪不得曼仙無見識。一日。又蘆到了萍姐房中。只見萍姐愁眉蹙額的坐着。在那裏想心事。又蘆就以爲他是思念家鄉。及從前的苦境。忙着就笑嘻嘻的來溫存他。說道。姐姐你這個人。真是愛尋煩惱。到了此時。穿的食的。用的。還有那樣不順你的愿嗎。你總要想開些。無事時。還是又兩圈麻雀。或者到花園裏走走。何苦一個人時時的悶着。萍姐聽說。就冷笑了一笑。說道。你還在夢中睡着呢。你的禍。已近在眉睫了。還在想甚麼行樂。話猶未完。就把又蘆嚇了一大跳。忙着問道。甚麼事。甚麼事。這話自從何說來。萍姐見他急着。自己也就弔了兩點眼淚。答道。你不用急急。也是枉然的。這事也不是亂張揚得的。你且坐下。我細細的對你說。說着。又往外望了一望。又叫了一個老媽進來說道。你在門口好生看着。我不叫你們。不許一個人進來。囑咐畢。見那老媽出去了。他纔往又蘆旁邊坐了下來。說

道：你這個人。從前我就苦苦的對你說過若干。一個人在外邊。總要慎重。況且身居重要位置。古人說的官高必險。你總以我爲多事。你看青樓中的妓女。那一個是好的。你要討這天地間。還不有美婦人嗎。你何苦要拿這些婊子來。我初回來之是。見着他纔病好。身體也還柔弱。我到時時的可憐着他。那曉得他是這樣狠毒的心腸。你把他當作有情人。如今他還要制你的死命呢。你看看昨天的這封信。這就是最有情的人了。說着。就往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遞與又蘆。不知信上是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通黨人萍姐指密信 談革命曼仙抱奇冤

又蘆把信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曼君同志鑒。三奉瑤箋。拜悉。現逆婚告畢。礦約事想難調查。須慎重行事。公司股款。交涉略有端倪。惟逆炤方張。該經理懾於威服之下。遽難承認。須俟大逆除後。方可實行。前帶進之衛生丸二枚。宜於無人處謹密收貯。

切勿疏虞。以防危險。昨日周君已返。述悉總部籌畫。並商妥本支部進行節略。大概俟東械運齊。再行定期。屆時另有函達。尊處耳目較多。在在皆勢力範圍。來函須多方審慎。文輩下流伎倆。防範尤爲嚴密。所煩空白蓋印一事。需用孔亟。能否便於運動。否則該逆之信用印章亦可嚴寒在邇。諸煩珍衛。閱後幸付之祝融。此頌粧祉。

北京國民黨支部啓。某月某號

看畢。又蘆就把臉一青。說道。這是甚麼話。這還了得。這還了得。萍姐說道。急也是無益的事。到如今。還是要想個法子纔好。又蘆答道。且不用忙。這事還要仔細調查。我想這件事兒。他也未必會做。他從前不過是個妓女。有甚麼通黨的資格。就是到了這邊。日子也不甚久。且在病中。更無通黨的能力。這其中必有極大的原委。在萍姐聽說。又想了一想。纔說道。你這話似乎近理。但是天下間的事。每每出人意料所不及。虧你辦過多少事。連這點閱歷都沒有。你說

妓女就不會通亂黨麼。那知亂黨運動妓女。纔是個絕妙的方法呢。何以見得。就是因爲他纔够得上與重要人物來往。又有惑媚人的手段。所以非他不能偵出底細。又蘆又道。這話到也不錯。可是這個人。並不像個做事的。他從前雖是在胡同裏。牌也不紅。來往的人又少。且性情極冷淡。幾多天。都不見過他說話。後來還是我體憐着他。纔算稍稍有點喜色。你想這樣一個人。從那裏會做得起事嗎。萍姐答道。據你這說。越發情有可疑了。你想大凡一個人能做事。他總裝出極穩重的樣子來。使人不疑。況且他不大接應。也就可知他是有心人了。到了你上。忽然又肯接待起來。難道他那裏。來來往往的幾千百人。就沒有一個敵得上你的人物。焉知他不是早早被人運動。專爲着害你的嗎。又蘆聽了這話。就恍然若有所悟。接着答應道。是了是了。你這一說。纔把我提醒起來。眞眞他那個人。處處令人可疑。每每同我說話。他都是半吞半吐的。如果心中無事。又何必這種形像。你今不說。我還把他當作好人。有甚麼說的。總是我錯。

在先。還好。如今事未發現。不免預先將他發落。然後再偵探外面的事。你的意思。何如。萍姐聽說。就想了一會。纔說道。好到却好。只是要多方機密。連內裏的人。都漏不得一點消息。復又附着他的耳。如此如此的說了一會。二人方纔分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開會審太太問夜堂 受嫌疑媽媽訴病狀

事不宜遲。到了第二天晚上。又蘆預先把府裏的僕役。通通打發出外應事去了。單留着幾個心腹在旁。連湘若都不使他知道。等到夜探人靜的時候。又蘆就叫人把曼仙房中的兩個老媽。叫到房中。又把房門閉好。後纔同着萍姐。審問道。你二人在花園內這久。你家奶奶的事。曉得不曉得。兩個老媽答道。不知問的是那件事。又蘆道。發信的事。老媽道。并無甚麼信件。萍姐說道。你兩個那裏肯說。他發了若干信件。除了你二人。難道還有別人替他收送不成。兩個老媽聽說。急得連忙跪下說道。大奶奶。真冤屈小的了。就是四姨太這些日內病

的成甚麼似的。連茶飯都不能吃。那裏見過他應事。又蘆說道。你二人既是不有見着。我也不怪。我且問你。你家奶奶。難道就一天的。除了睡覺外。就沒有別的舉動嗎。也還見他有點甚麼事件。弄弄纔是。老媽答道。並無甚麼事。只是到了夜深時。不時又起來看書。這是有的。有幾晚上。小的見着。恐怕他受涼。還起來阻攔他。他總說睡不着。睡倒身上。又不爽快。小的以爲病久的人。不愛睡也是常事。所以就隨他去了。萍姐聽說。就說道。所以了。看書就是有事了。偏偏日裏不看書。到了人靜纔看。不是秘密舉動嗎。罷了罷了。問他兩個。也是無益的。就攔着時候做甚。一面說。一面又向老媽道。我且告訴你。你兩個也無須進去了。就在這裏安睡。不准那個出點聲息。倘若不聽。那就怨不得我了。兩個老媽聽說。嚇的摸不着頭腦。趕忙磕了兩個頭。站了起來。悄聲啞氣的。各自睡去不題。這裏又蘆萍姐二人。等他兩人睡後。纔慢慢的將門往外關好。帶了一個心腹跟役。名叫阿三者。同着一直就往花園裏來了。這曼仙是自從闖了文君之

後也就不大出進。每日只是一心的看書養病。有時想起又蘆。好些日子也不來見他一面。不免又傷心起來。却也無可奈何。不過是病兒加重。無人管理。說來也覺可憐。那曉得病還未了。而災禍又來。天之待人。真不可解。作者亦不忍接述出來。且待下回再叙罷了。

第三十四回 是烏胡爲鳴此哀乎 亦天之將喪斯人也

這日晨早。曼仙起來。神思就覺有些昏亂。眼皮也跟着跳過不止。坐了一會。就想去找本書來看。方纔打開書笥。忽然那殘書本內。就抖出一樣物件來了。拿起一看。乃是一枚銀質鍍金的徽章。上面鐫着幾個中華民國黨員的篆字。當下就驚訝起來。想道。這是甚麼緣故。我這裏。然何會弄出這樣物件來。想了半天。總想不出一個頭腦。纔想要喚老媽來問。突又想起從前在胡同裏時。恐怕是那個客人遺失在裏面的。也未可知。這樣一想。也就不甚注意。仍舊將他隨便放着。另外遺去翻看別本書籍。翻了一會。霎時烏雲四起。那西風接着就

刺慄慄的括了起來。將那窗上的玻璃都吹得如沙礫掀來一般。那梧桐樹上的鴉雀兒也跟着由不住的向窗內。如怨如泣的亂叫。當下身上。接連就打。了幾個寒戰。毛髮骨肉。都覺得撲簌簌的散了一般。忙着往外一看。連老媽都一個不見。一陣陰慘氣象。就把他弄的淒涼得了不得。隨着種種的酸楚舊恨。也就向心火上潮湧起來。那眼角上的淚珠。也不由己的吊了許多下來。連忙將書本一丟。就走過來往床上一倒。又將被蓋拉了過來。緊緊的把頭抵住。一個人吞聲啞氣的哭了半天。還是隨後老媽送饌進來。見他睡着。就走到床前。叫了他幾聲。他總不吃也不言語。只將頭向老媽搖搖而已。老媽見他這番情形。又是滿臉淚痕。知道他是素來想心事的。只好坐攏去安慰。安慰他誰知纔說了幾句。他就歎了一口氣。向老媽慢慢的說道。媽媽。你也太苦了。你想我這薄命人。偏偏的得了這場病。把你們都帶累着。爲我操煩。我看來我的病。也是不能好的了。不過熬這日子罷了。你們的好處。我也是曉得的。說到此處。那聲

音又哽了起來。接連又吊了許多眼淚。復又孔孔的嗽個不住。老媽見着。趕忙就拿痰盂遞與他。只見他把頭搖了幾搖。知道他是不用。就把痰盂放下一面。又隨便安慰了他兩句。恐怕他心煩。就跟着各人走開了。曼仙見他出去後。纔扯了一塊帕子過來墊着。將那一口痰吐了出來。仔細一看。并不是甚麼尋常的痰沫。却原是一團鮮紅的血塊。當下就嚇了一跳。趕忙向床後將他丟了。這時心裏也很爲清白。只是身子撐持不起。眼上就如烏雲遮住似的。黑壓壓的。看不清楚。頭上也覺得壓了幾十斤重的大石一般。動也動不得。只得仍舊靠了下來不題。你道他這一口痰。如何要到老媽走開纔吐出來。是甚麼意思。原來他咳嗽之時。因爲喉裏有點辛甜氣味。心中就有點知道。是不好的痰。恐怕吐了出來。使老媽見着驚惶。所以用頭一搖。暫行將他咽住。這也是他。事留心的地方。說不出的苦楚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咄咄怪事大抄花園 哀哀亡人焉得証據

到了這晚。正在發熱出汗。口裏也乾燥得不了。正要想叫老媽替他喂水。忽然就被又蘆打發人來叫了出去。等了好久。總不見回來一個。心中還在嘔氣。忽又想到老媽也怕是厭惡服侍他。所以借故就偷閒去了。這樣一想。不禁又傷感起來。就忍不住的叫了幾聲苦命。忽又覺得房中有脚步聲音。抬頭一看。并不有甚麼人在。只見床前黑霧霧的一團影兒。一晃一晃的。那燈光也有些半明半滅的樣子。越發令人着急。接着彷彿又聽得有人叫曼仙曼仙的聲音。仔細一聽。也無甚麼影響。歇了一會。那窗外又洒洒洒的一陣陰風吹起。把天井中的枯枝落葉。括了許多起來。只聽得箭箭的一般愁音。和着那樹頭上的鷓鴣聲。鶉泣聲。鴉聲。猿聲。及太湖池拴着的金毛獅子犬吠聲。交相逼來。比那黃土隴畔的鬼哭聲。還悲慘得幾倍。這一聽。登時就把他怕的縮作一小團。那身上的冷汗。跟着就如兩點似的。淌了許多下來。把床上的被蓋褥毯。都淹成了如河裏撈起來的一般。正在驚駭之際。忽然亂哄哄的一陣。就走進幾個人。

來了。他心中以爲是老媽轉來。趕忙撐出頭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又蘆。萍姐合着阿三進來。這時病着冷着。也不暇顧及。連忙就扎掙翻扒起來。招呼只見又蘆氣兇兇的瞅他一眼。也不出聲。萍姐則似笑非笑的向他說道。好姑娘。你病着不用起來。我們是因爲錯了一件東西。要各處搜查。搜查也好。大家明白。明白。橫豎不有你相干的。曼仙聽說。又是着急。又是疑惑。隨又想道。也好。儘他們搜查一番。我也落得乾淨些。這樣一想。當下就讓在一旁。聽他們搜查去了。只見又萍二人。這裏一看。那裏一看。又走到箱架前。把他的衣箱打開。抄了一會。又到桌案上去亂翻一陣。復又把抽屜扯開一看。後纔去開那個書筒。先把些書本字帖。斷簡殘篇之類。一件一件的提了出來。你拿了一頁去唸。我扯了一本來看的。弄了一會。隨後纔把那枚徽章檢了出來。萍姐就搶着拿到燈上去一照。然後纔遞與又蘆說道。你看連這件東西都有了。還有甚麼搜查。又蘆接來看過。登時就嘆了一口氣。接着就將他裝在衣袋內去了。後又走到床前。

來。把那些鋪蓋褥毯之類。一樣一樣的擰起丟在地下。又向床上的內外四角。看了一番。後纔不出聲不出氣的踱了出去。這一搜。就把一個一息奄奄的可憐兒。弄得糊裏糊塗的。早已哭不出聲的。馱了半天。後來見他三人出去。纔慢慢轉過氣來。想道。你們就有甚麼天大的事。也不該這樣來糟蹋人。不久我也是要死的。何苦這樣做絕做盡。一面想。一面又去檢地下的那些鋪件。檢了半天。還未檢起一件來。他的氣又喘起來了。抖脚抖手的。又坐了一會。纔想要掙力再檢。忽又聽得天井中說道。真了真了。連這件東西都找着了。快快出去。莫耽擱時候罷。聽着。復又馱馱的坐下。心中更加疑惑起來。你道天井中這話。是誰人在說。原來就是又萍二人。他兩個出房之後。並未暫了回去。一直就向天井中來。先由花台上挨次搜來。一直搜到兩廊橋下。及四圍牆址。都翻過淨盡。把齊齊整整的一間花園。翻得如火災人家似的。滿地裏沓盆倒莊。花殘錦碎。起來。後又尋到太湖池畔。真是荷葉藕根上都盤到。總不見有甚麼東西出來。

還是萍姐躡在那大理石的卍字欄杆脚下。纔由出水洞裏尋了一包物件出來。連忙叫又蘆同到廊廡下去看。只見外皮是些舊報紙裹着。又蘆就將報紙扯開。內面就現出一個裝罐頭食品的洋鐵盒子。後又將盒蓋折開。內面是些絲棉墊着的。中間裝有兩個雞蛋大的金壳圓球。纔一看見。萍姐就想忙着撐手去拿。把又蘆急得趕緊攔住說道。冒失胃失。你說這是何物。這就是衛生丸了。話猶未完。就把萍姐嚇得趕忙倒退幾步。隨後又蘆纔將他照舊包好。叫阿三攜回原處畢。三人纔整了回去。到了房中坐下。又蘆就向萍姐說道。這事如何辦法。萍姐答道。事不容遲。還有甚麼辦法。證據也搜了出來了。未必是假的不成。又蘆聽說。就把阿三叫了過來。附着他的耳朵如此如此的說了幾句。阿三聽着。就趕忙一直向花園中來了。到了曼仙房中。只見曼仙一個人默默的坐在床邊上。手中拿着一塊帕子。在那裏拭眼淚。他就走到身旁向曼仙說道。姨太太。你也不用哭了。橫豎自家的事。是自家知道的。如今大人打發小的過

來。要請你人家自便。曼仙聽說。纔驚訝起來。答道。這是甚麼話。我到不明白。可不是要攆我出去。我到要去問問他的。論着就站起往外要走。阿三連忙攔住。說道。你去不得。問也無須問了。也不是攆你出去。你快快料理。免得小的動手。這一說。纔把曼仙明白過來。接着就把臉一變。噴了一口紫血出來。一隻手就去把阿三的領口扯住。叫道。蒼天蒼天。我到底是甚麼冤枉。也要償我知個原委。一面說。一面就要拉阿三同着去見又蘆。阿三見他扯的愈緊。死力就把他推開。跟着就劈肚子一脚。把他做一個仰翻。天踢倒在地。一面又拖了一把椅子過來。把他的兩隻腳兒壓住。一面就將一個身子向他胸上坐了下來。接着就把他兩隻手兒往上一握。只聽啣的一聲。那手腕就斷爲兩節了。後又由懷中掏出一根麻繩來。向他腦後綁了過來。結了兩個活羅扣。一隻手持着一頭。拿出那開十二力弓。弮式子來。用力一挫。只見曼仙登時就滿臉青紫起來。兩隻眼睛跟着就白凸凸的往上一瞪。鼻孔耳朶內也接連流出一些鮮血來。霎

時陰風一般。玉殞香消。可憐一個溫柔靜雅的可人兒。馬上就作了黃泉路下之冤魂也。阿三見他已死。纔站起拿了一床被蓋。把他屍首裹好。可到外面喚了兩個伙子進來。把他由後門抬出去。隨更挖了一個地坑埋了。整理清楚。方纔轉來報與蘆知道。這時天已要明。又萍二人也就安息去了。不題。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午天清夢靈鬼伸冤 窄路相逢蠢婢說報

自從曼仙死後。一連兩日。又蘆的神色。究與往時大不相同。門也不出。客也不會。連湘若處也不大來。只是一天的在萍姐房中悶着看書。湘若也就有些疑惑。又不便過去坐談。有時見萍姐過來一坐。說話之間。又是半吞半吐的情形。越發把他弄的猜想起來。說道。萍姐與我自幼性命相連。無一事不肝胆相示。怎麼這一次來。舉動就大變了。難道自家姊妹。你就要事事占先。我還與你爭論不成。你何必做出這種鬼鬼祟祟的樣子來對待我。這樣一想。心中就冰冷

起來。以後見了萍姐。就拿出一種冷靜的態度來報答他。一切事件也就懶得照應。一天的只是睡着看書。閉門不納的過日子。你看他三人。這樣一弄。你疑我。我疑你。弄的到各有心事起來。把一個公館。都弄得冷冷清清的。連上中下三等人都摸不出頭腦來了。還是到了第三天上。那時已是十二點多鐘。湘若正睡午覺。夢中就如曼仙在他床前站立似的。忙着抬頭一看。只見曼仙滿臉淚痕。橫身青腫。頭髮也打散披着。向他磕了一個頭。說道。太太。你是個不管閒事的人。可是我這個冤屈。到要請你伸雪。伸雪。說着。就把他嚇了一跳。驚醒起來。霎時香汗淋漓。把酥胸上都濕了一大塊。趕忙拿錢過來一看。已是一點鐘光景。跟着就在床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歎歎的僅想。隨後老媽進來。打帕子與他。他纔向老媽問道。這幾日內。花園裏的那個四姨太。病好了些沒有。老媽答道。不曉得。可是一件。昨天我在廚房內。遇着跟他的那個老媽。我問了他一聲。他也不說甚麼。只是把手一搖。我看他眼睛上還有些淚痕。好像哭過來似的。

我也就不便多問。到把我都疑惑了一晚。說完湘若就歎了半晌。後又問道。據你這說。不是已經死了嗎。那我這一個夢兒。真是靈驗的。了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整了一整頭髮。照了一照鏡子。囑咐了老媽看守房門。自己一個人一直就往萍姐處走來。到了房門首。只見門兒閉着。知道是在午覺未起。也就不便出聲。回頭就想要到花園裏去。一看。剛走到廂房屏風。就過一個小鴉頭。對面跑來。與他碰了一個滿懷。湘若就開口罵道。你是那間房裏的鴉頭。連規矩都沒有。一點我上都耍闖了起來。鴉頭見着。趕忙就嚇了站開一邊。說道。太太小的錯了。小的是因爲三姨太忙着叫去拿報紙的。恐怕耽擱了時候。三姨太要見責。所以走了些求太太寬恩。下次不敢就是了。湘若聽說。就問道。拿什麼報紙。鴉頭答道。是今天的。因爲三姨太聽說甚麼人登了大人的報了。所以急急要看的。湘若聽說。當下就驚了一跳。把到花園裏的念頭。也就打斷。急急就走回房中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閱牆聲也竹竿聲也 報館怪哉繩子怪哉

湘若方纔坐下。就問老媽要報紙看。霎時老媽將報紙呈上。湘若接在手中。就急急的打開一看。看了頭張。不見甚麼。又看二張。亦無甚麼。到了第三張上。纔看見新聞欄內。登了甚麼『史公館之疑事一則』。再往底下看。是『訪員』兩字。第二行登着是。

月之三日傍晚。余由友處謙會歸來。時已十二點三十分鐘矣。路經史公館之花園圍牆外過。突聞內面人聲沸騰。當即停車一聽。倏又寂然。少選。又聞有脚步聲。然亦不過三二人而已。並有男女說話聲。惟語極微細。不可辨。接着。又隱隱若有悲涕聲。細聽之。似與前聲微遠。且宛然是女子聲息。旋又聞有大叫聲。其音極悲慘。不忍聞。甚至轉而爲地下撲跌聲。勢極劇烈。彷彿若兩人格鬥之狀。約略歷有二點鐘時辰。始陸續無聞。當時已有三點多鐘。余以夜深急於歸寓。以後情形。究不識如何也。此中疑點。令

人大費思索。容俟偵察明晰。再爲續佈。

云云。看畢。湘若登時就急了起來。把臉都發青了一塊。想了一會。就把老媽叫了過來。說道。你到那邊。在窗外偷偷的看看大奶奶起來沒有。若是起來。你看他在那裏做些什麼。老媽應着。馬上就去看了。轉來回道。大奶奶已經起來了。還在未曾梳洗的。連衣裳都未曾穿好。只披着一件小緊身。坐在床上。手中拿着一張報紙在看。大人也是披着一件衫子。坐在他身旁。同他看報。一隻手是摟着大奶奶的腰上。一隻手是替大奶奶捶着腿。話猶未完。湘若就吐了他一口沫。罵道。呸。那個叫你去看他那些事。老媽見罵。也就不敢再往下說。歇了一會。湘若又嘆了一口氣。纔自言自語的說道。人到死處。都不曉得。還有甚麼歡樂。說畢。又向老媽說道。你偷聲啞氣的。再到花園裏去看一看。有人沒有。快快轉來回話。老媽聽說。趕忙又去看來。回道。花園裏莫說沒有一個人。連四姨太的那間房。都是鎖着的。湘若聽說。也就煩悶起來。跟着往床上。靠了不題。這邊

又蘆萍姐兩個。是夜是纔睡的。所以這時纔起。并不知道湘若一切事情。到了起來。衣尙未曾穿好。二人又頑笑了一番。忽然萍姐又想起要報看。又蘆纔叫鴉頭拿了進來。遞與他看。一回就在他身旁坐下。同看看過幾段。不覺就把自家的事看了出來。又蘆當時就咆燥起來說道。了不得了。不得了。這件事他們都會知道了。萍姐也跟着發起戾來。還是鴉頭打水進來。二人纔將報擱下。糊亂梳洗一番。後又同着坐下商議。又蘆說道。你看這些東西。真是討厭得很。動不動他們就戳風尋事起來。就想要敲竹竿。這是我個人私事。與報館有何關係。也把他抬來登上。真是可惱。萍姐答道。這也難怪。如今開報館的人。原是營業性質。那幾個是真有大資本。專拿來開通民智的。都不是些落魄民黨窮無所歸的人。因爲沒了生活。把他來作餬口計嗎。他的資本既不充足。材料又不豐富。只憑信口雌黃。一陣的鼓吹。所以銷路也就不大暢旺。你叫他不尋點事兒。敲些竹槓使使。他又拿什麼來吃。拿甚麼來穿呢。又蘆聽了說道。這話倒是實

情。但是我史某素日與他們也無甚麼惡感。何必專來做我。就是要想錢用。可以對我來直說。也不該就這樣大書特書的登了出來。萍姐道。你眞是在講孩子話。他與你素無往來。無故就肯來問你要錢。也不怕你作弄他嗎。他如今不把後事直登出來。明明就是留作索錢的地步了。事到如今。還有甚麼說的。少不想個法兒。去將他買服。以免下次又宣佈出甚麼話來。又蘆聽說。想了一想。就道。算了。算了。橫豎是用錢罷了。只是你這些報館。以後要好生提防着些纔好。一面說。一面就寫了一封信。送與他的一個書記。去運動去了。你看他這一場事。眞是俗語說的好。有錢使得鬼推磨。到了次日。那報館不惟不把他接續登出。反替他洗刷乾淨。也不知是花了幾千紙幣。纔買得這幾句話轉來。是甚麼話。請看報上。

來函更正。

逕啓者。昨閱貴報新聞欄內。載有史公館之異事一則。閱之殊爲詫異。查

做寓。近月以來。並無爭鬪情事。上下人等。均屬異常安寧。所登各情。想係傳聞失誤。或訪查不實。希卽更正。以釋羣疑爲荷。此頌日祉。

名正肅 某月某號

第三十八回 雖事未行言猶在耳 其人可畏忠豈忘心

自從這報更正過來。難然心裏安些。然瓶口易塞。人嘴難封。未來的事。也不可不預爲防範。所以又蘆慮到此處。一日無事。就向萍姐商議道。你看從前出了這些事件。本來是我們自家疎虞。如今公館裏的人。上下男女。也有四五十口。心兒是難得一條的。好的也多。醜的固然不少。還是要想個法子。重新整頓整頓纔好。以免將來又弄出別的事來。萍姐聽了。答道。你這個話。我是早已想到的了。只是人太複雜。難於下手。你看湘若。又是個不管閒事的。橫豎要我一個人做惡。那也講之不起。總是爲着自家的事。有甚麼語的。如今到想了一個主意。先把這些跟隨的人。訂個規則出來。男丁則通通往了。出去無事不許一人

進內。女僕則除了幾個老實的准出外辦事外。餘的一概不許與人來往。就是這幾間房內。湘若那裏。也到不會有甚麼事。只是文姑娘那裏。我就不敢評定。總之防患未然。是要好些。剛說到此。那邊有人進來傳事。又蘆就忙着出去了。你看他二人這一商議。事到未曾實行。旁邊又弄出一個壞事的人來了。此人就是誰。就是從前伺候曼仙的那個鄭老媽了。這鄭老媽。是自從那晚。又萍二人將他叫來審問後。恐怕他壞事。就將他留在自己身邊使用。不料他過來之後。就時時耽心着曼仙。隨後又隱隱聽得曼仙的死事。他就常常想起曼仙待他的好處來。不免暗自又悲痛一番。接連又見萍姐隨事認真。心性又剛烈管束他們。又非常嚴謹。比在曼仙處那般憐惜他們。疼愛他們的日子。大有天淵之別。所以天天嘔氣起來。又不敢多餘開口。這日洽洽在後房坐着。就聽得又萍二人商議的事。當下就把心事勾了起來。心裏就想道。這個太太。這樣的利害。他那心地。總是爲着吃醋起見。所以四姨太那樣好的一個人。纔會弄出這些

事來。也不曉得他是多早就準備着害他的。這回子他又想到這些人頭上來。了。別的都不緊要。我看那個三姨太也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不要叫他二天像做四姨太的手段。又要弄到他頭上去。那纔不好的。不如我去把他一個信也。好使他知個防備。這樣一想。當下就偷了一個空兒。一直向文君房中來。文君一見。就將他招呼坐下。又故意假裝不知問道。鄭媽媽。四姨太好點沒有。我這兩日身上也是有些不快。所以未去看他。老媽聽說。忙着就答應道。太太。你再莫提起這件事來了。想起來。真真寒心。真真利害。文君聽說。故意着驚起來。問道。這是甚麼話。這是甚麼話。老媽就一五一十的。將又萍二人如何審問他。如何又到花園中去。如何聽得已經弄死。現在又如何商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說道。太太也要防着些纔好。他是一個用心極險的人。莫說太太這裏。就是二太太上。他都是無情的。大人又最怕他。這些日內。他把大人都管束成甚麼似的。連別的房內。大人都不敢多去了。說完。又添了若干的利害話語在上頭。文

君聽後。就假意吃驚一番。又傷感曼仙一番。復又現出那種最穩重最小心的樣子出來。對他說道。媽媽。你們是手下的人。各人安分做各人的事。這些事兒。也不是你們管的。我看大太太是個極正派的人。他也未必會做起這些事來的。四姨太的事。其中想必有個緣故的。你這回又是那點做錯了事。被大太太罵了。你就懷恨着。故意來搬弄這些是非的。還好。在我面前。若是在別人面前。你又不得好日子過了。我對你說以後少管點閒事。再沒來題這些話了。快快各人去做事罷。老媽被他這說。到反討了一場沒趣。悶奄奄的就退別出來。一路走一路想着說。道這三姨太。真個是怕事的人。我到一片好心。爲着他。還說我是壞人。罷罷。你既不信我的話。我也是無法。不免去全二太太的媽媽說說。也好叫他打動打動二太太。看是如何。想着也就到了湘若的老媽房中來了。二人相見之後。他就把剛纔對文君所說的話。向他說了一遍。那老媽也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當時就去對湘若。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這湘若是幾日

內正爲着曼仙的事，不得頭腦。又兼萍姐那些舉動，懷恨在心，不聽這話則已。聽了這話，越發使他着腦起來。接着就把曼仙的事，疑在萍姐身上去。口中雖未說出，心中只是暗自叫道：萍姐，萍姐，你從前是甚麼一個人，如今你會壞到這一天。我還有甚麼想頭，一面想，一面氣了一會，不覺也是晚上正在納悶，忽然又蘆來了，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女包公層層辯疑案 昏總長處處遭怨言

你道：又蘆好些日子，都不到湘若房裏來，如何這一晚，又想起過來，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爲萍姐閒着無事，忽然就想起對他說道：你看湘若這些日子，也不知是爲着甚麼事，見了我，總是紅眉綠眼的，我也不曉得是那裏得罪了他。連這裏他也不來了，我不過是爲着大家姊妹，自小的感情要緊，不然你會做臉色，難道我就不會拿架子嗎？又蘆聽說心中就大不快活，隨便就答應他道：這也是你多心處，我爲他對待你，斷斷不會生氣的，其中總還有別的緣故，待

我去打聽打聽。就曉得了。說着。就一直往湘若房裏來。纔一進門。就見湘若一股怨氣。也不睬他。各自往床上睡下。又蘆登時就驚訝起來。趕忙笑了一笑。上前假意問道。妹妹。你用過點心沒有。只見湘若歇了一會。纔冷冷的哼了一聲。答道。吃多了。肚子還在脹着呢。又蘆聽他這話。越發來的湧了。跟着就向他身旁坐下。笑嘻嘻的把他手兒一摸。一面纔想要接着說話。湘若就死力一掙。把身子遠遠的離開。口中接着就氣沖沖的說道。這裏你也少來了。我還要多活幾天呢。又蘆聽他這話。有因。急着就說道。這是甚麼話。你何苦生這樣大的氣。就是有甚麼事。你也該對我說個明白。我纔知道你們的心事。你這一弄。到把我弄的糊塗起來。湘若答道。不知那個纔弄的糊塗。你們做的事。要你們纔明白的。又蘆聽他這一說。心中也就略有幾分知道。他是爲着曼仙的事。連忙就笑了一笑。說道。妹妹。我怕你是爲着何事。原來就是爲的這件事。好好。我也對你細說一說。可是這件事。你也怨不得我。不先使你知道。因爲事兒太大了。又

是倉猝之間。也就不暇同你商議。難怪你不能不生氣。一面說。一面又將身子坐攏去。湘若見他如此一說。口中雖然不出聲氣。心裏却也想要聽他說個底細。所以他坐了過來。也就不似先時的離開。只是把頭低下。氣沖沖的聽他如何說。只見又蘆說道。你看這個曼仙。我當初把他待的如何好法。那曉得他會做出這些事來。接連就把他如何被人運動。這裏如何查出信件。如何又去搜檢他。如何又搜出徽章炸彈來。如何纔設法把他治死的話。說了一遍。湘若聽說當下就吃驚起來。纔想開口要罵曼仙。忽然又想起那天夢中的事來。就把曼仙那樣溫柔靜雅處一想。又想到老媽來說萍姐的那些話。隨着就噙了一聲。說道。據你這說。曼仙是應該死的了。可是曼仙的這些事件。還有何人見着沒有。又蘆答道。沒有。湘若道。既是沒人見着。你又何以知道是他做的。又蘆道。既有信件。又有徽章炸彈。就是他的鐵證。還有甚麼不知道的。湘若道。這信件是外間把他的。還有他把別人的。你見着沒有。又蘆道。沒有。湘若道。既是沒有。

其中就要查個明白了。又蘆道：還要如何查法。那信上明明是寫把他的。難道這裏頭還有第二個曼仙不成。湘若道：信件原是寫把他的。你說信件能不能假造。你就不料料還有人詐害他沒有。又蘆道：縱然信件是假。那徽章炸彈難道也是假的嗎。湘若道：我問你。那徽章炸彈是由他身旁搜出。還是由別處搜出。又蘆道：徽章是他書箱內搜出。炸彈是由花園的那出水洞內搜出。湘若道：搜檢之時。書箱是隨便開着的呢。還是認真鎖着的呢。洞中炸彈是你親自搜出來的呢。還是別人搜出來的呢。又蘆道：書箱是開着的。炸彈是萍姐看見的。湘若道：所以了。書箱既是隨便開着。他又是一天的病着睡着。你就知道那徽章不是別人趁他不提防。故意丟進去害他的嗎。如果他真有此事。那徽章是個要緊物件。他就肯隨便亂丟。不怕別人看見嗎。就是那枚炸彈。如果是他代進來的。多少機密地方他不放。偏偏要放在那出水洞裏。那炸彈又是樣危險物件。水洞又個對時常盤弄水的地方。他多少事都謹慎。這點事他就不怕疎

虞嗎。況且你們搜查之時。多方認真。兩個男子。都把炸彈尋不出來。偏偏要萍姐纔會尋了出來。這也真真奇怪。又蘆聽他這一駁辨。當下就弄得無言可答。獸獸想的了一會。纔又說道。據你這樣說來。曼仙不是冤枉死了嗎。湘若答道。他冤枉死。不冤枉死。我那能知道。只是你們做事。太孟浪了。也該多餘調查調查。纔是說着。歇了一會。復又說道。我試問你。你們調查之後。還是親自審過他。他對你們招了供的呢。還是未曾審過。你們就將他治死呢。這一問。越發把又蘆問的不能回答了。隨後想了一會。慢慢的纔說道。妹妹。我倒是從前和你商量商量就好了。也怪得萍姐做事。太性急。把我都弄的糊裏糊塗起來。湘若聽他這說。漸漸的纔把臉兒轉了過來。說道。這事不是性急的。論理我也不該說。只是你的大事要緊。你試想想。萍姐這番舉動。他到底是好心嗎。還是存有別的意思沒有。據我看來。他與這種事情。恐怕有點關係的。又蘆聽了這話。心裏越發疑惑起來。趕忙問道。據你這樣說來。是不是你調查出甚麼事了。湘若道。

我連我自家的身子。還保不住的。還敢去調查那個不成。又蘆道。這又何苦呢。我因爲自家錯了在先。你也是爲着我。纔肯如此。如今我真心實意的聽你。你有甚麼意見。又何妨對我說明。難道我還會戮出事來嗎。湘若道。我老實不知道甚麼事。我說的話。不過推詳這些理由。令人有點疑心。所以要叫你調查。又蘆聽說。當下就悶奄奄的往床上靠了下去。一個人咬着指甲的僅想想來想去。連他也有點疑惑起來。再往萍姐那素常做事周密的地方。同這件事他極力慫恿的形狀。與他平日規戒防範的嚴密上一想。真無一處不含有深意。無一次不令人可疑。無一件事不像吃醋的樣兒。由此推來。曼仙的死事大有似他謀害的神情。越想越像。再一想。就將曼仙的好處。一層一層的湧上心來。霎時就由不住的傷心吊淚。因而就轉怨起萍姐來。由怨由忌。由忌生怒。跟着就一頭子的跳下床來。往外要走。湘若見他怒氣沖沖。就趕忙把他攔住。問道。你去那裏。又蘆道。我去問他。湘若道。問他什麼。又蘆道。他把人害死。還不

問他麼。湘若一聽。就急得甚麼似的。緊緊的扯住他的衣衫。說道。我的老爹。你眞是要把我逼死。你纔心安。這件事過都過了。你還問些甚麼。又蘆道。不問他。不是容他橫行不成。湘若道。老爹。你真。眞個鯁魚。連一點鹽都着不得的。你這一問。不是又要弄出不好的事來了。你要問。不如先把我弄死。你再去問罷。一面說。一面就大哭起來。又蘆被他逼個不了。只好嘆了一口氣。復又坐了下來。當下二人就你氣着一邊。我哭着一邊的鬧個不了。直到四更天氣。方纔和衣睡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除障礙輪流等樂意 聽纔言激將如喉犬

由此。又蘆就住在湘若房中。耿耿三四天。都不有見萍姐的面了。這萍姐。是自從那晚。又蘆出去之後。心中只是望着他來回話。不料一連去了三四天。連影兒都不見一點。越發使他疑惑起來。要想過去打聽打聽。又不便去得。只好叫老媽偷偷的過去一看。仍是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日正在揣想。忽然就見

又蘆氣冲冲的走了進來。你道。又蘆數日都不來。這日突然又來。是甚麼緣故呢。這其中。很有一個主使的人。在這人是誰。就是文君。待作者將他主使的緣由。從頭敘出。原來文君。自從那晚被曼仙闖見他的醜事後。當下就全張存設了一個法子害他。乘看又蘆辦喜事不在。公館裏的人也少。張存合着李全。就在外面放了兩個炸彈。向花園內安放妥當。又到銀店裏。仿造了一枚徽章。交與文君。文君借作看望曼仙的時。趁他不防。就把徽章偷偷的放在他書笥內。隨後又造了一封假信收着。到了那日。纔湊着空兒。悄悄的放在萍姐書案上。當時萍姐到案上做事。忽然就把此信翻了出來。也不問個來歷。接着就把皮面一看。是寫着送與曼仙的。他本來是不應拆開。後因想了一想。就想道。曼仙一個女子。又沒有親人在此。那裏還有人與他通信。敢莫是一封情書。想着就私自拆開一看。這一看。就看出不好的事。所以接連就弄出這些事來了。你看這事發現以來。一般人都是在鼓裏過日。只有文君全李張二人。纔是個中人。

物。他三人既把曼仙除了。也就稱心順意的快活起來。又兼又蘆連日不來。越發的放着膽兒亂鬧。真是露水鴛鴦。你來我往。無一夜不頑個高興。無一日不吃個飽餐。有時歡喜起來。還要三人同臥。做一個連床大會的景緻出來。世間女人得此一境風流艷福。也算是自古及今。除了武則天外。只有文君一人而已。然而賊人膽虛。這話不錯。他三人雖然歡樂已極。却也是驚驚惶惶的過日。又恐怕公館裏的耳目衆多。稍一不慎。就要被人看出形迹來。又想着曼仙的事。案情重大。倘或風聲泄漏。被人窺出破綻來。這樣一想。那樣一防的。正在不了。忽然又添上一個鄭老媽。那天過來說了那些話。越發把他們就心得不了。文君心裏跟着也就要想打個主意。准備着。洽洽這日。又蘆在房中悶着無事。見湘若又是午覺未醒。一個人就往天井中踱來。剛一抬頭。就見着文君的影子。如桃花似的。由那玻璃窗內射出。越看越覺可愛。霎時就把又蘆滿腔的煩惱。化作傍花隨柳的心思。連忙笑嘻嘻的兩三步。就走進文君房中。抬頭一望。

只見文君單穿着一件起花水紅糊縐的貼身短襖。兩隻嫩筍似的手兒。撲在那窗臺上。向外望着。那柳腰上雪白油滑的肉。都露了二寸多的一塊出來。底下又是穿着一條起水沫花月白洋紗的小衣。把那圓滾滾的一個酥而且膩的後庭。緊緊的绷住。兩半分明。紅白的股肉。都映了在外。又蘆看着。當下就按捺不住。就想要撲了過去。與他一個圓箍。恰好文君也就見了。忙着回過身來。接連就拿出那種妖艷惹人的狀態出來。向他鎖了一眼。一面又假意忙去扯外衫來罩。又蘆那裏捱得跟着就撲攏過去。預先與他吃了一個合子。又將他緊緊的抱在懷內。叫道。我的心肝呀。你怎麼這樣的可愛。法子話猶未完。只見文君把臉一紅。趕着就做出驚驚惶惶的樣子來。把他撐開。說道。你是冒失。提防被別人看見。傳話上去。那我就不得好日子過了。又蘆聽說。就吃驚問道。這是甚麼話。這是甚麼話。文君故意往外一看。後纔悄悄的回答道。我的爹。你難道不知嗎。你這些日子不來。我到以爲不怕了。那曉得你這回子。又鑽了進

來。倘或使他知道。怎麼得了。又蘆急了說道。那個。那個。你何苦就會怕成這個樣子。文君說道。自家的人。還不知道。還要那個。那個的假問。罷了罷了。你快去。你快去。又蘆越發急了起來。把他緊緊的扯住說道。甚麼事。甚麼事。我到不信。就會有這樣利害。你不說出。我今天是不答應的。文君聽說。又故意現出越發急的樣子來。說道。老爹。你真真是逼死人了。我對你說。你到是要顧着我的。我纔肯說。又蘆道。是了是了。依你依你。趕快說來。然後文君纔悄聲啞氣的說道。你還不曉得麼。就是太太了。你看這些日子。他把這幾個人。都愛成甚麼似的。總怕別人全你交句言。就會把你吞進腹內去了。連二太太上。他都怕你到他那點。所以我連出都不敢多餘出去。恐怕他見着。又疑心別人來引誘你了。我真個時時的禱告着。默愿你再也不來。以免他忌妒。可不是。前兒我還聽得一說。說是甚麼花園裏的。四姨太。也是他見你疼愛他。就設法把他治死了。這樣想起。真真令人膽寒。又蘆聽說。問道。這些話是從那裏聽得。文君道。你真是

掩着耳朵盜鈴鐺。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公館裏上上下下五六
十人。那個的好處，那個的醜處，還封得住別人的嘴嗎？這些事你固然是不知
的，也不有這個人敢對你講。就是我也不過是偷偷的聽來。那裏還有個人敢
對我說。縱我知道，我也是一樣的，不敢對人說的。你想，如果不有點意思，怎麼
會講得出這些話來。如今我只是小心做我的罷了，總求你少些過來，不要代
累我遭殃說完，又假意催他出去。所以馬上就把又蘆說的急了起來。接連躁
了幾脚，罵道：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一面罵，一面就氣沖沖的一直往萍姐處來
了。不知見了萍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憑空仇讎誓不戴天 偌大恩愛付之流水

又蘆剛一進門，萍姐見他滿臉怒氣，心中就不驚訝，也不敢去闖他的馬頭。
連忙讓開一邊，看他如何。只見他走攏桌案，話也不說，嘆了一口氣，接連就把
桌子一搯，跟着又把案上的物件掀了滿地，又拉了一根木棒過來，把些裝架。

及穿衣鏡等類。打爲粉碎。萍姐當下就嚇的慌了過來。把他身子墜住。哭涕涕的說道。這是甚麼事。這是甚麼事。怎麼來發起我的火來了。話猶未完。只見他兜胸一脚。就把萍姐踢倒在地。口中接着罵道。早不死的潑婦。人也被你弄死了。再把這幾個也弄死。大家快活些。一面罵。一面又拳足交加的打作一團。還好。那些老媽聽見。馬上就一齊擁了進來。把他勸了出去。然後纔忙來招呼萍姐。只見萍姐早早的已經暈了過去。滿臉都弄得碧綠帶灰的。頭髮也打散成亂茅一般。口裏也流出好些紫血來。眼兒也白翻翻的往上瞪着。手脚也冰冷了。人事不知彷彿死去的一般。把些老媽都慌得沒了主意。只好同着他抬回床上睡着。一面又拿些姜開水來灌他。一面又急急的叫他。亂了大半天的功夫。纔把他微微弄了回過氣來。歇了一會。只見他兩眼往外一看。又嘆了一口氣。接連又捶了幾捶胸口。幾個老媽又忙着去把他手按着。他就哭哭涕涕的說道。你們不用管我。我橫豎就要死的了。說着。又掙了起來。要向外跑。老媽

忙着攔住。一面又你講一句。我說一聲的。纔把他安慰了幾個時辰。到了晚上。他就想道。這是甚麼事。無緣無故的。會生出這場風波來。自己到底是那點得罪他。或是那件事做錯了。想了半天。總想不出一個原委來。後又想到湘若身上去。一定是湘若作弄出來的事了。然也不有個理由。數日以來。兩下雖然面上有點不好。自己却未曾得罪了他。縱然有一點半點不是。自家姊妹也安循點情分。也不該下這樣很的心腸。想到此處。不禁就咬住牙關。叫了幾聲。湘若。湘若。你何苦如此。我到萬萬料不到。你會有此手段。你就要想弄死我也該要使我知個明白。說着。又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又把自家從小的事一想。又想到如何對待。又蘆如何替他受了千辛萬苦。如何纔把他助了成功。如今又如何帮他主持家政。到了此刻。自家縱有多大的不是。都要念點夫妻之情。也不該如此下手。況且毫無理由。就動這大的火燄。這樣一想。又忍不住的叫了幾聲。又蘆。又蘆。你好忍心。你好狠毒。我若死了。諒你也不得好處。縱然天地鬼神容

得過你。恐怕你那祖宗父母的陰靈。也不能饒你的一面說。一面又想要去找。又蘆一問。纔把身子一動。忽然又一個黑暈。那身子也不曉得是有幾千百斤重的。翻都翻不過來。一雙腿兒都像打斷一般。痛得成甚麼似的心口上。也由不住的一股一股的挫疼起來。那些老媽。只聽他哭了一會。又阿啣阿啣的叫個不止。那種不忍聞的傷慘聲音。莫說旁人聽着。爲他垂淚。就是樹枝上那些鴉雀也跟着悲涕起來。衆人聽不得已。只好又起來安慰着他。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雨打風摧湘若問病 香銷玉殞萍姐歸天

從來天下之事。熱心卽是寒心的影子。俗語說的好。前人栽花。後人享福。又云。烏盡弓藏。兔死狗烹。萍姐事事熱心。自幼艱苦。到將丈夫助了揚眉吐氣之時。只說得幾天福澤消受。誰知一棒打來。轉眼之間。就將偌大的恩愛。變作不共戴天之讎仇。作者於此。有不禁爲萍姐惜。又不禁怪萍姐愚。而又不禁深痛又

蘆之顛倒昏憤也。然而天道無常。禍福無定。這也是又蘆的敗機到了。你看他自打了萍姐之後。氣急過勇。當時回到湘若房中。就覺得有點氣痛。話也不說。一直就往牀上靠下。湘若見他神情不好。趕着就過來問他。只見他把頭一搖。又拿手指指胸口。接連又孔孔的咳起嗽來。又叫了一聲阿啣。把湘若都嚇的慌了。忙着就叫人去請醫生。一面又替他揉磨胸膛。少時。醫生來到。湘若避開。那醫生就診視一番。說他是甚麼怒火攻心。不大礙事。隨便開了幾劑平肝固氣的藥去了。到晚照方煎服後。漸漸的也就好了過來。惟精神太虧。不能撐持。依舊在湘若處。跟着調養不題。這幾日內。也就把湘若忙的够了。只是他這一場病。如何起點心中。總有些疑惑。問他。他又不肯說個緣由。正在着樣。那邊老媽就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大奶奶要去了。這一說。就把湘若弄的呆了半天。隨後纔慢慢的問老媽道。他要去那裏。老媽答道。奶奶他要死去了。你還問他去那裏。湘若不等說完。當下就嚇得不得了。又蘆上也雇不得告訴他。跟着就

跑了過來。你道萍姐是怎麼樣了。何以就有這樣急信。原來他日那天睡了下來。接連病就加重。又無親近人在旁招呼。幾個老媽不能主張。有幾次也曾到湘若處來告訴。不料見了又蘆也是病着。湘若也是愁悶悶的忙個不了。所以不敢說出。仍舊蹙了回去。還是文君時不時又來假情假意的照料一番。到底不是心腹。萍姐那裏肯對他說些甚麼。不過面上略爲應酬而已。這文君又是個精靈鬼怪的人。到了湘若處來看望。又蘆也絕口不把萍姐提起。在湘若心中。還把萍姐不來看望。又蘆時時的惱恨着他。你看這樣一弄。一邊懷恨着。一邊。一天怨比一天結深。直然把個活潑美婉的萍姐。弄的奄奄一息。還不有個人知道。這日萍姐是昨晚已經死去過一刻的了。後經老媽又把他叫轉過來。只見他兩眼流淚。口中是早已不能說話。兩隻手僅管在胸膛上亂搔。老媽也就知道他是心疼的意思。無如夜深無法。隨後又見他安息了一刻。心裏也就不大驚慌。到了早上起來。又見他臉上紅亮過來。心裏也明白了好些。說話也

微微有點氣息。後又見他想乞茶水。也把他喝了一碗。少時。又與他一點清粥。他也吃了。衆人以爲不怕了。那曉得。喝了一會。他忽然用手指着一隻箱子。老媽以爲他是要用甚麼物件。忙着。就將那口箱子。抬到床上。替他打開。只見他把些衣裳首飾。一件一件的提了出來。氣喘喘的看了一會。又吊了幾點眼淚。隨後又取出些書本信件紙張之類。他也是一樣一樣看了一回。又滴了一些眼淚。老媽正在出神。不妨他就將牙關一咬。死力的把些書本紙張。撕爲粉碎。當下就把老媽嚇了一跳。恐怕他又要去扯那些衣裳。趕忙就拿開一邊。他望着也不甚麼。只是微微的笑了一下。過了幾時。老媽見他無甚動靜。纔想要外出一刻。不料他又咳嗽起來。趕忙又過去招呼。正在替他拍背。忽然他的聲音會明明亮亮的向老媽說道。我這回會好了。你們不用怕了。你替我去請二太太過來一坐。剛說到此。那聲音又啞了下去。肚子裏也跟着咕嚕嚕的響了起來。接着。眼睛就往上一瞪。把老媽就嚇的慌了。連忙扶住他。緊叫須臾。又見他

回了過來。纔把他安放睡下。一面就跑來報與湘若知道。急得湘若慌了過來。走到床上一望。見他正在睡着不醒。也就不便驚動自己。又走到案前坐下。那些老媽跟着就過來告訴他病中情形。正在說着。忽然又聽他叫了一聲。又蘆你好。湘若就忙了過來。向他問道。萍姐。你這回怎麼樣了。一面問。一面那眼淚就忍不住撲簌簌的滴了下來。只見萍姐慢慢的把眼一睜。向湘若看了一眼。又把他的手兒拉來捏了一捏。又自家指一指心口。然後又冷冷的笑了一笑。湘若跟着又向他哭哭涕涕的問道。姐姐。你怎麼樣了。他仍是不出聲。默默的望着冷笑。湘若正在着急。霎時之間。只聽他喀的一聲。那臉就慘白下來。兩隻眼睛也就黑藍黑藍的凹了下去。唇兒鼻兒也跟着軟沓沓的冰冷起來。把湘若嚇的哭了。又哭。叫了又叫。那知道一縷香魂早已去到望鄉台上。再也叫不轉來了。當下湘若也就哭了。死去活來。人事不知。那邊文君也來了。趁着也假情假義的哭了一場。亂了一會。湘若纔漸漸的止住哭聲。含着眼淚的同一般。

人把他收拾停好。一面纔親自回來。說與又蘆知道。又蘆聽說。登時也就暈了過去。隨後轉過氣來。不免又大聲哭了一番。這也是人情使然。雖然氣惱頭上。到底結髮恩愛。那有不心痛之理。又蘆哭着。也就想要過去看看。纔一動身。那脚兒接連就打了幾個飄飄。眼兒也花了幾花。趕忙又依舊靠下。歇了一會。纔連涕帶淚的囑咐湘若。叫他好生料理喪事。一切使用。總不要虧負死人。湘若聽後。也就竭力辦理。將他裝殮妥當。不免又做了幾天水陸道場。然後纔把靈柩寄出享堂去。準備將來搬運回家安葬。不題。不知又蘆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狗彘奴昧良盜家主 虎狼賊枉法刦夫人

萍姐這死。耿耿鬧了幾日。把湘若也苦的够了。只是又蘆的病。還未見大好心。中甚是焦急。又不得不勉強撐持着招呼。那曉得越弄越重。他那病兒。是氣急攻心。又兼怨痛太過。雖有中西醫合着診治。而內裏的血管。是早已破壞過了。

縱有仙丹。也不能挽回得過。不過借作藥力。多有幾天延捱而已。這日湘若的哥哥瑞芳。過來看視。見着他烏黑的一副面目。當下就很爲着急。又看見這裏人聲嘈雜。妨亂着病人的心事。於是就同湘若商議。要將他搬到裏層影翠亭去住。因爲那裏房屋又清雅。空氣又潔淨。人跡又罕到。又有花石竹木之類。可以賞心娛目。於養病是非常合宜的地方。湘若也很爲贊成。馬上就分派僕役前去掃除妥當。接連就你一件我一樣的。把他搬到裏頭。湘若也同着搬了進去。招呼你看。這一搬動。就把外面搬得個冷冷淡淡的。那些僕役也樂得偷閒起來。不是喝么呼六的大賭。就是呼朋引類的胡鬧。甚至外出冶遊。日夜不歸的也有。或偷雞摸狗。樂極忘記關門的時亦多。古人說的。冶容誨淫。謾藏誨盜。這話不錯。你這樣大的一個人家。尋常那個不眼熱。如今得了這好的機會。莫說一般流氓無賴。要想趁着空兒發點財喜。就是自家的親信心腹。見了這個下場。也不免要想尋點後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果然不出我所料。又蘆

纔搬了進去三天。外邊就有一個楊麻子。合着一個韓小狗。二人是江湖上最著名的大爺。慣以賭博爲業。這回因聽得史公館內擺賭。那晚就約了去頑。不料彩興不順。接連就輸了一個精光。餘外還欠着一千多元的下賬。許着贏家三日解清。後來到了四處張羅。總總沒有一點影響。你想這樣大的一注款項。莫說他這一般光身漢。沒人肯應承借他。就是有職業的正派人物。也難一時湊手。二人無法。到了這日。就想了一個法子出來。預先備了一桌酒席。去邀又蘆的跟役阿三來喝。飲酒之間。你言我語。三人十分合意。當下就結爲蘭譜弟兄。接着楊韓二人。就將虧欠賭賬之事。託他設法。那阿三是個跟隨的人。那裏籌得出這注鉅款來。然又爲着弟兄情重。不得不勉爲其難。想了一會。忽然情急計生。一頭子。就想到公館內去了。於是就同楊韓二人商議。大家齊聲贊成。到了晚上。他就預先將楊韓二人。藏在裏面。自己又到各處照應一番。等到夜深人靜之時。三人同着。就悄悄的往湘若房中來了。到了房內。接着就搜尋起

來。翻箱倒籠。恨不能將一間香房。偷他一個精光。那曉得湘若房中。是自從那日搬進裏面之後。就將一切銀錢。及實重物品。衣服之類。同着搬了進去。所剩下的。一二十隻箱子。不過是些書籍。及隨身衣服。不大緊要的用品等項。那有甚麼大財喜留着。三人弄了半夜。總不如意。隨後就想到文君頭上。以爲文君的房。是在二層。離着內外甚遠。又是一個人住着。他的銀錢物件。又是很多。到還容易下手。商議停當。三人又跟着往文君處來。到了房門。剛想要用鐵棒去撬。恰好那門是虛掩着的。不用費事。隨手就推開了。忙着輕輕踱了進去。摸到床邊一聽。却是一個人打酣的聲息。聽後。就去開那電燈。纔在動手。那床上人。就有賊的一聲。吼了起來。把他三個嚇的往外就跑。還未到門。對面就闖進一人。黑中把他三人碰了一個滿懷。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李全。因他在對面房裏睡着。這邊房內。是張存同文君在睡。這晚因張存飲酒過量。睡了半夜。還未醉醒。文君情急。只好過來找李全同睡。二人弄了一會。文君就睡着了。李全

則一夜未曾合眼。正在東思西想的時。那邊就叫了起來。當下也就顧不得文君忙著纔跑了過來。纔一趔門。幾個就碰了一團。這時楊麻子情急。隨手在桌上就摸了一把剪刀。也不管。快利不快利。照着李全喉上戮來。跟着又兜胸與他一脚。把李全跌了下去。又把手緊緊按住他的喉管。李全掙扎不起。在地。下綁了一會。少時。喉管一斷。就將一條性命白白送了。這裏張存是自從。叫之後。接着就翻了起來。倒底酒醉之人。神力昏憤。足纔落地。就栽了一交。阿三趁着。也就將他按住。一面又搬了一塊石頭過來。向他頭上死打。打了幾下。就將一個小白頭顱。搗成肉醬一般。同着也就嗚呼哀哉了。楊韓等見他兩個無了聲息。知是已入鬼鄉。於是纔站起將電燈扭亮。又去把些箱籠弄開。陸續也就取了許多物件出來。正在收拾要走。忽然那邊文君也就驚醒起來。聽得人聲響動。又摸一摸床上。李全也不知往那裏去了。心中疑惑。趕緊就走了過來。剛一進門。馬上就嚇的打了幾個寒戰。口中要想叫。也叫不出來。當下阿三見

他進來也就嚇了一大跳。還是楊麻子見機。忙着把文君叱住。說道：太太如今這事。你也怪不得了。你若依從我們。大家想個法兒救你。倘不依從。不免也是一死。快快斟酌。免我動手。這文君是已經將作刀下物的人。到了此刻。還有甚麼說的。聽着就哭哭涕涕的求道：事到如今。我還敢甚麼樣。只求你們饒命罷了。楊麻子道：現在饒命都不濟事。你若有心。就同着我們逃走。大家到別處去住。也保得你一生享福。免得在此受苦。文君聽說。想了一想。又見張李已死。不走案子發現。橫豎也是要牽連自己。於是就滿口應承。四人趕着就將物件收拾一番。一切細軟。銀錢珠寶等類。裝作幾箱。運了出去。其餘笨重物品。以及不大值錢的東西。通通棄了不要。看看已是四更多天。四人就忙着出來。買了一隻火輪。一直就逃往島上去了。你道他三人定要拐了文君。是甚麼意思。原來這場事。已經被文君看見。如果單盜些物件。不把他帶了出去。少不了這案子。是要發現的。一則他三人見了文君這般尤物。心中也有點羨艷。所以纔有這

番舉動。後來聽說他三個到了島上。不上一月。因爲爭風吃醋。楊韓兩個。就將阿三殺死。文君趁着也就服了鏹水自盡。可憐一個風花雪月的美人。過了半生歡樂。得此一場結果。這也是天道昭彰。淫惡爽報。閱者可不必生憐香惜玉的癡心。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影翠亭冤鬼泄仇恨 黃昏夜禪師發慈悲

文君逃後。次日公館內就轟動起來。又蘆得信。馬上就急的嘔了幾升血出來。亂了一會。要想派人查拿。又是礙着局面。無法只好將張李二屍。隨便掩了。其餘僕役人等。各人安慰了他們幾個錢。使他們不用漏風出去。也就了事。這場事出。別的都不打緊。只有一個湘若。真是可憐到萬分。弄的氣上加氣。急上加急。說不出的酸苦來。終日惟有眼淚洗面而已。事到如今。也是無法可解。只有暗中禱乞着。又蘆的病。早點痊愈。誰知他這個病兒。那有好的日子。接連又驚了這些風波。不惟不見稍好。而反轉爲怔忡之症。數日以來。神思昏憤。腦筋

也時時的恐怖起來。稍一合眼。彷彿就見着萍姊。曼仙站在他身旁似的。把湘若聽了。也嚇的。不敢一個人在他旁邊了。連那些伺候的人。也跟着害怕起來。隨有一事。都是你推我。我推你的。不敢一個人上前。到了這晚。湘若因爲身體疲倦。要去安息一會。就囑咐了兩個老媽。伺候又蘆。不料湘若睡纔未久。那兩個老媽。也跟着渴睡起來。忽然之間。清風一股。冷氣逼人。那窗外。由不住窸窣窸窣的響了一會。就如有人在外面洒沙一般。又蘆聽着。就赫了一會。正在冥想。那房外層。又咿咿唔唔的說話。隱隱又如有人哭的聲音。接連又覺得有脚步聲息。好像由外間就要走了進來似的。天井中的狗也汪汪的哭個不住。纔抬頭一看。那橐橐的脚步聲。已經走到牀前來了。霎時。燈光晃綠。滿屋陰慘。來者不是別人。正是萍姐曼仙二人。那曼仙。是一頭散髮。滿臉青腫。膊子上。還有幾道繩子勒過的痕迹。身上穿着一件葛灰布棉襖。領口也開着。未扣兩隻眼睛。宛然是個淚人。神靈靈的望着。又蘆萍姐則清瘦如柴。一切衣服面貌。

大致與尋常相同。惟兩眼上。盈盈有點淚痕。一隻手。則指着胸膛。一隻手。則扶着帳架。鮮紅的一張櫻口。則似笑非笑的望着曼仙。當下又蘆。是早已嚇的沒個洞兒鑽了。惟心裏倒還明白。却也無可奈何。只得戰戰兢兢的好言哀告道。萍姐。你們兩個。也不必來仇我了。如今我也是半死的人。只求你們饒我多活幾天。你們有甚麼冤屈。橫豎我替你們多做幾天齋。多打幾場醮。超度你們靈魂。早昇天界就是了。話猶未完。那萍姐又望他一啞。一隻手就在他額上戮來。曼仙又跟着把臉一變。一對眉毛。就直昂昂的豎了起來。兩隻手就過來死力的拉他。把他急的掙又掙不起。叫又叫不出來。就如那山雞野兔。被豺狼含在口中。只是未曾吞下腹內。還有一息尚存的活著一般。還好。該他氣數未盡。正在岌岌可危之時。突然外面進來一人。光頭茫鞋。身披袈裟。恍惚就像那裏會過的和尚似的。只是一時想之不起。只見那和尚。徐徐走到面前。向萍曼二人。兩手作個合掌式。說道。你二人速去。這一重公案。現在尙未到了時候。他日自

有伸雪的日子說畢。萍曼二人也就皈依佛法的走了。和尚俟他二人去後。又纔慢慢的向又蘆說道。勿用怕。勿用怕。老僧前來與你解圍了。又蘆聽說趕忙就施禮說道。禪師父。這也是弟子的罪孽。應該有了今日多蒙搭救之恩。弟子原生生世世。犬馬相報。可是禪師父。是住那座名山。稱何禪銜。從前是在那處會過。弟子因久病腦昏。一時不能想起。要請指教。以便他日親詣叩謝。和尚道。老僧赤條條。空來空去。來無影。去無蹤。無居無名。無勞相問。相差不遠。請親少俟說罷。就拂衣而去。又蘆強來拉他。不料神力軟弱。一個黑暈。就跌倒在地。接着就阿啣阿啣的叫了起來。把湘若同那些伺候的老媽。都從夢中驚醒。趕着過來招呼。纔將他扶了上床。只見他神情恍惚。週身冷汗。湘若正在問他道。你怎麼樣了。他就把眼一瞪。兩隻手向湘若臉上打來。口中接着說道。打鬼打鬼。湘若見着。知道他是遇了魔了。跟着也急得甚麼似的。就哭哭涕涕的向他說道。你不用怕。我不是鬼。我是湘若。說了幾聲。他纔慢慢的回轉過來。又把眼睛

釘在湘若臉上儘看。看了一會。似乎纔有些明白的樣兒。然後就把湘若的手拉住。說道。妹妹。這回是甚麼時候了。你纔睡着。又起來做甚。湘若道。我起來看你的。又蘆聽說。就嘆了一口氣道。妹妹。你看我也不中用了。我也把你苦了。橫豎是我的罪孽。不有甚麼說的。這回子。你的苦也要滿了。不久你的清閒日子也就要到了。說到此處。又哈哈的大笑起來。念了幾句甚麼好一個赤條條空來空去。湘若聽着。雖然是病魔的話。然其中很有不祥的意味。霎時那心上就一陣的辛酸起來。那眼上的淚珠兒。也由不住如雨點似的滴了一個滿懷。又蘆看着。也不甚注意。儘管一個人歎歎的大笑。越發把湘若急的大哭起來。說道。你是怎樣麼了。你一個人到過下去了。教我如何下台。說着。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又蘆仍是不理。復又自言自語的說道。任憑你化身千萬。我只是一個了了。這時旁邊伺候的老媽。見了這番情形。心上也有點淒酸。接着就來安慰一番。將又蘆服侍睡下。又苦苦逼着湘若進去睡了。這晚纔無事不提。

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說破病根和尚知己 償完淚債阿儂悟空

次日。湘若因昨晚哭了一夜。未曾合眼。到了午正。禪起來看望。又蘆。到覺得比先時安靜了好些。惟一到晚上。又糊亂起來。湘若無奈。只得派了幾班人伺候着他。似乎人多陽旺。要可以安睡一點。只是口中不住的亂講囈語。恍惚是同甚麼和尚說話似的。少時。又聽他叫起萍姐。曼仙來。把一般人都爲他苦得忽而驚。忽而亂。不能片刻安甯。個個都是勞乏不過。日裏偷空睡覺。竟成了一個俾晝作夜的世界了。湘若則不惟苦的消瘦如柴。就是淌的眼淚。也可以與那黃河揚子江鼎足。到了如今。淚也被他流盡了。人也弄成奄奄一息了。還好。他看了這個不能挽救的情形。想來想去。漸漸也就有點被除煩惱的關念。哭也不哭了。氣也不氣了。無論又蘆如何驚亂起來。他只作淡淡漠漠的照應而已。看那態度。他心中似乎就是在等。又蘆快死。兩下速完了這場孽緣。算了。恰恰

這日。外方來了一個和尚。在街上沿門化齋。手持竹劍一支。掛着二尺多長的。一方白布。就如那看麻衣相的招牌似的。上面寫着幾句是。

能知人生禍福休咎。及過去未來之事。兼治各種危險病症。並善符水。能驅一切妖魔作祟。永保平安云。

老媽聽得。當下就將他引入公館。替又蘆診治。又蘆一見。宛然就是那晚與他解圍的那個和尚。一模一樣。惟心中雖然明白。口裏却不能說話。只管默默的望他發笑。這和尚也鎮靜自如。全不露點形迹出來。在旁人觀之。純然是與又蘆一面不識。初次纔來過的樣兒。此時湘若也出來看他診視。只見他將又蘆的手脈。捏了一會。又問過了他的生辰。湘若又將他的病狀。及數日鬼祟的事。由說了一遍。和尚聽後。想了一想。纔慢慢說道。看此病乃是一個疑心症。後變爲急心症。漸後又變爲悻心症。今且轉爲石心症矣。何謂石心症。就是他的這箇心上。受病太多。磨來磨去。日子一久。竟將他磨成一個朽爛的廢物。如石頭

一樣的冥頑不靈了。所以他知覺失常。不是發狂。就是昏憤。任憑你甚麼貴重靈藥去培補他。就如用水去澆在石頭上一般。縱使川流不息的灌溉。也不能把他會弄了活動起來。又推他八字。乃是一個三奇格。命理上說的天干三奇。地支四朋。有命如此。福祿永終。論起來。他應該一生富貴。食用不盡。就是壽數也應度在太公之上。只是時候上。帶着三重邪煞。官星正旺的時候。就要守正不阿。去鎮壓着他。到還可以保着無事。倘薄德失儉。這煞氣就會乘隙而起。定要弄到家敗人亡而後止。再查他兩脈陰沉。沸臉綠光晃灼。是有冤魂伏在暗中。必定做了甚麼冤枉。有關人命的事。纔如此越纏越深。到了今日。業已成了鐵案。就用甚麼符法。也不能解脫。使他不崇。合觀數項。他這一個病兒。來得是有因的了。若要使他斷除病根。除非是到布種時候。說到此處。又蘆忽然會發笑起來。聲音也跟着會紅亮了。臉色也通紅的發光。只聽他向和尚說道。大和尚真知我也。我這回會好了。說着。復又哈哈的笑個不住。這和尚接着。就說

道善哉善哉。等你病好。老僧再來與你結緣罷。一面說。一面就大踏幾步的走了。這時已是初更時候。湘若見他去了。纔過來看望。又蘆。到覺得神清氣爽。比尋常人還有顏色些。於是將他招呼睡下。嘆了一口氣。自己依舊折回房中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釋布種湘若了塵緣

見削髮又蘆歸陰府

湘若聽和尚說話之後。自己回到房中。坐下一個人運着神。閉着眼的尋思。他想到是方纔這個和尚說的理由。就如他親眼見着的一般。真是一點不錯。可是他說了半天。總不肯將這個病的結果如何。道出一個所以然來。令人越想越不能解。復又想到。看這和尚。是很有來歷的人。總斷不至扯謊的。況且他那些話中。句句都說的有因。就如所說的石心症。及八字上的邪煞。與冤魂作祟的情形。細細推來。明明就是指這病不能好的了。還有甚麼結果道出嗎。却也奇怪。他既是說這病不能好。就該指出他一定死的話來。然何又說是布種時候。

病根斷除的話。難道布種時候。冤魂就不敢來作祟了。邪煞就會壓下去了。石心也會活轉起來了。說來說去。越發說的不有理了。況且如今。已是五月間了。正是布種時候。這個病兒。未必眼前就會好了。看那一命如絲的情形。恐怕縱有仙丹。也一時將他扭轉不來。真真是不近情理……這樣一想。那方寸就糊亂起來。整整的默了半天。然後又將那病根斷除。布種時候。八個字。細細推敲。弄了一會。又拿起一支筆來。如測字先生似的。在桌上一字一字的寫出來。破解畫了一陣。也是弄不出一個所以然。於是又站了起來。埋着頭。背着兩手的。在地下踱來踱去。約略有二十分鐘之久。纔忽然想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真糊塗。我真糊塗。原來這幾個字。就是說他死了。極顯而最明的。何必研究。何必研究。你道。他如何說這八個字。就是死了。他是如何想法。原來他想到是。

布音同不種者。穀也。布種。卽不穀也。人而不穀。死也。人死。自然病根斷除。

也。

他這一想後。復又往椅上坐了下來。出了一回神。靜靜的休養了一會。纔起來。將門掩好。淨了手。焚了幾柱香。又將些粧飾物品。檢了過來。打碎的打碎。火化的火化。後又拿出一幅雪箋來。在上面寫了幾句詩道。

生成薄命如雲煙。一陣狂風散九天。趁此清宵人寐靜。好當明月掃塵緣。不有因來何有緣。滿緣卽是償完鈔。債錢償了須歸去。且誦菩提三兩篇。長篇難寫這憂煎。徒自傷心涕泗漣。不到淚乾人不去。人亡我去白雲邊。白雲山下好蘭泉。滌盡塵心便是仙。莫笑阿儂觀自在。丹元煉罷枕書眠。非謂煉丹卽養年。年年底事實堪憐。恨儂自小嬌憨慣。不識人情有變遷。好鳥亦知喬木遷。恨人自不鳥如焉。浮雲富貴終須盡。何必兢兢苦奔前。風風雨雨混人前。舊恨新愁幾萬千。總爲青絲煩惱繫。早揮慧劍亦瀟然。瀟然獨自免情牽。憑爾糾纏不我連。今夕謝君青眼待。披蘿帶荔效狂癡。

寫完。將箋疊好。又去換了一套素服。走到穿衣鏡前照了一照。後就拿了一把剪刀。將椅子移攏。對着鏡子坐下。先把那頂烏雲似的東洋髮。一齊打散。一支手持着髮莖。一隻手拿着剪刀。咱咱的幾下。霎時之間。就將一個頭顱。剪了一個精光。後又將剪下的一蓬青絲。一股一股的理作一束。拿在手中。望了一望。不免又淌了幾點眼淚下來。歇了一會。纔站起找了一塊紅綾。將青絲裹好。一直就走到又蘆處來。這時又蘆是清清醒醒的。惟神色很在不好。一見湘若登時就湧了一口痰出來。老媽上前擦抹乾淨。停了一會。他纔冷笑一笑。向湘若抽聲揣氣的說道。好好。今兒你也了了。我也了了。湘若接着說道。承君不棄。已是半載夫妻。愧無以報。只有這束青絲殉葬。望君黃泉之下。無以妾爲念也。說畢。又蘆就點了一點頭。那氣色跟着也就慘白下來。衆人連忙上前扶他。只見他微微回過臉來。叫了一聲道。和尚來了。衆人往外一看。那裏有個和尚。連人影兒都沒有一點。正在望着他那眼睛。就往上一翻。鼻梁上的冷汗。也跟着

滴了幾點下來。唇皮一軟。可惜一個聲名嚇嚇的偉人。連車兒馬兒都不用。一股陰風。就游歷到幽幽地府去了。當下衆人忙着。將他裝殮起來。湘若不免又哭了一場。少時。訃信傳出。各機關的人物。也陸陸續續的來了。這一場喪事。那就比頤和園的花燭大會。還要熱鬧些。一切追悼儀仗。唁吊如雲。自是不必細述。耿耿亂了幾日。纔將他殯送出去。依舊照萍姐的辦法。厝寄享堂。俟等擇期。一齊搬運回鄉安葬不題。不知湘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野鶴閒雲飄然去也 曇花泡影怪哉夢乎

喪事已畢。相若過了五七。就請了一般重要人物過來。將他的財產銀錢。通通清理一番。大概還虧空着幾萬的樣子。清理過後。他就將所有一切貴重物品。珍珠玩器等類。變賣償還清楚。又將一切男女僕役。許配的許配。遣散的遣散。然後纔帶了兩個老媽。也不使衆人知道。悄悄的飄然而去。衆人到他去後。大家纔詫異起來。不上兩日。滿城裏都轟動得甚麼似的那些茶樓酒肆的議論。

捕風捉影的造謠。真是無奇不出。還好正在疑亂。報館裏就將他又蘆未死之先。削髮的事由。及他題的詩句。一一登載出來。大家纔釋了疑團。風聲纔漸漸的壓了下去。後來有人聽說他已經在蒙古地方。甚麼山的紫衣庵內出家。還當着一個當家的位置的。諸君你道。又蘆這一世人。歷了這些事件。落得這番下場。可嘆不可嘆。奇怪不奇怪。到了如今。連作者都把他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只得攔着筆的猜想起來。可是越想越嘆。越想越好笑。你道爲何。就是又蘆辭世的時候。一般人都以爲他真真死了。豈知他却未曾真死。他叫和尚來了。那時實情是替他診病的那個和尚進來。到了面前。就攜了他的手。兩個人飄飄蕩蕩的。一直就全着他去了。穿街過巷。游山越水。也不知是走了若干地方。隨後纔到了一個所在。好像官廳似的高大門牆。兩旁守衛森嚴。內裏牌傘儀仗。排列整齊。看了一會。心中很爲詫異。正在出神。那和尚又向他說道。來來來。我兩個進去參觀參觀。說着就全齊踱了進去。穿過二堂。只聽兩旁用刑的聲。慘不

忍聞。後又到了一所大大的花廳。裏面正在審案。兩旁侍衛衙役。及看審的人。擁擠不開。他也跟着擠了進去。上前一望。上面坐着一個審官。面貌非常雄偉。一切衣冠陳列。宛然就是舞臺上的演劇一般。下面跪着一般罪犯。約略有二三百人的樣子。惟衣冠不同。有幾個是現在的時裝。有幾個是西式裝。還有幾個是陸軍裝。個個都有腳鐐。手肘。或用鐵鍊鎖着的。或用「方木枷」枷着的大概狼狽不堪的形狀。再細緻一看。盡都是他當今所認識一般機關上的闊達人物。只是不知爲着何事。拿問到此。也聽不出是審些甚麼。又不敢上前去問。一問。正在摸頭腦不出。那和尚又將他抽了出去。灣灣轉轉。又走到了一個地方。彷彿就像馬路似的。兩旁車馬盈盈。一切洋式樓房。電燈。俱齊。來往人物。中外不等。纔想向前直走。迎面忽然來了幾架馬車。忙着讓在旁邊一看。只見那車內坐着的人。非常體面。而且不是別人。頭一架。就是萍姐。二架。就是曼仙。三架。就是文君。三人的車中。都有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子。樓肩陪坐。到了面前。兩

下眼光注射。他三人也全無一點留意。又蘆的樣兒。儼然是與又蘆豪不相識的一般。後那馬車都去的遠了。又蘆還在獸獸的望着。還是和尚催逼他走。他纔一面走。一面問和尚道。那車內的人。是我的家小。然何跟了人走。見我也不注意一點。和尚答道。你真是無閱歷。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還說甚麼家小。就是嫡親父母。也要白眼相視了。說着。又催他快走。剛走了一箭多路。恍惚又到了一個平陽地方。那和尚就對他說道。現在你的緣已滿了。事也不有了。你快回去罷。老僧就在此與你告別了。又蘆聽說。登時就急了起來。說道。禪師父。你又說救我。你去了。叫我如何是好。和尚說道。不緊要。不緊要。少時。老僧就與你相會了。說罷。把手一揮。霎時就不見了。這一弄。越發把又蘆弄的糊塗起來。要想走。四面又是一望無際。連人烟都不有的地方。到底往那裏走去纔好。正在出神。忽然背後吼聲如雷。就如豺狼湧來似的。把他嚇了一個撲跌在地。接着就聽得有人叫他起來起來的聲氣。趕忙抬頭一望。乃是一個小沙彌叫他。

又往四處一看，并不是甚麼平陽，乃是黑壓壓的一間石房。身子還是睡在幾個蒲團上面，仔細一想，却原來是南柯一夢。當下站了起來，披身大汗，看看天色已是初更時候，又向佛座上一望，正面豎着那尊菩薩，就是與初次引他回家。後來替他解圍，又把他診病，及引他出來，方纔同他分手的那個和尚，一模一樣，一絲一像，望着就默了一會，復又出了一回神。後纔問那沙彌道：這是甚麼菩薩。沙彌道：是當年法海和尚坐化的金身。又蘆聽說，又細細的看了一會，纔踱了出來，轉進裏面那間小屋內去一望，只見先時那兩個沙彌還在下棋。原想再看一會，無如天色不早，肚中也饑餓得很，還好。月色光明，趕忙順着原路回寓去了。這回一部書的事也說完，還不知此人是誰。待作者再由下回將他來歷一叙。

第四十八回 混沌乾坤旁人掃興 蹉跎歲月作者終篇

原來又蘆姓史，名遷，又蘆其字也。別號味香生，黔西人。卽明末忠良史可法之

後裔。前清翰林學士史鐘英之單獨子也。家本雄厚。世代簪纓。幼年丰姿俊偉。美如冠玉。且世承家學。博通五經。十六歲時。應童子試。就爲鄉里所稱絕。後又畢過幾處學堂的業。更是名冠一時。大凡世家名媛閨房。無人不欲委禽於他。無如他生性頗癖。鍾情太甚。自幼看上他的表姐燕海萍。就如世間除了海萍一人。竟無第二人可以匹敵得他似的。偏偏那海萍也是個牢不可破的人。從小與又蘆耳鬢摸擦。兩小無猜的時候。就也一時離他不得。後來失怙。依着他的母親史氏過活。又無兄弟姊妹。他的母親也把他當作一顆明珠。任憑他的高興。要如何就如何。漸漸年已二八。越發長得可愛無比。就是俗語說的。蔽月羞花。沉魚落雁。也不能形容萬一。又兼進了幾個學堂。那程度更是不必說了。了學問既優。腦筋裏也就具了一個自由結婚的觀念。陸續卿須憐我。我憐卿的一弄。與又蘆私自兩下就訂了終身大事。方擬俟畢業後。再行婚禮。後因又蘆受有受次棘刺。種族思想。就一日一日的澎漲不了。跟着就出游日本。進了

一個甚麼專門銀行學堂。已有四五年的光景。雖然學問頗優。然而他的心理。并未嘗在求學上。逐日的。只是合着一般革命家。運動這樣運動那樣的。將絕大一個家財。已被他弄虧幾十萬。辛亥以後。一般人回國。俱官高功高的。達了目的。他則無人顧問。獨自留寓海上。也不知受了若干危險。經了幾多風波。日子一久。川貲也用盡了。行李也狼狽得不堪。還虧着許多的旅館膳宿費。你想一個人。到了窮途末路。還說甚麼英雄偉人。無論素不相識的人。不能援手。就是舊日一般生死骨肉的同黨朋友。也染了一個秦越相視的氣息了。又蘆此刻。也是無可奈何之日。偏偏這一次。又接了一封緊急家書。意欲到別處張攤一點川貲。卽速回家料理。不料路經鎮江。又耽延了兩日。這日晨早起來。納悶不過。獨自踱來踱去。這心被。終有若干不快的事。也不曉得要如何纔好。隨後發了幾回頭。一頭子。纔想起到金山寺去一游。忙着就糊亂用了一點點心。一個人纔垂頭喪氣的步行走來。未幾到了寺中。略略休息一刻。也就挨着次序。

的去游玩一番。那曉得心裏有事的人。任憑到甚麼地方。總將這愁煩排遣不開。況且觸景傷懷。更是令人添愁。又蘆到了這時。那心裏早已就如萬箭穿來似的。一股一股的悲湧上來。悶了些時。合該他要做一做莊周孔子再世的人物。所以一到法海洞中。就入黃梁。接連就演出這一部書內。幾多奇奇怪怪。不可思議的幻劇來。這晚回到寓後。一夜無眠。獨自靠在床上。將夢中的事件。及一般人物。用細一想。似乎事事都有點根據。人人都是素識的。就如一般人中。除了魏廖卡薛輩。上無甚關係。餘外的第一人。如萍姐。是方纔叙過。不必細述了。第二人。如湘若。是前在日本時。結識的某學堂內的女士。與他是同里人。兩下亦頗有感情。後來許了一個士官學校的學生去了。今亦不知所往。第三人。如曼仙。是滬上長三堂子裏的一個名妓。曾與他有過幾次交情。並與他約過將來贖身的事。後來聽是爲那一個廳長買了去了。第四人。如文君。也是優界上的一個名伶。爲他素日所最羨豔的。只是未曾接洽過。如今已歸了別人去。

了他如李全。阿三。楊麻子。張存之類。也是他所相認得機關上的幾個人物。可是爲他素所鄙棄的。如此層層次次的推想一番。雖然是夢境中的變幻。與事實上有些顛倒的地方。然影射寓意。如今的事事物物。到也可以喚醒一般。眞是人生如幻夢。如電復如露。又如泡影。這話不錯。又蘆這樣一想。當下就將一切人情世事。富貴利達的關會打破。接着又將他籌貲回梓的要事。也丟在九霄雲外去了。那番出塵的念頭。就如神鬼差償着他似的。霎時就印入在腦際上。很不能連夜就飛出地球外。次早起來。仍照昨日的樣兒。打點一番後。竟自揚長而去。後來不知所終。你道這樣人。好笑不好笑。據鄙人看來。到是一個有學問有經驗有閱歷的人的。諸君閱了此書。於個人涉身處世上。是有絕大利益的關係。切勿謂鄙人形容太過。且不可將他信作真情實事。又不可將他當作消遣物品。更不可不將他視爲一件最寶貴的東西。日日供奉着他。將他珍重起來。將來無論身居富貴。窮途落魄。或遇豔留情。遭逢慘變之時。也好供

他作個殷鑑。這是作者。良心上的確實好話。諸君聽也可。不聽也可。言盡於此。筆也禿了。脣舌也焦敝了。這回。要休息幾天去了。請各位改日再聽後部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廿五年四月再版

新紅樓夢

(全書洋裝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編	出	印	發	經
輯	版	刷	行	售
者	者	者	者	者
上海新華書局	上海新華書局	上海新華書局	上海新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6301B

